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答顧東橋少宰

順之竊聞昔人以名譽不聞歸過朋友者謂其實溢乎內而譽不副之者耳非謂本無可以致譽而朋友爲之賁飾以私於其好也沈別駕至辱賜手書奉函驚愧竊不自知所以先容於左右者開函讀之乃知以陳王二友之故明公過信而不疑耳是二友無乃私於其好故忘其醜而飾成其所長明公疊疊好士故博取於朋友之譽而不暇究乎其實也然在僕何敢當也僕白爲諸生時得明公之文而讀之雖不能窺其精意然竊嚮往焉及從游薦紳閒又獲聞明公高誼傾海內而求士甚於士之求公且不在古人之後則心益慕之然蓄之數年而不敢通姓名於左右則亦有說夫玉工好玉則昆吾于闐之產非不欲盡而收之然有所不能收者砥砮耳瓊瑰砥砮亦莫不欲自獻於玉人之前然而有所不敢獻

自知其爲砮砮耳僕迂戇無能人也過不自量嘗從諸友人學爲古文詩歌追琢刻鏤亦且數年然材旣不近又牽於多病遂不成而罷去及屏居山林自幸尚有餘日將以游心六籍究賢聖之迹作鑒古今之沿革以進其識而淑諸身又牽於多病輒復罷去旣無一成則惟欲逃虛息影以從事於莊生所謂墮體黜聰以爲世閒一支離之人耕食鑿飲以畢此生而不敢有覬乎其外蓋亦所自量者審也又何敢以求知於左右也哉卽使朋友欲爲僕文飾計亦無以過於僕之所自量者矣不知二友之所以譽僕於明公者何語而明公又何從而過信之也此僕之所自愧且懼而不敢當也伏惟明公與世卷舒向也遵晦邱園時也於公一不以爲損及出而秉鈞軸時也於公一不以爲喜然而海內之士於公之退處則皆眷焉望其復用及其旣用則皆望其秉鈞軸及公之秉鈞軸則皆欣然以喜何也僕竊觀聖人繫易於否泰初爻皆有彙征之說焉至於泰之以鄰否之疇祉則皆繫之於四四者大臣之位

近君而任重者也近世之士悞熟猥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爲才且賢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旣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閒雖否泰之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汙則亦可知必有大人君子任當世之重以身範物離祉其疇以長君子之道而默消陰邪彙征之氣此海內所以致望於明公而非明公不能副海內之望也則如僕僻處山林亦將拭目以觀盛德不徒爲知己之私感而已迂疎病廢之人本不宜開口及世事縱言至此恃明公之知也惶恐惶恐前辱雄文垂示此明公所以誘誨僕者至深也謹拜教草草作載酒亭一詩用致嚮往之懷更希教之

答張甬川尚書

順之麓頑非畜德之器迂疎非適用之才徒以麓頑近乎質木迂疎類乎淡泊以此幸不見絕於大君子之門自入山中稍欲收斂

精神擺脫習氣庶幾少有所聞以酬宿志且以不負長者拳拳教愛之至意而閒靜中轉見種種欲根起滅不斷雖暫隨氣機歇息終非拔本塞源工夫益覺實病之難除實功之難進也承教中庸不可能乃在聲臭之表此喫緊要言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覩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閒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爲莫非神明鈔用而未嘗涉於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聲臭也明公之致力於道而自得之也久矣而猶云老且望洋日有愧歎此豈明公之過爲避讓哉蓋常存不及之心而後可以言戒謹恐懼而後可以閑未萌之欲古之聖賢所以兢業此心至老益彊類如此也放失如順之輩竊因此更有省矣承示欲修飭武備此明公爲國家之深慮也世人作事較計成敗利鈍畏首畏尾自爲之念重而任責之意疎所以弊多積於循襲而事每牽於掣肘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

其位而行之因則因革則革誰能撓之雖然武備其一事也昔周命周公畢公以東郊之治欲其彰善癉惡以淑人心至於世變風移而後已今之民風士習其淪胥抑可知矣而畿甸爲尤甚此俗吏之所謂迂緩而有識之士所爲深憂而懼無以善其後者也然而明公今日之任周畢之任也且夫東郊雖周之東都也而實染殷之餘風者也經周畢而一變其俗況南都固祖宗之所肇基而風動之者也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明示好惡提醒人心而挽之禮義廉恥之域使四方之有風俗自畿甸始畿甸之有風俗自明公始非明公今日之責而誰望乎聞太夫人已就養是明公入則承歡於內出則宣力於外其承歡於內也蓋所以蓄其效忠之心其宣力於外也蓋所以推其養志之施蓋兩不相妨而交相益也此深可爲明公賀矣養齋翁考滿歸遂欲乞休但山林中得此翁於鄉俗極有益仕途中又少卻此翁爲可惜耳然其意已決矣趙兄相遠問書頗稀羅兄則時有書承念及敢復

又  
曩承手教諄切皆道義肝膈之語感幸感幸至於所論學術之虛誕與其毫釐之差則皆足以惑世而害道此切中當世學者之膏肓鄙人亦嘗深憂之而未及面請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非君子之所急而況其誕者乎若羅兄則雖不知其近來所見與所論何如然其人平素篤行之士明公亦深知之矣承示大學小傳蓋發於涵養之真而多自得之說至於身心意之別以正心為主靜之學雖或異於朱傳而實合乎濂洛之微旨矣其曰正心者不屬於意不屬於身者也是心之無所發動事物未交於視聽時也斯時也心惟存其恂慄而已凝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也是則然矣但不知事物既交既有視聽之時其凝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者與前時有異乎與前時無異乎豈所謂凝然中居者只主於靜時而爲之者乎抑亦無分於動靜而皆在者乎更願教之

寄劉南坦

自前年奉教後每切馳情去年獲奉手教再三捧誦知愛僕之深望僕之厚未有如明公者亟欲過雪上登長者之堂一叩謝且請益焉而未果也僕稟氣素弱兼以早年馳騁於文詞技藝之域而所恃以立身者又不過強自努力於氣節行義之間其於古人性命之學蓋殊未之有見也至如所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以耗散其精神於故紙間而不知返者則日夜有之是以未老而病無病亦衰蓋明公之所以爲僕慮者真可謂先得我心矣年近四十疾疢憂患之餘乃始稍見古人學問宗旨只在性情上理會而其要不過主靜之一言又參之養生家言所謂歸根復命云云者亦止如此是以數年來絕學捐書息游默坐精神稍覺有收拾處然宅舍摧塌修補爲難譬如敗家蕩子早年縱浪於聲色狗馬糜費百端及至轉頭而囊篋枵然矣此老氏之德所以貴於早服而重積也奈何雖然程叔子自言吾受氣甚弱年四十而

始強七十而益精明人問之則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僕誠不敢不以此自勉亦不敢負明公之愛之望也貧子元有寶珠或者只恐不轉頭耳承明公至意敢布衷曲至於凝神聚氣喫緊處長者固有經驗方容積誠面請也文從過常州僕以屏居荒邨不及知知時則文從已往荆溪矣謹令人問候得在容操履杖以從與王龍溪郎中

世人之不能不疑於吾輩也久矣近有士夫自浙中來者云及吾兄以佃寺之故使憲司有言且云兄以寺地據風水之勝欲作令先大夫墓地上官某人者既予之矣而憲使持之故若此紛紛也僕聞而竊歎以爲如兄安得有此此乃傳言之誤耳不然則必俗吏欲污鱗善人託爲此說就使非傳言之誤非俗吏欲污鱗善人則在兄必自有說固不敢以世人之疑吾輩者而亦疑兄姑笑而置之不欲煩諸齒頰間也既又復念以爲孔子以詩禮教子而陳亢疑其異聞孟子不見儲子而屋廬子以爲得聞古者師友之間

既洞然肝膽相信矣而亦若不免以世俗之疑相疑者何也無乃故爲迂其問以剔抉聖賢之隱曲而白之於世也乎今僕幸得兄之間而可以有請安知兄之隱曲不因以白而僕亦冀有陳亢得三之喜與屋廬子之悅者乎且夫人之意兄者則曰兄之請寺是世人之請寺已兄之徇風水是世人之徇風水已而僕之意殊不知然也夫兄爽朗超脫得之性成僕每竊歎以爲即使兄不學不知道亦當作物外高流如弘景和靖之徒絕非食煙火輩人而或謂其請寺以自便占風水以規後蔭此真坐井之見且不足以闢兄之藩宜乎兄之不屑與較也然而兄之爲是必有說也僕竊觀於兄矣惟兄篤於自信是故不爲形迹之防以包荒爲大是故無淨穢之擇以忠厚善世不私其身是故或與人同過而不求自異此兄之所以生深信深慕於相知者亦所以生微疑於不相知者也寺田出上官之予何必固卻以爲潔風水有事機之便何必固避以遠嫌以是闢兄或者得其藩乎然僕竊以兄之意亦稍偏矣孔

子惡行恠而愿人亦譏其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夫曰同乎流俗則非其自流也特同之耳曰合乎汙世則非其自汙也特合之耳其設心亦豈不善而聖賢甚以爲不可者其說可知也且夫本以包荒忠厚而其影或近於愿人此僕之所懼也然則世人望影而疑亦何怪歟古人有放君而代之者而人不疑其富天下有放君而又反之者而人不疑其專蓋古人舉大事冒大不韙而猶不蒙人之疑如此今吾輩出格作一小事而人已羣然疑之雖古今人眼孔不同計亦不應如此隔絕也母乃不邇不殖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不顧不視不取不與所以自信與素信於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且夫以湯之聖宜其脫然於聲色貨利之外也而祇曰不邇不殖真若聲色貨利之足以移湯而湯真若與聲色貨利之相持然者何也以尹之所樂者堯舜之道也而祇銖稱寸量於一介取予之間若硜硜小人然者何也兄所論伊川金樸子之說以此施於點檢形迹之人則爲對病要藥矣向非其人則

如以耆參治肺癰藥豈不甚美或以助火而長病也向時諸友所處陽明老先生家事或者造爲玉椀之謗此言極俚鄙可笑宜不足以及給三尺之童子然王僉事竟以此解官去有志者至今痛惜之夫毀譽利害不足計然得無吾黨亦有過乎苟非過於自信而疎於事情無乃所謂素信於人者之未至耶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則工夫日緊日精至於己日乃孚是人之疑我者所以精進我也兄意其以爲何如然僕非敢謂此言可以少裨於兄亦將以叩兄之隱曲而得聞所未聞耳幸亮之

答王南江提學

奉別經年不能通一字以爲率然道離合問無恙之泛語旣不宜施之於兄而思竭其疲駑以效一言之獻則又茫乎其無所得故遂缺然至此又復以爲旣疲駑無以自效而有數字以道離合問無恙亦足以通殷勤而舒繾綣之懷不猶愈於經年無一字矣乎故於李君使者來草草作此大抵所謂率然之泛語耳然僕竊誦

吾兄前後見惠兩書知吾兄痛懲既往之悔直欲洗刷腸胃不肯若世之改頭換面作好人者至於用心獨苦處則雖兄口不能自言而僕於筆札間亦稍窺見焉未嘗不撫然而歎以爲兄之力能自振拔如此兄之不自護如此即使僕竭其疲駑而有以自效亦何所加也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字然非努力聚氣決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故佛家有認賊作子與葛藤絆路之說而兵家亦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滅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佛家之可通於吾儒而治戎之道可用以治心者也儒者以交戰爲子夏之病而不能戰并非所以爲子夏也雖顏子亦有戰矣曰不遠復夫不戰何以有復也雖天地亦有戰矣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夫陰旣疑於陽矣陽安得晏然而無戰乎惟戰而不勝故血而至於玄黃戰而勝則血可以不玄而陽可以亨也是能戰之效也今兄知所以戰戰又能力矣僕自入官得請見於當世

士大夫蓋三年而後見兄一見則駭然異之而兄亦過以僕爲知己夫兄雄俊之文博辯之才邁往之氣無一人不知之而獨謂僕爲知己者豈僕之知兄止於世人之所知而已也抑亦有不止於世人所知而已也僕之於兄不爲不深知已然竊有少恠於兄以爲世間種種嗜好凡人之所可玩可喜者多足以掛兄之胸臆而動其挹慕不捨之意此其中於心也微而不知其植根也膠而難解苟一不戒則微者或橫潰而著矣根者或引蔓而枝矣就使能戒而不潰不蔓則其爲力甚勞而爲功亦寡譬如聚千百不逞於深叢巨莽之間按而不發而時出其一二騎以鈔於路幸不爲大憂然而授首獻俘之期恐終不可冀也而況其猖獗之不可料歟雖然兄何如人也豈敢謂其有溺於此歟或者當時年少而氣銳以爲雖小有所嗜好而固無損於吾之大者抑亦知其嗜好之不可不欲快於一鬪而以積漸消去之歟且夫以嗜好爲無損者無乃不知所戰之過歟以爲積漸消去者無乃戰而不力之過歟夫



嗜好之中人也亦必有因必非以爲漫然無所用也必以爲人之資於天地間者一物不可少也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於生我所欲一篇蓋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子之奉至於種種若無一焉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羹之切於死生若無一焉不可少者藉令有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爲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傭工道丐之人徼幸得十數錢則買殺市酒一醉大叫自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己而千金之子苦身乞乞以程錙銖日夜若不足藉令此二人易地而觀焉亦未始不啞然自笑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住於世也能泣能笑能擊能擊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修有短而卒無不腐爲堊土化爲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爲真有矣而況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

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古之聖賢所以超形氣而獨存至於同死生齊得喪漠然無一動乎其心者非誕也既悟則自知之耳如此乃可以語知性知天乃可以語謹獨誠意之學而其初必始於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如此者也約之嗜好更不少於兄而僕相聚時數以爲言然於兄獨罕及者約之性柔須待有人夾持而兄剛果雄毅氣魄甚大始雖暫牽其必一朝躍然自脫於此無疑也顧所不知者早與不早耳今兄果然知所以戰戰而又力以自脫於此不出吾素所料者如是而又早則吾之所不能知而深爲兄喜者也僕不肖聰明百不逮於兄雖僅守繩墨常恐失之兄謂我戰勝而肥今臞然故吾也此足以知戰之不勝之效矣雖然敢不勉耶幸兄常不鄙而教之僕於文字素非所長然以猥嘗受教於兄且幽居少事欲以灌園餘力時一爲之又以爲旣擣散無所用世幸未卽老死二三十年之後或爲天所牖使小有知識尙當託之於文字雖不敢望於行遠庶幾達鄙陋之意焉是以不能息心於

井集五  
此然往時朝夕於兄尚不能竊其緒論今去兄既遠誰爲開之固  
知終必罷廢矣今往近作數篇冗散無可采至於贈彭通判與李  
郎中墓文亦稍見已志故敢請教耳僕今年寓居陽羨挈妻子以  
行有一二童子相與講章句自以此身不量而爲人師雖不責我  
以道而所講者章句然至於收拾放心正容謹節以率之者亦不  
敢不力自謂於此頗有分寸之益因是知吾兄以道爲人師而所  
教者又非一二童子乃齊魯五六郡豪傑之士則其所以率之者  
宜何如而其爲益又何如也然僕所謂一二童子者自章句外亦  
以內外輕重義利可否時時與之一談則或如鑽礦而不入僕教  
不過一二童子而又日夕與之處然猶如此兄雖善於作人然以  
一人督率五六郡之士而又不能日夕與之處則其頑然而無得  
於兄者固亦有之歟僕竊爲兄慮也夫爲此五六郡得一良師孰  
與爲此五六郡得百十良師故爲提學者莫急於風勵學官今學  
官自卑其身無恥而嗜利甚矣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僉事

之力與三年之間所得爲也奈何家父言某縣某人者在京師百  
計詆兄此甚可爲勇於任事者笑也然在齊東得無亦有如某者  
乎此在兄亦惟自信自爲而已何較於彼者哉家父又言兄有薦  
僕之書於京師貴人此兄之愛我甚而忘其醜也雖然僕之與兄  
以善交聞於人久矣兄之薦我何異於僕之自薦乎僕年來自計  
已孰大抵人用之不敢以隱人不用必不敢以求亦必不敢以悔  
終吾身而已矣然兄素已知我矣何待僕自言也在菴兄過常不  
及一會殊爲悒悒并以相白

答俞教諭

得所示書知執事望我甚厚教我甚至感激感激蓋學病於博雜  
而量病於不廣此鄙人膏肓之證過承發藥敢不盡飲然僕之此  
心亦不敢不悉於執事也夫士之於世苟無志於爲善則已果有  
志於善則世之人未嘗不欲其入於善己之善未嘗不欲與人共  
爲之所謂眾生病卽是己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能自己者也

僕於甲科人才固未嘗專有眷眷搜羅之心其於巖穴之士之賢者亦何嘗敢忘相與切磋之心哉其於卑鄙齷齪越禮放法者固未嘗敢有雷同隨俗之心而其間尚可告語轉移者亦豈敢遂無憫惜愛護之心而遽疾之如讐者哉甲科之與巖穴本無揀擇而感應則隨其所遇峻拒之與憫惜本無作好惡而曲成則因乎物情此天則不容人加減者也夫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真有萬物一體之心則雖從事於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爲義塗也若使有獨爲君子之心則雖從事於飭躬勵行以退處未嘗不爲利塗也經義策試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雖然春誦夏弦秋禮冬書固古之舉業也固未嘗去誦與書也苟無爲己之心則弦誦禮書亦祇爲干祿之具苟真有爲己之心則經義策試亦自可正學以言昔人妨功奪志之辨此定論也至於以舉業爲教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呂伯恭以舉業教浙中而朱子以書規之伯恭答書以謂若不開此一路則法堂前草深一丈僕嘗誦而竊歎

以爲此極是前輩苦心非特後之人未能知雖當時同志者亦未能盡知也僕年來則已決意絕去舉業之教矣而猶瑣瑣爲執事言者蓋亦自知今之不教舉業未爲脫灑而向之教舉業未爲粘帶也今之不教舉業未必足以閉人之利塗而向之教舉業未必不引人一二於義塗也至於道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實應用處卽謂之藝藝非麓跡其精義致用處卽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於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蓋卽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沈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灑掃應對精義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卽是心精藝之麓處卽是心麓非二致也但古人於藝以爲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今人於藝則以爲溺心玩物爭能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爲藝與德之辨也執事所舉堯舜夫堯舜之所未聞與若罔聞云云者此道也義和之曆象夷夔之禮樂皋之刑名至於垂工和矢伯

益鳥獸孰非道哉然諸子爲之而堯舜若罔聞云云者蓋君逸臣勞道則然耳若謂堯舜以道自處而以藝士諉之人何其自待者厚而待人者薄也皋以刑名自處而乃爲其君陳迪德之謨夔以擊石拊石自處而乃教胄子以簡廉直溫之德性則是以藝士自處而以德望之人又何其自責之薄而責人之厚也曆象禮樂藝也修五玉如五器彰施五采在璣衡獨非藝哉則堯舜亦屑屑矣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在義和則曆象便爲先務在夔則擊石拊石便爲先務又安得以堯舜之所不徧者而遂不急也執事以好博雜技藝爲僕之病此則不敢不承而至於分技藝與德爲兩事則辨之亦不敢以不明也蓋儒者慕古之論莫不以爲必絕去舉業而後可以復古之德行道藝此則不務變更人心而務變更法度將有如王介甫所謂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者矣儒者務高之論莫不以爲絕去藝事而別求之道德性命此則藝無精義而道無實用將有如佛老以道德

性命爲上一截聲色度數爲下一截者矣是以鄙意不敢不盡於執事也雖然執事憫時病俗之意則亦深且切矣今執事固有教人之責矣執事之隱居修行僕聞之膠陽諸兄亦久矣今之教以舉業縱欲罷之而勢有不能即使復古之教則六藝固亦不廢僕所願執事之於諸生卽舉業之中而示之以窮經反躬明理者己之路而默消其干名好進之心則是舉業中德行道誼也卽古六藝之中而引之於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默消其爭能務勝之心則是藝事中道德性命也方且順而導之正不必逆而沮之也大率今之世舉業技藝種種猶未足爲心病所爲心術大蠹者在於義利之辨不明執事教人欲明義利之辨則必以身率之以身率之則自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必精察之果義歟利歟所取與辭受進退至於纖微盡義矣尤必精察之果有爲歟無爲歟一毫不自遮蔽一毫不使潛伏精神可透金石成人材動風俗之責固有在矣敢以是少效愛助之意以爲執事報也無由面晤極

論臨書馳懷嗣後更望時惠盡言此僕之所汲汲而求也

答戚南玄

來書滿紙無一字非膏肓之病無一字非瞑眩之藥兄之惠我極厚極厚非言可為謝也論語曰據於德游於藝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德之與藝說作一箇不得說作兩箇不得纔提起處色色總在面前纔放下處了了更無一物自是人心本來之妙而不容增減也古人終日從事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之間既云終日從事矣然特可謂之游而不可謂之溺今之人其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即使偶一為之則亦可謂之溺而不可謂之游何也為其有欣厭心也為其有好醜心也為其有爭長競短之心也欣厭心好醜心長短心此兄之所謂即是塵機也然則所謂藝成而下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也掃除心病用息塵機弟敢不自力以承兄之教也雖然塵機息盡渾淪道心亦願兄之無忽斯言也

答王生宗道

唐君誠志節之士所惜平生未與之接不能得其心胸面目之詳只是據紙上語套說一徧殊覺精神不暢不足以發潛德之光且如德州接遞一事乃是據宗道口說故敘事中此一段稍覺精明若使前時宗道盡將此君平生首末行事委曲口說一番或能更有發揮耳今不及矣然竹溪剛介之士其言亦自足以傳信不待予也既已為唐君作銘為之投筆三歎志士苦心曠世相感且唐君在當時淹蹇不得一第而老於郎署又年不滿六十其清修絕俗亦自當以結裏此身而風後世彼世間取高第為大官享耆壽勢力赫奕不知幾何人即其沈酣飽滿於聲利間當時莫不自以為最得意然纔一沒身便臭腐糞土何異若此者其於唐君何如哉此孔子所以較量於齊景公夷齊于駟餓死之間其於提醒人心最切切也清寒之士可以無所待而自立矣宗道素有志向更願於義利緊關處極力研析使不為一切俗情所轉乃是挺挺自

作豪傑亦所以不負唐君衣鉢云耳勉之勉之  
與唐一菴書

使者來弟往洞庭歸時乃見尊東讀罷不覺悽然之甚吾兄盛德人也造物者既窮其躬而又天其嗣也哉爲善者其亦不可以自信矣雖然自古聖賢能就人所不能就之德則必有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情昔者卜子夏哭子喪明失之過延陵三號而行失之不及東門吳則蕩而非人情也兄篤於信道久矣試於此尋究真源則雖極哀極苦中本心了然自明所謂哀之發而中節而未嘗失其爲中也

寄黎知州

辱來教云歆羨畔援之無也易意必固我之無也難澹泊者無所愛而自甘高明者有所主而自執此意自前人未有發之者非吾兄真實體會不能了了至此僕謹聞教矣甚幸甚幸夫麓塵細塵總來一塵心是活佛周流六虛本來如是意必固我安從生哉畢

竟歆羨畔援潛根內伏有纖毫洗刷刮不盡處也既曰意必固我矣則未可語畔援之無也僕閒居自咎惜從前意向之未真覺一切妄念之爲累近來工夫惟有默默知過而已兄所過獎令人赧然不敢當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道也東城篤行堅至在朋友中絕少與比顧僕也淺陋何足以發潛德之光謹據狀參以同遊時所見聞從實書之不敢爲諛墓之詞亦所以體東城之志也中有疎畧與不當處更望痛爲抹削惟吾兄勿讓

與鄭淡泉文選

別兄久矣僕居閒無事時取晦菴先生之書讀之至答陳永嘉書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不覺慨然發歎以謂三代以下人材與三代以上畫然隔作兩截其隱微深錮之病只是如此然同甫亦是豪傑豈肯便自坐落利霸窠子裏去只緣差卻些子其流遂至於此有志者真不可不慎於毫釐也試以請於兄兄試教之  
答洪方洲主事

承示關政藹然寬恤禮讓之意至於節用惠商以身先之非吾兄雅志古道不能爲此中間意有偏重處亦稍爲指摘一二以復來命自歎草莖書生不能識知權場事體終爲目論耳萬不如吾兄身歷其地而斟酌之之爲精也雖然山人所知者去權場中弊病猶易去心術中弊病則難昔人謂有意爲不善與有意爲善皆能累心如瓦石屑金玉屑皆能障眼惟慎獨二字是千古正法眼藏若如此參透則終日履道只是家常茶飯平平坦坦不作一毫聲色世間一切好題目惡題目皆不能累我矣吾兄向善甚篤持身甚嚴迥在流俗之外僕一見而知敬之如瓦石屑自是不能障兄弟恐所謂金玉屑者不謂無一點半點尚著眼中耳二程全書近曾留意否冬來獨居思兄爲切杭城多事僕恐不能來蓋山人之道宜爾也俟面奉報

與王湛泉文選

兄之爲文選也海內端人節士莫不張目吐氣以爲三代直道復

出兄之退而西歸也海內端人節士莫不悵悵然失望僕於兄之爲文選也則竊與海內之士同其慶喜而於兄之退也獨不與海內之士同其悵悵者何也莊生有言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後之君子道德功業不如古人正坐積之不厚發之太驟耳古人限之以四十而仕豈古人才力智慧不如今人蓋以厚積而薄試之也今兄去古人強仕之年猶未也願兄益自恢廓勿以三代以下功名爲可足勿以古聖賢精一之學爲不可至乘此山林多暇專精致神使反之於身心情性者益邃以精而究於古今成敗理亂之故者益練以熟積之於優游而發之於勤勩所以任天下之重有餘裕矣豈止爲今日第一文選而已哉此僕所以不暇爲兄悵悵而敢爲兄賀也海內同心如兄能幾自屏歸後以兄在文選嫌不敢奉書今兄旣還山又吳冀南北相去且五六千里無由一相切磋耿耿如何僕也樗散無似自別兄後毫髮無所長進惟舊來面目兢兢不敢變

非集五  
壞此可用以少慰知己之懷耳至於驅馳當世非惟才有所不可抑亦性有所不宜也兄在文選時乃獨勤勤推轂故人之意則厚矣

與陳後岡參議

別後戀慕不捨與久病衰頹之狀大略具之葉紹興通判所寄書中今家人來亦當口能道之矣每每念昔與兄同住京師日夕相砥淬受教不爲不深且愧愚疎無以承之不謂此後渺然相隔蓋三四年而僅得一兩日之聚方其離思孤懷十未展其二三而鵠首已南矣亦何暇於吐心曲談道德以交助所不及者乎兄去閩越不知復以何時爲聚首之期非惟僕蓬蒿之質不能藉直於麻中而兄之德器如玉亦不暇置諸頑石之間以自攻此其可思可恨豈特以酒食文字之故也僕嘗聞兄緒論大意以爲必雜用王霸乃可以適時而濟務而僕則多執泥古方憂憂乎如以舟而行諸陸然兄旣以此自信而不疑僕亦以此自膠而不悔是以自承

教以來契分雖甚投而論議常至左右古人云去短集長此僕之所以不可無藉於麻中之直而兄顧亦謂有取於頑石焉其可也兄在湖藩清修之節剴繁之才自與時流迥別雖然亦願兄母見化城而遽住耳今奉去讀書記乙集一部僕意欲以此廣兄不知兄肯降心而觀焉否也僕竊謂三代人材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綸參贊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之學不傳而其所以經綸於世者率亦疎鹵求其繫國之輕重如孔明李泌陸贄之徒則其於道雖未醇而本其天資之所暗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淡而少欲其經綸雖未必盡出於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有本濶大而無漏固不可謂無其人焉而非譎譎然功名自喜者可以跛而望也蘇子有言士之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兄其有意乎僕居閒無事欲得國朝諸名臣奏議讀之且以尚論其人與其所以經綸於世者何如顧僻處山居苦不能多致煩兄爲我畱意至於北宋以前諸儒解經之書世多散軼不存亦煩兄



試博求之菽園雜記諸書兄向欲錄一副本見與亦願兄毋忘之也若夫詩詞之學則僕自知力之決不足以進此向已告疲於兄矣兄母更以此望我俟他日有持後岡先生集示我者我當望洋而歎或尾後作一二句跋語是則可耳兄許我以暮年買田同住之說如何如何諺云癡人前不得說夢吾已執此作左券矣幸兄母使我爲癡人也失兄於東隅得兄於桑榆竊以爲快草草白

答屠漸山諭德

自聞兄有疾時以爲懷夏間富生于德來學每因富生問起居則知既已勿藥矣甚慰甚慰浮屠家稱缺陷世界故多忌於盈吾兄之才與其所享可謂完矣乘除消息天行則然吾兄之疾豈造物者將以是少損虧焉而大受於其後也乎兄平生意氣甚高聰明甚慧夫高者不可柔而雌也慧者不可藏而晦也兄罹此疾痰則寂寥枯淡之中靜思默視種種世界種種技功無可恃不朽者必將於幻身之外別求所謂本來面目者而從事焉則兄之學將日

以精而其所得於病者不既多乎此僕始爲兄憂而竟爲兄賀也故曰惟其病病是以不病兄勿以爲濶論如何弟年來奔走荆溪今歲始買小莊去縣十四五里妻子始有定居衣食稍能自給一身幸爲天地間一閒人矣藥餌之暇亦欲講習故業冀少有得焉以畢宿志而海內知交皆散在四方昔人取多聞而恨於獨學之難每以爲歎而知交如兄者則尤往來於懷也向嘗託南江道此意而兄不能來僕又不能往奈何今蹉跎又經歲矣後復如何使來承委令兄祠堂文字緣僕素病羸自鄉居以來欲節省言語文字以完心氣故凡親知之託一切謝免而吾兄數百里相命似不宜以此爲解然復自念平生未獲請見於九峯先生既無以測知精神意向所在而欲爲之敘論若深言之則近於諛墓之嫌淺言之則不足以發潛德而違於銘以稱美之義不滿於愛弟孝子之心是懼欲辭去則又重以違長者之命而不敢也又復自念兄之所不遠數百里而託於不文之辭者蓋以迂戇之人不能爲諛其

言或可以信於後來者耳今以平生未嘗請見而深言淺言兩無所措乃嚅囁而爲之言是無以自信乎其心而又何以信乎其人非兄所以欲相託之意也是以敢直布腹心而辭於將命者且其人之相知而言之足以信者則既有東郭少湖在矣幸兄亮之冬中南游必得登兄之堂傾寫所懷不盡

與田巨山提學

約之過敝邑寄到手書嘉惠多謝雅意僕自送約之至姑蘇觸暑積勞遂爾發瘧迄今伏枕未及能強起也病歸以來生平交遊一時雨散空山獨坐每每念之令人無以爲懷此豈惟握手殷勤日夕之懽不能解之於心而獨學無友則昔人所以深病於孤陋也奈何近會約之稍能道吾兄所新得慰甚慰甚約之又言吾兄以好畫之故至欲手自摹搨則僕之迂滯所不能解者然吾兄專凝純靜豈謂沈溺於此或者居閒無事游息之時聊以此爲戲耳僕竊謂游藝之與玩物適情之與喪志差別只在毫芒間如六藝皆

古人養性而理心自此便可上達天德今人學射學書學數則不過武夫之粗材與胥吏之末技是以戴記分爲德藝上下之說而子夏亦譏其不能致遠況又不在六藝之科者乎且古之善畫不過如鄭虔王維輩何足學也況學之終身有竟不能似其一水一石者乎陳履常之詩曰晚知書畫真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僕嘗誦而笑之以爲履常知書畫之有益而爲益有甚於書畫者履常不知也履常自悔其歲月之不足以給書畫而書畫祇足以糜費歲月者履常不知也吾輩年已長大雖籠聚精神早夜矻矻從事於聖賢之後尚懼枉卻此生則雖詩文與記誦便可一切罷去況更有贅日剩力爲此舐筆和墨之事乎然僕聞之畫家之說亦不以舐筆和墨者之爲工而必解衣盤薄之爲上乃知畫家不貴能畫正在能不畫耳若此者所以凝神而不分其志也兄之畫品能通乎此則僕之所不敢知而所以諷兄者無乃爲土苴末論乎幸兄一笑而擲之可也僕自別後攜家至陽羨謝去世事牽纏時時

閉門默坐始知平日沒於多歧蕩精搖神之過每讀邵子勞多未  
有收功處躡盡人間路歧之語則憮然大悔者久之是以奕棋  
賦詩博聞強記皆昔所甚好或終歲不對局或經月不成一韻或  
數旬不展卷雖或爲人所強與自強爲之亦竟如嚼蠟了然絕無  
滋味也觀尊卷所書數作則荒落疎懶之態可盡見之僕之爲此  
其志亦欲發憤刊落收功一源而力必不能逮也惟兄有以教之  
與二弟正之

行者居者形跡各別然理道無二致也日用功夫無二致也汝兄  
在山中若不能謝遣世緣澄徹此心或止游玩山水笑傲度日是  
以有限日力作卻無益糜廢卽與在家何異汝在家若能忍節嗜  
慾痛割俗情振起十數年懶散氣習將精神歸併一路使讀書務  
爲心得則與在山中何異艱哉艱哉各各努力居常只見人過不  
見己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此後讀書做人須苦  
切點檢自家病痛益所惡於人許多病痛若真知反身則色色有

之也

與薛方山郎中

爲別甚久可勝耿耿時迫歲暮百感俱集自惟年垂四十已蹈無  
聞之戒世間事旣幸不復關涉一箇身子又自不能了終日碌碌  
竟是何事回頭一看不覺喙笑以此來歲更欲作一閉關之計生  
徒盡已謝遣交游亦且息絕非敢望於坐進此道亦庶幾作天地  
間一閒人不落閑攘套中儘有受用矣康節云豈爲此身甘老朽  
尚無閒地可盤桓每誦此語悵然太息文詞技能種種與心爲鬪  
亦從生徒交遊之例盡謝遣之盡息絕之不然猶是閑攘套子也  
山林之士終是入山深入林密乃是安穩地面而日侍老父必須  
居城中如前所說欲效古人隱身廛市陸沈於俗者不識能乎否  
耳吾兄方爲時樹策勲名勉旃山人雖不與人閒事亦當傾耳以  
聽下風也

與張西磐尚書

伏惟明公清苦之節直方之氣蓋得之天稟而孳孳好學老而彌篤此海內後生之所慕望而興焉者也人者天地之心人心原是與天同運頃刻有息則便不相似程叔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衛武公作抑戒使人日誦以自儆其喫緊全在不愧屋漏一語是時武公年九十餘矣其學之勤而密也如是竊惟明公家居以來所以專精致神究極高明而深入古人之閫奧者固益知非淺夫之敢窺矣北冀南吳何日得一奉教左右藉鍼砭以自淑耶某少頗不敢自棄今年且四十益覺進德之難此身在欲界中頭出頭沒乃知古人寡欲慎獨工夫真未敢草草論也奈何奈何承命草堂記久不敢虛長者數千里之託所愧文字疎陋不足以發揮道眼之所觀聊述平生自念此心通塞存放之機以就正焉而已幸塗抹教之吾人在宇宙間不論進退隱顯自有事在成己與成物原非兩事明公之德風於鄉而信於天下久矣鄉里後輩中有可與言者時與提撕使趨正路此亦所以接續天地間善人氣脈於無

窮也何如何如風便惟不靳遠教是望

與王體仁

體仁與吾別且三年知工夫當更有入細處至於世路利鈍一切不足道也吾數年來日用操鍊中頗見古人學問頭腦四十年散亂精神儘從收拾自此發憤努力或可不辜負此生耳學問雖是人人本分事然非豪傑不能志非刻苦不能成當世學者悠悠只是說好看話做好看事過卻一生到底終無結果可時時將忘食忘寢舊案參對便見得吾人今日工夫較古人疎密何如也如雞抱卵如龍養珠仙家煉幻形者猶然況人爲真性命者乎便間聊此致愛助之意容相約過毘陵一相切磋也

與王堯衢

抱病懶慢久缺書問知執事不謂我疎簡也春來卜居陽羨此中山水清絕無車馬迎送之煩出門則從二三子登山臨水歸來閉門食飲寢夢尚有餘閒復稍從事於問學然詩文六藝與博雜記

聞昔嘗強力好之近始覺其如羊棗昌歎之嗜不足饑飽於人非  
古人切問近思之義於是取程朱諸先生之書降心而讀焉初未  
嘗覺其好也讀之半月矣乃知其旨味雋永字字發明古聖賢之蘊  
凡天地間至精至妙之理更無一閒句閒語所恨資性蒙迷不能  
深思力踐於其言焉耳然一心好之固不敢復奪焉此類之書皆  
近世英敏材辨之士以爲老生爛語至末閤不肯觀雖其苦心散  
精於文字間而竟不免老而無所聞有可痛者僕之自陳其愚蓋  
過不知量亦欲執事同所嗜好也何如何如近日當事者所去取  
投閒之臣僕已先知其去與取之必如此矣不足爲怪且平生亦  
頗能自爲主張不敢跟人哭笑不敢以鴟鵂之所爭蝸角之所戰  
者以動吾心而累吾守此亦執事所素鑒無待僕自明而猶自明  
云云者有說也父子至情恐以此上累吾父之心須吾執事解喻  
耳當今之士隱居篤學修名砥節如湖州唐子平涼趙子輩者凡  
若干人僕之駑駘十不及其二三然此輩皆淪胥流落淹滯已十

數年少者壯壯者且老以衰或餒凍無以存活又其初皆以盡力  
國事誤觸網而抵禁非如僕之自以私罪去也此輩尚不得爲當  
事者所與則僕得與此輩同陸沈焉固無憾也更何有所覬乎凡  
人出處利鈍數固不偶始言官謬相薦時僕固知終必且棄去以  
爲萬一不棄去則僕之自爲處亦有甚難者何也若使僕復如舊  
時隨逐行隊進退以旅趨趨躡躡於明時無粟粒之補則將毀平  
生而弁髦之且向惟不能爲此所以甘心去官而無所悔耳不然  
則柳士師所謂何必去父母之邦者也若使不如此而如彼守其  
愚戇固陋而不變恐日月漸久積嫌積忤自作禍孽更有甚於向  
時旣不能爲邯鄲之步竟當匍匐而歸耳是以中夜思之進退狼  
狽乃今得自脫於此固可謂之幸而不可謂之不幸也古人有言  
人各有能有不能懸釜帶索枯槁邱壑雖窮死而不肯悔者僕自  
謂能之隨逐行隊進退以旅以徼幸於衣錦乘軒之華僕非不欲  
勉強學焉恐竟不能也僕自生齒以來百種嗜欲頗異於人亦絕

不知人間有炫耀顯赫事獨不能淡於飲食乃始痛爲節損或四五日不肉食始而苦之久且甘之矣間飲食於富貴之家腥膏滿案且噉之而投筯矣所以苦身自約如此者以爲既不能改於其固陋以徇時好則貧賤自是此生常事諺曰畏水者不乘橋恐其動心也且夫自處不當違其所能而強其所不能處人當成就其長而護其所短安知當事者之非深愛我乎僕幸未衰敗苟自不樹立則已耳若夫假之以二三年孜孜早夜敏行而不敢怠則子輿所謂獨善兼善與退之所謂行道爲書化今傳後或者不能兩讓矣豈有不得於進又不得於退者乎執事知我故不慙大言且非此無以解吾父之懷也吾父之所以戀戀於僕者亦非以今時富貴人望僕也王良有言父子情深或意僕之以是爲憂也而亦憂焉耳僕固不憂也又或者以自少教之讀書不忍遽見其廢錮於聖世矣乎雖然成敗失得且當要之久遠毋遽爲僕戚戚也望吾執事早晚間曲爲寬慰則數千里外人子懸望之心亦稍紓矣

是執事之賜也客居無事二三子時時以舉業文字強相問訊亦殊妨靜坐與讀書但念此身爲宇宙中人其於塵俗奔走緝禮煩儀之事旣以其溷擾而獨避之於此不當更有所厭耳舍妹并甥女想皆康吉餘懷不盡生平最懶作書更懶作真書書又多差與執事書旣不可假手於人又不能不差又不及更錄輒以呈上并希亮之

答周約菴中丞

某自屏居以來自以舉隸不敢復齒於薦紳之後故居當南北孔道非逃虛者所宜遂館於陽羨山間坐此去人益遠親知往來一切罷廢雖最辱知愛如明公亦尙未能繼掃門之役以承教語敘衷曲此其懶慢之罪僕猶自知況長者乎以爲宜麾而棄之矣不謂過辱記錄遠勤使人且手書慰諭尙欲納僕於古人之域捧書自激竊感且歎固知長者之度不肯輕棄一物欲曲而成之若此然來書所教尙以僕早年受知之故蓋見僕少時意氣可以竊古

人之尺寸焉而未知僕今憊駑樗散雖欲比於今之人而有不逮也僕少不自揆亦嘗有四方之志而才器迂滯本不適時加以弱冠從仕重以負氣學未及成而驟試之且少年負氣不識忌諱以迂滯之氣而試未成之學重以負氣之習此其動輒罹咎也豈足怪哉猶幸免誅僂得齒編氓且少嬰疾疢三十以後齒髮漸衰委形既然志亦隨之卽如讀書爲文本是嗜好近或挾冊讀未數行輒眊然而睡矣旬月不一御鉛墨時或爲之輒終日汗漫申紙舐筆竟不能成十數字而遂以罷夫外則廢於親知之往來內則廢於文史之玩卽此一兩事則其衰頹弛靡不比於人也可盡見矣此其意蓋欲槁形灰心自同木石豕鹿之間使宇宙廣濶著此一閒人足矣淮陰南陽之事固萬不敢一冀焉至如象緯地形諸家之學如來書所稱管鄧所長亦何敢不自量而攬焉以爲可幾乎且夫淮陰南陽其始皆匱其器而不輕以試袖手而觀天下之勢如良醫之隔垣而洞五藏也故其壇而拜焉廬而顧焉則以造次

一二語而圖王致伯之略遂以定況齷齪如僕輩者所謂以迂滯之器而試未成之學如弋者以百發而徼於一中故屢試屢蹶此其大巧大拙之效已見於前事矣乃欲以倦遊息機之後而自比於古人隱居求志之前雖強自鞭策固知其不類也然則明公教督之厚其何以承之甚自激也甚自愧也雖然自屏居以來澄慮默觀亦旣久之乃稍稍窺見古之儒者所以爲學之大端竊以其實乃在於身心性情之際而不以事功技術揭耳目爲也故其退藏於密者甚約其究可以窮神而立命古固有豪傑之士而不知學者眾矣是以事功流而爲權計技術流而爲小道寧靜致遠南陽其幾乎其雜於申韓則擇術之過也淮陰烈矣竟以矜能伐功殞其軀以輅之才局於方技僅與華佗朱建平醫相爲伍鄧征西以所長濟事以所長殞身與淮陰同此數子者不可不謂豪傑之士也然其擇術則可謂不審矣僕功名韁鎖已獲斬斷至於象緯地形種種諸家之學往時亦頗嘗注心焉今歲以懶病廢竊以爲

絕利於百途固將藉此餘閒聚精蓄力洞極本心洗濯愆過以冀收功於一原而未知竟當何如耳近來每觀伊洛之書及六經之旨覺有毫髮悟入則終日欣然忘其居之陋而形之憊也所苦習氣纏繞欲障起滅未能痛與掃除使之光大然不敢不勉焉以爲古來儒者所以自淑其身之學其命脈或不外此而無有乎窮達今古之異者也若乃進僕於抱膝高吟之儔則必不敢當謂僕爲今之腐儒鄙儒賤儒也其亦可幾乎以是少酬明公之知明公其許我乎辱愛之深故不敢隱其愚且狂也今邊陲多難兵財窘急明主側席正豪傑展效之時爲社稷計維公輩一二耆舊隆中之業是有在矣其何讓焉山楚鄙人其盱而望之矣

答周七泉通判

僕自來家居多是謝卻一切應務或閉門讀書或宴坐山水間稍能擺脫便謂胸中無事其實種種欲根潛伏不曾露出頭面既不得頭面則不知下手著實掃除蓋悠悠之爲患久矣近來乃於一

切應務不敢避過始覺敗露漸多然一番敗露則一番鍛鍊從此工夫頗爲近實乃知濂洛主靜與教人靜坐之說亦在後人善學不然儘能誤人非特攘鬧汨沒中能誤人也禪家之絕去塵緣一蒲團了卻此生此所謂果哉末之難矣吾與羅兄近來工夫不得一面證奈何然此心清時未嘗不對二兄也

與陳兩湖主事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內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騷太史之書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即使海內奇才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況如僕者才至驚下向在京師每同平涼趙景仁過兄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之急於獎善而以口語相推云耳已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於舊矣夫文人相輕在古則然景仁於兄未知何如也至於僕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爲文也亦安能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己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



使不徒用之於文而用之反躬爲己之間卽古人所謂勇徹舉比一變至道者在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歎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資力而僅用之於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焉以反躬爲己之說而警歎於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爲己之說而警歎於吾兄之側如吾二子之論文者又安知兄之不降心而從之而翻然變於其舊之爲尤速也乎又未始不自罪吾二子者不能爲古人反躬爲己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蟲篆刻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者也而豁豁磊磊率情而言率情而貌言也盍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盍野於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者也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平生好適吾性而已矣吾不能爲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云耳夫古之所謂儒者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搖而後可謂之爲

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樂率易而惡拘束然人知安恣睢者之爲率易矣而不知見天機者之尤爲率易也人知任佚宕者之爲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爲無拘束也人之病兄亦或以其樂率易苦拘束而僕則以爲惟恐兄之不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眞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眞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舍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使兄不以僕爲迂也願繼此而更進其說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沒侵尋四十更無長進惟近來山中間居體念此心於日用間覺意味比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於爲文每一抽思了了如見古人爲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別自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筆墨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說秦說漢說班說馬多是癡語耳莊定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若輪扁之斲輪不疾不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牡非牝庶足以形容其妙乎顧自

以精神短少不欲更弊之於此故不能窮其妙也何時得與吾兄  
一面談之兄有近作可寄我兄向云家居有暇將來江東今能果  
此約否念菴兄時相會否弟數年間頗夢寐於江西之行今日侍  
家君百里之外亦無意矣會念菴兄并煩道鄙懷漢書批抹約四  
五十傳亦頗盡之並奉返以全信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五

唐荆川先生文集之六

書

寄黃士尚

弟也奉職無狀幸蒙寬恩得歸田里不然則從兄於遼海之濱亦  
所願也易之蹇不云乎君子以反身修德夫身何待蹇而後反德  
何待蹇而後修蓋寂寥枯淡之中其所助於道心者爲多也自儒  
者不知反身之義其高者則激昂於文章氣節之域而其下者則  
遂沈酣濡首於蟻羶鼠腐之間如兄之志氣固已塵垢一世而與  
古之志士爲徒矣不知近來反身之學得之於蹇者何如幸以教  
我張舜舉言兄自戍遼以來作詩幾四五本兄何以致多如此豈  
將以是自鳴其習坎心亨之樂耶或者窮愁羈旅無聊之思而姑  
託以自遣耶抑以寫其江湖之憂而致其去國繾綣不忘之愛如  
古離騷之作耶其無亦自擬於饒歌鼓吹遼東都護之曲而與塞  
垣橫梁之士同其慷慨而謳吟也不然則枝葉無用之辭其足以

濁心而渴日也久矣兄何取焉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  
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又奚取於枝葉無用  
之詞耶弟近來深覺往時意氣用事腳根不實之病方欲洗滌心  
源從獨知處著工夫待其久而有得則思與鄉里後進有志之士  
共講明焉一洗其蟻羶鼠腐爭勢競利之陋而還其青天白日不  
欲不爲之初心此鄙人之所不自量而竊有冀焉者也天子仁聖  
在宥天下兄豈久於海濱哉弟獨學無朋將藉兄爲助日日望之  
近來應酬文字每不敢作而年嫂誌文則不敢辭蓋以昭天子之  
寬仁而發海外孤臣心事之一二焉非特爲應酬故也嘉幣謹辭  
果酒則拜賜矣廣寧有賀黃門醫閻先生者忠信高節之士也其  
風尚在否兄試詢之士人亦可爲旅中蓄德之一助也

與項甌東郡守

索居既久益歎朋友合併之難而知昔日相聚之爲樂也然又有  
可感慨者念昔日從兄於杯酒談笑間此時弟甚疎鹵不能有所

切磋於兄而兄之善言悖行弟亦不能竊之以自淑不過如世間  
所謂好友者而已求如古人切切偲偲講學輔仁則未也自去官  
歸家閉門靜坐大抵人窮則反本霜降水涸天根始見於是大悔  
曩時孟浪痛自磨刮直欲掃去枝葉文飾從根本上著力久之亦  
漸覺有灑灑處但苦此心出入幾微之際殊廢檢防然亦漸覺有  
灑灑處此時欲見兄相與印證一番了不可得則向者朝夕相聚  
反自錯過虛卻光陰豈不可惜惟吾兄質實純明古所謂腳踏實  
地人也此不惟吾兄能自信而友朋亦無不以此信兄者別後想  
淵然深造非鄙陋之所敢窺測以舊時所見吾兄則尚有葑菲所  
以少贊於吾兄者何也兄得之資稟者持守有餘而充拓未至資  
稟有餘於毅而力量不足於弘其得處乃是氣質最美而其不及  
古人處乃是學問不能變化氣質也古人爲學皆是百磨百鍊工  
夫如書皋陶論九德寬而能於栗直而能於溫沈潛能剛高明能  
柔斯則磨鍊已至氣質變化之效也夫弟所謂充拓者亦非如由

赤子之心擴而充之之說蓋赤子之心本自充擴得去本自能大  
有一分不能充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中庸曰致廣大而盡精  
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德性本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自中  
庸人惟爲私欲障隔所以不能復然故必須道問學以尊之耳此  
千古學問之的也據吾兄舊日規模且未免作世間一種寡過之  
人其於賢聖作用尚是有間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  
之士而取狂狷爲有基也狂者固不待言至於謹愿之士與狷者  
其不爲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  
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譙譙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己而謹愿  
者役於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爲狷此亦問學不明之過  
也交游可望者殊少得如吾兄者尤少如弟疎鹵尚不敢自棄以  
吾兄之純明其於道翻然易耳願聞兄之所安整理民事皆是吾  
人切實工夫而兩郡之治如何并願聞之邇來士風澆薄而江南  
重以侈靡浮蕩比之他所尤甚大抵富貴功利之習糊人心目如

處豐蔀之中舉眼皆蔀也蔀外更不見一物矣是以迷惑顛倒莫  
知所止非有先知先覺者孰能出之溷穢而轉之清流乎提學馮  
先生觀其論議行事亦不爲無意於此矣詞華本實之間稍有軒  
輕便足鼓舞人心吾兄相會得從容聚語幸委曲一贊之

答江五坡提學

海內交游如兄者幾人而交遊中能重意氣不輕然諾如兄者又  
幾人與兄一別至今幾時中間問訊能相通者有幾眷言思之可  
爲悵恨李中谿使來辱手書惓惓殊自慰幸又辱寄到十三經注  
疏此大惠也僕於此書去歲在山中偶嘗讀之而於三禮者讀之  
頗詳竊以爲王鄭諸儒雖未能深究乎先王之精蘊至於形聲器  
度之間比較同異參量今古其功最多學者欲因筌蹄以求魚兔  
則此書不可不觀惜其舊板譌謬旣多模糊又甚故雖素好學者  
或倦於觀焉兄之刻此學者可爲幸矣而僕山野之人顧先得之  
不尤爲幸歟中谿又欲刻杜佑通典恐此亦須刻也兄可贊之伏

惟兄之蒞閩且三年矣八閩之士固已不然向下風矣而兄猶以人才風俗轉移變化之故未得其端爲言者此足以知兄之志也夫今之爲提學者苟博識善文及程較諸士子文字之精與否而一無所失則已赫然足以收士心取高譽矣至於人才風俗轉移變化則提學不以是自責而人亦不以是責之也兄獨慨然有意乎此固不以世人所趨尚與兄素所精詣者爲可滿而必以不如古人之善作人者爲可歉歎古之道推其自治者以教人故德修而教以尊教而後知困知困而後能自反故因其教人也而德益修所謂教學相半也人之性行牽柔暗伏者多而果決雄毅者固少矣得其果決雄毅而能爲剛中者又加少耳故皋陶之論九德曰剛而塞強而義而箕子亦曰高明柔克兄固雄毅果決者剛者強者高明者也持之以動心忍性之力致之以收斂凝靜之實克之以柔養之以中使剛者必塞而不近於露強者必義而不過乎激積之也厚而蓄之也密則兄之所以自進與其所以教人至於

人才風俗轉移變化恐無以易此矣然此在兄之才力亦何難也嗟乎士之蕩於紛華兢於馳騫而不歸其根也久矣閩固多文少實之域也非兄孰能振之而欲振之豈在聲色文字之間哉固有道矣若其次則莫切於風勵學官僕竊謂今之提學以一人督率六七郡之士即使如古之善作人者則善矣雖然其勢固亦不能人人而薰之與日日而礪之也不能人人而薰之與日日而礪之則其所被者淺矣古之教者自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師而至於五家爲比比有師豈特教萬二千五百家者則賢哉彼其教五家者亦盡賢人也即使今之提學如古之善作人者亦不過六七郡共得一良師耳爲此六七郡得一良師孰與爲此六七郡得百十良師故爲提學者莫急於風勵學官今學官璫尾自卑嗜利無恥人人相師靡然一風雖有一二材俊之士出乎其間猶懼其隨而偃也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提學之官與四三年之間所得爲耳然以兄之材必能有以處此竊願聞教焉曩與王道思書

亦曾及於提學之說大抵不出所請教於兄者矣僕今歲移家荆溪此中山水清絕頗能悅人在病夫尤宜也邇來儘善飯羸弱之軀可以自支惟學不加進殊愧知己然於動心忍性收斂凝靜此僕之所請教吾兄者亦不敢自棄也更願兄時督教之所示讀書太苦蕩搖精魂之說此兄之甚愛我敢不拜教尊作儒學記文最古雅然此自兄素所精詣不俟贊也山中亦有一二拙言更容繕寫求教草草白

答廖東雱提學

僕於吾兄雖相晤之日頗淺而相知之誼甚深兄之於僕則亦然也兩辱書惠深爲空谷之慰又辱兩示高文讀之喜躍夫京師都會也綴文之士比肩僕曩皆獲與之交而皆獲見其文焉然僕之所最傾意者乃獨在兄則數與傅少巖言之以爲東雱之文氣骨甚勝無一點纖靡悞散之態後來可冀於作者東雱而已春間讀兄所爲文視京師所見則加勝焉近復得讀兄所爲文視春時所

見又益加勝焉駸駸乎作者之堂矣頗自謂曩之所知於兄者之不妄也雖然文與道非二也更願兄完養神明以探其本原浸涵六經之言以博其旨趣而後發之則兄之文益加勝矣兄志潔而識偉行方而氣和僕固一見而知兄爲任道之器矣嗟乎古聖賢之道其不講於世久矣聲利之燄薰塞宇宙日夜馳騫寡廉而鮮恥儒生習見以爲當然其有以講學爲事者又或崇意見而乖實際競口耳而寡心得聽其言則美而考其實亦無以甚異於所習見以爲當然自非精一自信卓然不惑流俗之士則未可以冀於斯者也僕竊有望於兄輩矣山西古帝王之都其人有茅茨土階之風而段干木卜子夏居西河其人化之凜然有節概今不知其遺俗視古所稱何如而王文中與近代薛敬軒亦出於河汾之間豈其俗固有近古者耶吾兄以身任作人之責兄之所以淑諸其身卽其所以淑諸其人者也篤志力行極深研幾求古人之真血脈路以淑諸身以淑諸其人因其近古之俗而登之於道此其責

在吾兄矣連年虜騎入太原蹂躪之慘二百年來晉人所未見僕聞之序詩者小雅廢而四夷侵夫小雅何與於夷此其言疑若甚迂蓋昔人精究天人之際而類人事於陰陽則以小人爲君子之陰夷狄爲中國之陰陰則銷陽陽則銷陰陰則致陰陽則致陽其相銷也若鐵炭之不爽其相致也若酸漿之感蠓蟻其幾微矣長君子之氣卽所以銷小人之氣長君子之氣而銷小人之氣卽所以長中國之氣而夷狄之氣銷故曰真勝者氣也勢與形不與焉其幾微矣此辛有所以豫見於伊川而序詩者之說不爲迂也今也觀之薦紳之所崇尚觀之學校之所趨向如前所謂習見以爲當然者其爲陰爲陽與其銷長之幾亦略可觀矣夫揚旌沙漠之陲而尺組擊單于之頸此非兄之責也若乃大敷古先之道以淑諸其人使人洞然於陰陽淑慝之辨而斷不惑於所趨此其責在兄矣僕自屏居以來牽於多病齒髮日衰非惟不敢復有四方之志而詩書亦多束閣惟兀坐一室所耿耿不忘者尚冀修省補過

以不負此心與不負海內知己者而已

與應警菴郡守

僕迂戇無能人也伏惟君侯蓄兼人之才且居郡侯之尊而與僕又素無一日之雅乃自下車以來虛心降色所以獎進禮遇於僕者皆出乎常格之外此雖古之高流如蓋公任棠之徒當此猶宜三讓而避焉而况草茅迂戇如僕者乎所以敢偃然而當之者以成君侯下士之高義固不自量其身之卑賤與才之短劣也自是以後綢繆日接蓋無淡旬不相往來不相與從容盡談者此其形迹似爲煩瀆矣雖然非君侯不能亮僕之深至此而非君侯亮僕之深僕又安敢以是處君侯哉公門無鄙人之迹庭中無長者之車亦已久矣豈特樗散之性不欲溷擾於人亦以相知相信之難耳惟在荆溪時與石屋彭君相切磋石屋之爲人君侯之所深與也伏惟君侯住山中旣且一年釋塵鞅之勞而就清池白石之安去簿書之煩而縱其清遠間散之適昔人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

見惟擇彼物累全我真機此時工夫此時意氣不知復何如耳僕嘗竊謂今世人才未便不如古人惟古人爲學堅苦磨鍊忍嗜欲以培天根久之則此心凝靜百物皆通而今人則未免粘帶未免牽引粘帶之根固於中而牽引之勢搖於外所以精神力量輒見不如古人僕每觀君侯治郡自是近世才傑何可當也雖然以君侯之志詎止欲爲近世才傑而已乎意者必欲爲古人而後己乎如必欲爲古人則堅苦磨鍊正在此時若自此以後固知君侯不能久閒而塵鞅簿書之煩且勞又復不免相累恐不得如山中多暇可以進兼力而收全功矣君侯得無意乎僕質本頑鈍惟不敢惰窳以負相知然寸進或至退尺恐竟不能有所樹立耳亦願君侯教之君侯來歲或宜早出進退自是兩途此身旣繫於官而欲結泉石之盟亦未爲可也以相知故併及之南直隸廣西湖廣三省地圖已付馮丞繕寫不識寄到否西洲公奏稿偶檢出并奉上不宣

又

時警菴爲提學

今之職守令者苟有能飾簿書清獄訟者則爲賢有司矣至於爲百姓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今之司學校者苟有能品藻文字嚴督程課則爲好提學矣至於爲學校根本之慮則未之及也吾丈之爲守郡也旣已能爲百姓根本之慮而不徒以簿書訟獄爲功矣今之爲提學也亦何患其不能爲學校根本之慮而惟文字程課之爲務也哉向辱手書具見惓惓欲興起士習之至意顧責之人不若盡乎己蓋言聲色號令之間不若求之身心性情之實惟反躬自盡益慎以密力行古道不落流俗則此身所舉動卽是士子所師法可以不言而喻嘗見近時提學教條何嘗不言道德何嘗不言仁義然只成一番講說只成一番門面而於士習絲髮無補者無其實也務實者反躬之謂而所以爲根本之慮也辱吾丈知愛竊敢以是望之今士子中有實行者多不長於文字工文字者多不修於實行蓋淳樸之與浮華往往相病然糊名之制行則



不得不一一徵之於文一一徵之於文則其文可以與選而其行或不齒於市人者亦不容不取高第而登顯仕是以詩書爲世流毒莊生至有發冢之說豪傑士扼腕太息無可奈何竊以爲低昂輕重其權實在提學蓋提學可以知諸士之文而又可以知諸士之行非如科場之爲糊名所蔽雖欲品藻其行而無所從也抑此伸彼示之意嚮非吾丈又誰望之曩時使節寓郡中僕時承教語以得免於大過罪今離索日久奈何年且四十益深無聞見惡之感願時賜教督是所望也

答馮午山提學

自聞文旌再臨在多士深幸於得師在僕輩深幸於得朋而又深以山林之蹤不能卽時就見相與論證爲恨也讀來示志未堅貞學無透悟令人蹶然有感然卽此數言足以知吾丈堅貞之志矣大率此學惟真根子最是緊要所謂有基方築室也若是真根子則初間雖是用工甚鈍久之必自透悟若不是真根子則其下者

樹門面高者驚意見雖自謂頓悟竟成捕影卽其意見所究雖自謂已超無欲界然頭出頭沒此身竟不離欲界中蓋雖高明之士亦往往而然矣皆是其初入頭根子有未真處所差只在毫釐間是以志必論貞志功必論實功蓋爲自身痛癢不爲別人一切世間好看可抹撥盡也伏聞吾丈家居數年潛修精進令僕輩聞風益羨慕之草茅如僕者年迫四十齒髮漸衰自念此身竟未有安頓處正坐其初入頭元不是真根子若不以此時痛自懲創併歸一路重立根基則後來恐無日矣甚懼甚懼奈何吾丈又諭及東南士習此吾丈一體之心亦吾丈一體之責也嗟乎東南士習之壞也久矣近年以來其壞者竟不可返而其山鄉僻邑頗號馴朴者亦漸澆訛如僕輩雖念此痛癢相關不能無憫時病俗之意嗟乎亦安能以一簣障江河也哉蓋其紛華之誘已深而其猥巧機利之習鼓煽又甚其植根也甚固其返之也實難韓退之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惟吾丈以

自家真根子興起眾人真根子於政令所施彰善癉惡明示好惡不遺餘力不責近効不徇人情不爲文飾庶幾有一番變動耳如僕輩只求作一自了漢足矣人情進學一節本非大事但近年以來士夫以此請屬罔利後生以此奔競忘恥風俗不美此其一端願吾丈始終杜塞此門蓋因吾丈昔所已行之美而竊敢贊於始終者也

與王北厓蘇州

曩中秋立都對月坐覺此心灑然別來時時興懷顧清風明月未始不常在宇宙間特人心不能常似此灑然耳兄試驗之簿書空冗之時爲是一箇光景爲是兩箇光景也適承來教深知志士之懷夫易而易知簡而易能者道也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聰明才智之士乃終身役役竭其心思而竟不可冀於有聞者此有說矣非特聲色貨利之能爲心累而種種聰明種種才技種種功業皆足以漏洩精神而障入道之路自非痛與刊落絕利一原則非所

以語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程子曰今之學者無可添只有減減盡便無事試舉似於兄以爲何如

二

兄之不言而飲人以和每一見則眷眷不能別去旣別去則忽忽若有所失而若將繼見之者辱來教知兄之念我則亦然也四明陳約之自同第時便爲肺腑之交後在郎署間無歲日不與之同亦有白首同歸之約不謂此兄便爾長逝心切痛之此兄心事峻潔惜世人知之少其志所欲樹立於世又以蚤死不及自見獨生平喜爲詩其用心甚苦亦以蚤死不及究意以與古人作者爲徒也故其所可存者僅此若干首而已吾兄雅意憐才欲爲入梓嗟乎死者有知其亦可以無恨於埋沒矣乎更欲得兄一言冠諸其首則斯文終當賴兄以長價也僕亦謹拜兄之賜矣約之尚有文字一卷俟更查出寄上西原乃兄物故則其遺稿未及流傳人間者當益零落奈何西原集序文俟少從容須興到乃作之今未能

也世事日新江湖之憂殊不可言何日更與兄一面談也然湛泉  
得此結裏不失爲好男子矣

三  
請教之私積於隔歲會使節不在郡中我懷耿耿遂往候莊渠先  
生之疾不謂此翁捐館三日矣感慨平生可勝悲怛至於殄瘁之  
呼則海內志士之所同也去年失一涇野今年失一莊渠海內若  
而人者有幾生成之難而凋謝之易若此悲哉悲哉其家以遺言  
見示敢奉兄覽竊惟吾兄以正直自持人或以爲落落而宦跡所  
至則西原莊渠兩公獨爲相知兩公立心操行卓然共爲一世偉  
人其死而無後亦復相同西原之死也吾兄爲之悉力經紀其後  
事有如骨肉是以同志中皆推吾兄之高誼今之所以處莊渠者  
豈異西原哉聞之其家此翁且死亦自欲以後事面託之兄然兄  
之心豈以其嘗面託與未嘗面託爲異也遺言所載望吾兄爲之  
主張其間本朋友之情行之以官府之法以爲可久之計此不惟

見死生之交其所以扶持善類者意亦深矣諸得欲面請者萬萬  
不能悉

與胡青厓同知

向承枉顧草堂極荷見教兄之蒞民事也又三四月矣不知一體  
之愛今日眞實試驗處自覺何如平時意見議論試之煩瑣艱難  
處自覺已是實受用否古人問學只從實地著工夫不涉言說亦  
無玄妙不弄聰明不卑階級苦心志勞筋骨庸言信庸行謹是真  
實不誑語也兄之高明願更有以教我

二  
聞門分手後歸坐草堂計日以待兄之來而未得也兄言虎邱之  
遊時時返觀滲漏尤甚又云臨事自覺常常有之卽此數語深見  
吾兄用功之密至於滲漏二字則一口道破後學者公共病痛如  
僕尤宜深省者也雖然卽此返觀自覺處便是撥轉機關脫凡入  
道之路兄更自驗之返觀自覺後常常意思如何能接續不斷否

頻復敦復正在此處辨之耳兄之治孳孳職事無一點謫官之態人知之兄自知之僕不能贊也兄所謂返觀自覺處亦兄自知之僕不能贊也僕之意頗以爲兄於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免有多掛胸中處且夫滲漏多正坐兜攬多耳此昔人所以貴於絕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凝聚此道也弟蓋亦沈溺於彼者年來漸自知非欲痛於掃除而習氣纏繞擺脫未能今復爲是言以請於兄所謂病人解說病也惟兄教之嘉香拜惠常如奉明德之馨不敢不自力洗刷胸中宿穢以承雅意也

答林鎮江巽峯

承示乞休一著奪於當道之不能相體奈何旣不能自遂則勢不得不且聽之大抵此心有礙則進退維谷此心無礙則進退皆宜前書所說冷熱自知可北則北可莆則莆可視事則視事可攝則攝亦何所固必也龍溪之說不知所指但眾口雌黃何所不至且不幸處嘵嘵之地則易缺固其勢然耳不計較毀譽墮不自考計

較毀譽墮不自信此兩路頭從何調停謂名節者道之藩籬名節與道是一是二謂之藩籬則所藩籬者其中要是何物吾丈於此固具隻眼久矣容細請教也自吾丈蒞潤以來江鱗萬筍楮筆不知幾番拜賜矣辭之則疑於自疎不辭則饕餮已甚今復勉顏登領此後一魚一筍不敢更煩使者尤見吾丈之知愛也

答茅知縣鹿門

兄始至邑而巽峯公有所齟齬僕深疑於兩賢之不相厄故嘗懇懇以下交之說勸之巽峯而復以上交之說爲吾兄言之旣而同心共濟歡然無間則旣免於睽孤之吝而果獲利元夫之吉矣不謂中路乃復猜嫌如兄所示令人太息則是旣脫之弧而又張之弧也若有鬼神焉交鬪其間奈何雖然在巽峯則不免爲不能容才在吾兄則不失爲動心忍性之大助也自古上下相順則爲益猶少惟上下相忤則操心慮危委曲相濟爲益尤多此昔人以愛惡比之藥石美疢而益之爲卦益用凶事反勝於益之以十朋之

龜也兄更參透此關則何往而非受益之地哉乞歸一節雖所謂冷暖自知非人所能勸阻然願兄更忍性其間而審處焉勿輕為去就也不能得一面談耿耿何極

與裘剡溪推官

昨承示欲賜徐醫扁額謹因尊命贖成兩字曰占恆何如恆者人心本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恆不能恆之別而恆道實未嘗去人也古聖賢教人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能得此常理設使為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為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古如農轅重黎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為醫巫師是也若使為巫醫者知無恆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於心念念在有恆上著工夫則庶幾性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於巫醫蓋本欲精其藝而因以達乎其德所謂自委而泝源也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

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著布卦乃為占哉此恆心之存主處則為居此恆心之應用處則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恆乎而又何醫巫之可為乎

答呂沃洲御史

居鄉無朋友夾持深懼墮落得來教不覺懽然甚幸甚慰兄云暫時寧靜若有端倪恍惚轉移離本體自非兄之懇心真實直從心源上著工夫不能為此言然兄自謂未得霸柄入手者正恐其病亦坐乎此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即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白沙先生嘗言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種子則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兄云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卧以待心志之定即此便有

欣羨畔援在矣請兄且毋必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鞦韆往來不窮之中更試觀此心何如其應酬鞦韆與閉關獨卧時還是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爲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於此著力一番若有得與有疑幸不惜見教也苟以爲多病羸弱精力不及閉關以養疾則可耳閉關以養心則不可也程子嘗曰習忘以養心則可習忘以求道則甚有害其辨之精矣然養生亦只在無欲上求之故曰飲食男女聖賢自這裏做工夫斯言至近而精兄有意於元氣之復乎則願兄毋忽斯言也弟亦多病羸體蓋平生得效良方在此耳至於厭事之病弟亦素有之然舊未嘗自以爲病今幸知病矣何日得與兄共坐一室日夜相與磨勘洗濯此心臨書耿耿

與張本靜

曩奉清論每服吾兄任道之勇別來又聞兄家居工夫精進殊以

爲慰近承來諭同志中往往夢中作醒語誠然誠然其下者假公濟私其高者以意見所到爲實際蓋緣始初發心原不曾下真種子所以頭出頭沒轉來轉去竟不出人意科曰中方且認賊作子自謂超悟証己証人以迷指迷道之不明不行深可太息僕亦夢中人也雖然自數年來益覺掃除私意之難益信古人備嘗艱苦動心忍性知險知阻是細細磨鍊細細降伏此心處方欲強勉從事銖寸積累十數年庶幾少有所進不敢自負也若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已謝上蔡云今之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耳透得名利關此是小歇腳此古人自驗過不誑語也兄邇來自考處何如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東南勢利之習薰塞宇宙腥穢人心蓋末世氣習盡然而東南靡定之鄉則爲尤矣昔人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也非知

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乎奈何今但於後輩中視其一二有志者稍稍語之以義利賓主之辨然亦不敢深求而過責之但令其立定趨向儘力從事於清苦淡薄使日指月磨庶有以奪其紛華盛麗之好而已然亦不知後竟得力否也令兄質地近樸愧不能以開發之且抱病亟歸又不能久相與也然家庭兄弟間自有餘師矣至舉業一節似亦未嘗苦心其間今但令其讀古儒先之書反之於心稍稍窺見理路然後轉向舉業上去亦以速歸不及竟矣諸皆負其遠來歉歉秋間或得同舍弟至南都此時可得一奉教然未敢必也臨書馳情

二  
得來書知執事爲性命心益覺真切所云好話好事只在名利關中打翻轉尤切中近來學者病痛近來學者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玄悟之語文夾帶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鬪機鋒相似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爲

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默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歸真實力行一路乃是一帖救急易方龍溪諸兄往江西僭以此意請教不知兄意云何也僕數年來終日在疾疢拂亂之域平日清虛意見到此更無逃躲處然真景相逼真機亦漸透露乃知外馳之與內主機括只在絲髮間昔人所謂啞子喫苦瓜真是說不得耳

與薛畏齋副使

使節歸自保定常得一奉清論然方以是爲請教之始至於中間委曲情切處所欲就正與鄙人膏肓痛癢處所欲求鍼砭者皆未之及焉以爲非得更奉周旋三兩日則不盡也未幾而兄去蜀矣爲之悵然兄向所面論誠是玄妙使懇切下工夫處或少有疎陋或自以從心所欲可不事檢防此則墮落高明人病痛窠臼去了恐不可以上達也非實際也中庸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以先儒以爲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今人說義利處太粗淺與說辨義利處

太容易了所以工夫不著實喫緊自聲色貨利種種病根以至於有意爲善皆利也自辭受取予之節以至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勿爲皆義也然人此心至神本無染著惟對境處斬截潔靜不使一毫牽扯與一毫潛伏則本體流行乃是合下了當第願以此終身而從事焉兄得無以爲固滯之見乎

答洪方洲主事

別久殊勞我思近朱刑部過草堂頗能道吾兄起居爲慰曩承手教諸凡所處事體比舊俱覺穩當是以更不必細爲條答而鄉居僻遠使者亦遂不至以是及復書多罪兄言以前行事俱失於寬則僕前亦略言之矣太率有意於爲寬與有意於爲嚴皆是中間有病根在昔虞廷之論旣云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而又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隱微之間不可不深察也減免一節僕不能知其中事體如何大率吾兄清德則旣自信而人亦信之矣其有未然則一番擊撞是一番工夫若覺因此稍有搖動則平生爲

善之志猶是從世界上轉移而未可以言其心爲善者也然雖不因此稍有搖動而反身修德自懼自省則又益精以密是物議之興其爲吾進德之助多矣且夫豪傑之士出頭幹事矯眾特立則易以招尤惟閉關括囊則可以無咎譽然君子不辭自立於多凶多懼之地者將以自驗也僕輩幸在閒田地然悠悠過日德不加修未必不由乎此吾兄何以教之

與蔡白石郎中

往年辱兄知愛可謂與共進於文藝之門今忽忽齒髮漸衰兀然成一秃翁向來伎倆剝落且盡雖誦人詩句亦如羅刹國人驟聞中華語音駭不省其何說況能自有所著以自見於世也朋友間往往言及兄之垂意於僕豈特以故人之故耶抑亦謂其可與進於文藝之門耶豈知僕之衰颯剝落一至此哉雖然以兄愛我之意其知我之衰颯剝落一至此也豈不爲僕惜之以僕愛兄之意亦竊謂兄以聰明絕世之資而消磨剝裂於風雲月露蟲魚草木



之間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爲聖人而冀爲其後此其輕重豈特  
隋侯之珠彈雀而已亦可惜也曩與兄相聚時兄年最少而僕亦  
壯年今壯者衰則少者亦壯矣由壯入衰能幾何時四十無聞則  
僕既自蹈之矣自惜之矣倘兄以爲宇宙內事與吾分內事盡於  
風雲月露草木蠱魚之間則足矣不然則宜深思君子進德修業  
欲及時也兄苟不以僕言爲戇繼此尚有所請不然且閉口耳辱  
愛多談亮之

二  
曩承答教深慰素懷且自笑僕之所知於兄者淺也僕嘗謂學者  
非無痛癢之爲貴而以真知痛癢爲先知痛則不能不護而藥之  
知癢則不能不爬而搔之今之學者病在徧身麻木全然不痛不  
癢所以更不得力然知痛癢若不是真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  
知痛癢縱使爬搔護藥亦悠悠不得力也來書云詞章爲聰明之  
害又云於苦土中覺得曩時醉夢流浪此是吾兄一口說著平生

痛癢一些不自瞞一些不瞞人卽此一些不自瞞不瞞人處何等  
光明何等直截便是超凡入道真根子也雖然昔人所謂舊習如  
落葉旣掃復積兄試觀之旣覺得曩時醉夢流浪之後四五年來  
種種世味種種酬應種種思慮能盡不醉夢不流浪否抑時有醉  
夢流浪處否醉夢流浪處當時便能覺得旣覺得便能撥轉得否  
抑亦有恍惚不便覺得牽掣不便撥轉得否卽如把筆作詩時自  
覺淡然一無喜心否旣有喜心其於好醜贊毀種種勝心能不藪  
然而動否覺有動處便能銷化否抑亦有牽掣不便銷化否其不  
把筆爲詩時喜心勝心能不潛伏否不止作詩一節凡一切外馳  
習心能銷化否不潛伏否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一些不得瞞過一  
些不得放過乃是真知痛癢旣真知痛癢卽境界不論靜鬧工夫  
不論頓漸靜鬧一境界也頓漸一工夫也兄以避北而就南舍頓  
而卽漸爲說夫鬧處不得力卽靜處未可謂之得力不究竟所謂  
頓亦安有所謂漸乎收攝精神併歸一路漸卽是頓卽此一路接

續不斷頓卽是漸非二致也然吾兄討方便處用力亦未嘗不是也既真用力則靜鬧頓漸不患其不一矣來書所病世之君子以聖學之名襲江左之實是非頓之爲患也正坐自瞞過自放過麻木不識痛癢耳弟之不肖年來痛癢頗漸自知追尋病根大率苦血氣之爲累血氣薰成習氣不能自脫詩文之障亦時尚往來胸中第爭分數重輕而已此不能以欺兄者自顧齒髮漸衰痛癢心切既稍有知不敢不極力爬搔護藥使此生甘爲麻痺人也來書提出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但如前所說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畱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謂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脫灑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脫灑在辨之而已兄以爲脫灑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脫灑非二致也弟之不肖正程子所謂墮在沈滯執泥坑裏者自愧脫灑之

未能也惟兄教之僕之所請教於兄大要只是一言願兄時時無忘苦土中所見如何如何

答皇甫百泉郎中

前得方山書知與兄日相切磨必多有妙論恨不能往參其間而與聞之也僕之不獲奉教於兄而索居也其亦久矣僕之懶病而廢學也其亦久矣藝苑之門久已掃迹雖或意到處作一兩詩及世緣不得已作一兩篇應酬文字率鄙陋無一足觀者其爲詩也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大率似以寒山擊壤爲宗而欲摹效之而又不能摹效之然者其於文也大率所謂宋頭巾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凡此皆不爲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無成也追思向日請教於兄詩必唐文必秦與漢云云者則已茫然如隔世事亦自不省其爲何語矣所以久而不敢請教於兄者正以村俗匠人不敢呈技於輪扁之前也今既與兄開口說破容繕寫一兩篇奉以爲笑耳蔡白石今之名家也僕向來頗不謂然近

得其詩讀之則已洗盡鉛華獨存本質幽玄雅澹一變而得古作者之精僕雖非知音亦三歎不能自己竊謂此兄當與吾兄並驅辭場矣雖然以兄之高明磊磊若以一生之精力盡之於此卽盡得古人之精微猶或不免乎以珠彈雀之論向曾寓一書於蔡兄不知蔡兄曾與兄泛論及之否又不知方山之所謂與兄日相切磋者抑亦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抑亦不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更願聞之來教道未就損學不加益之說雖兄之謙亦足以知兄之苦心也學之不加益也正坐不能損耳更願聞所以損之之說也南沙兄被劾令人益有感於行路之難此兄在內在外皆不見容若此其自爲計獨欠拂衣一往耳俟此兄反常時欲以此相勸不知能自決乎否也

與與槐謝翰林

數辱書問且教誨拳拳如吾兄真能愛我以德者也感激感激所論東坡誌文中間附載師友一節弟方屬稿時亦知此段議論多

爲世所不喜而兄書示亦以爲所不喜也果然果然僕何敢以一人之獨論而干什百人之公喙哉但東城兄平生所尊若人也而爲之師所親若人也而爲之友意思懇懇真是如此寧使自已蹈世人所不喜而不忍不爲既死之友一寫心事此鄙人之意也閉門厭事此是鄙人前身宿病近來力自懲創以庶幾乎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之意但性旣褊狹又素羸瘠每入空山則不免仍有喜心每遇人事迎送繁擾跛躄從事則不免仍有厭心耳雖然兄真愛我以德者也敢不圖所以承教林君與吉吾兄屢屢示及僕亦慕其爲人嘗至松江一訪之與之有山中同事之約然此兄尤似厭事過我者又愧僕之譴劣不能致此兄也僕多病之軀年入四十已更衰落不覺塵心灰盡枯坐素食兀然一老瞿曇矣非學力使然蓋不得不然也宿負書債亦已乞休兄向所示諸書不煩留意矣兄毋笑毋笑兄所示景仁書將多買僮爲猗頓之業其戲耶其誠然耶古來磊落奇崛之士多是歇手下下如范蠡本非俠

徒亦非貨殖蓋自以計然之策不盡用於越而發之居積盈縮陰陽予奪之間以寄其馳騁不羈之氣與其弛張不窮之能而已是所謂技癢者耶趙子其亦然耶其戲耶雖然趙子其必能戲也雖然兄謂趙子之疑於俠而僕謂趙子之非俠也其為技癢者也是吾兩人者亦戲也嘻知此解者宇宙間事孰為戲耶孰為非戲耶

答喻吳皋御史

執事之為令也子惠孚於百姓為御史也風采動於朝端至其發為詞章則又與古之騷人墨士爭馳騁上下然竊窺執事之意皆不以是為足而卓然有意於古人儒者性命之學蓋不造於精微不已也紫陽子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僕竊為執事望之承諭失職圯剝之說深見閔時病俗之至意執事正色立朝側目者幾何直道君子神明扶持即使往復消長之幾未能盡如人意然周旋其間整頓得一分亦是宇宙間一分裨補大易所謂小利貞也若夫事之有拯隨而身之有屈伸在君

子自能與道委蛇而動靜不失其時耳讀所寄諸詩歌其調雅以古其氣雄以鬯而慷慨許國攬轡請纓之氣復見於言語之外蓋不敢以詞人之詩目之也謝教謝教賦篇偉麗但摹擬選賦太似而真意或稍不融暢耳僕過承知愛自顧迂疎褊陋素非適用之器惟兢兢自守庶幾少有所進以無負於本來面目顧年垂四十塵機與老態漸長道心與壯氣銷落蓋已蹈無聞見惡之戒矣奈何奈何何緬想海內同心何日得奉教語展心曲而相與切磋印證也向使節寓吳時殊欠一會至於抱悵無已臨書重為繾綣有便更賜教多幸

與李中溪知府

居閒每一思兄忽如隔世適奉手教又如聞隔世人語而神遊於崆峒藐姑之間也慰幸何可言不求復性終坐流浪來教甚警切足徵吾兄近來所得僕自四十外非特世事灰心向來一切詩文伎倆亦從掃抹於閒靜中稍有窺見本來面目處惜道遠不得一

致之也楞嚴維摩圓覺諸經十年前亦曾看此若謂從此悟入則於對面孔竅尚隔一層百過誦持正落理障世間文字與出世間文字一有著處其病同也不若併耳目口鼻作用頓然放下便見真我如何如何好名爲病只是真性命心不切無足道者自誤自耳兄與五岳久留意方外之學倘曾遇一二異人否乎便中幸以示我

與胡柏泉參政

天下事魚爛極矣非特邊陲北虜之患然也愚夫知其必有隱憂而持祿固寵之士無人敢出一口氣間有一人慷慨言之而出身任事則眾共惡之必擠去之而後已嗟乎此禍機之所以成於壅蔽而志士之所爲扼腕也山中偶得大疏時取讀之不覺太息雖然進退時也於兄何有哉若兄之自爲計則願以康濟斯世者康濟此身以除戎攘寇手段用之懲忿窒欲克己復禮之間此古之所謂真正英雄也兄之有志於此亦久矣敢進一言以贊山中內

修之策

與李少卿中麓

自呂竹嶼去後與兄遂如隔世每思京都舊歡可勝耿耿今金攝山之在章邱也是竹嶼之在常彼此消息之便甚慰甚慰昨得兄書知喪內之戚吾與兄與南江同之悵然悵然又聞兄已得子及後娶復有孕極爲兄喜一身輕萬事足兄兼得之矣復何所求於世也哉弟數年來閉門鄉居謝遺業緣交遊旣簡鉛槧亦踈暖暖虛里桑梓滿眼自是天壤間樂事時復據小樓隱几兀坐一種枯木寒灰趣味更別乃知造物者置我於此意良不薄且端居多暇更有丹邱羽人之想聞牢山海島仙靈窟宅甚欲一往焉且將道齊魯之間得與兄一劇談而老父高年勢難遠出會稽禹穴之間龍門太史縱迹所在兄儻亦有意乎兄書中言章邱凋敝思得良牧攝山敝鄉最有志向之士也律己清苦蒞民豈弟茲調亦以直道致其爲章邱必有可觀且賴兄爲邑人當如古澹羽任棠之徒

上禪有司之見聞下以善道化誘鄉里非兄之責而誰責也弟何能爲助哉

答姪孫一麟

數日間始能下鄉自驗病後此心覺得凝定一番從此可更有進步處是造物者往往以病幸我也得來書言吾姪孫之病此心惻惻不能專精致神溺書冊羨技能以爲養身養心之累此說誠是若使盡捐書冊盡棄技能兀然槁形灰心此亦非大難事而精神無凝聚處亦自不免暗路漏洩若就從觀書學技中將此心苦鍊一番使觀書而燥火不生學技而妄念不起此亦對病下鍼之法未可便廢也燥火不因觀書而有特因觀書而發耳妄念不因學技而有特因學技而發耳既不因觀書學技而有則雖不觀書不學技亦安得謂之無乎吾子雖久事於學至於學問頭腦如先立其大等語其實未有自信自作主宰處今在病中且只可收攝精神并歸一路俟面會更商量也宋奏亦可從容看之白沙先生以

我觀書以書博我之說甚可理會以我觀書則意常閒閒自不欲速以生燥火可試之

答洪方洲

僕囊癱臥病百餘日潰出膿水過多足髓流耗至今未能起立一步恐因此遂成癱軟作一支離活死人臥牀遂與世相隔絕亦未爲非幸也大率幻軀一切付之造化不復有所計較於其間矣病中幽閒每念吾兄且誦兄音信久疎而不知兄之病甚亦如我也適讀來書既駭且慰兄習讀過勞思索太苦願兄常教此心虛閒以完精神此病未可專委之血氣也神氣精一而爲三故有神病氣病精病病有三而神病爲重兄言夢裏飛揚正屬神不收攝多記苦思正是神的對頭冤家若終日用神而神不耗此非有道術者不能吾輩則在時時收攝而已僕之病亦坐此蓋久而稍有覺悟耳使者遠來深感兄之念我枕上草草不盡欲言

答王龍溪郎中

伏枕中讀來教甚慰甚慰告子不可謂非力量此吾兄有見之言也  
也大率種種疑懼由自心生由自心斷張弧脫弧盡從心造遇雨  
之吉羣疑乃亡人須信得一生吉凶利鈍莫不有定命在則種種  
可疑可懼盡如空華無若我何此乃無意於卻疾而實卻疾之要  
藥也老莊家亦言大患有身金注成惑若於此處稍參不破則昔  
人所謂壁間蛇影足以生疑而致病蓋自以為可疑可懼者未必  
能病吾身而終日自擾於虛疑虛懼之中乃真足以病吾身是非  
人能病我而我自病之也兄達人也於此可以一笑而解矣

與羅念菴修撰

自與兄別後數年間齒髮日衰念來日之苦短而問學之無成邇  
來省身自克性命一念儻切於往時居閒靜坐即常如見兄面目  
常見兄面目即常如寄書於兄也至於夢寐間亦往往見兄僕方  
訝縱跡與兄太密而兄乃以我為疎乎一笑所示夏游記中間辨  
析精切深有憂於近世鹵莽之學力與破除可謂有益世教不小

然以此驗兄近來所得則尚有論在蓋猶未免落於文義意見之  
間而自己真精神不盡見有灑然透露處豈兄對世人說法故然  
耶兄自謂此物未得到手此是真實不誑語弟近來用力益見此  
物到手之難不且死心塌地拋棄萬緣下十餘年死功則不可妄  
想古人不言思道三年終日終夜不食不寢此真公案也後世儒  
者只是說話度日而已況在近世乎近偶會一二方外人見其用  
心甚專用工最苦慨然有歎於吾道之衰蓋禪家必欲作佛不坐  
化超脫則無功道人必欲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兩者皆假  
不得惟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故為其道者皆可假託混帳自誤  
誤人竊意當時聖賢用心專而用功苦者豈獨百倍方外人之修  
鍊而已必有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者而世人乃欲安坐而得  
之以其世間功名富貴之習心而高談性命之學不亦遠乎寥寥  
宇宙所望於兄者不淺弟亦不敢自棄於吾兄教誨之外但與吾  
兄不得合并最是苦事以僕愚見非特僕之鹵莽朝夕不可離兄

雖以兄之高明純粹亦不能離我若得天假之緣同處數年不假言說日夕以真精神相感發如此久之彼此皆可望於有成不然則徒抱此生耿耿而已奈何兄近有秋來九華之約兄之能來與不能來不可知而僕今秋則不能出門矣僕自春徂秋外腎癰瘍出膿今癰愈矣因出膿水四五椀傷卻筋髓足力尙軟未能起牀也若病體能復舊當爲來春相晤之約耳一晤尙難况久處乎可悵可悵死生一事已一切任之無足深掛意者每聞兄亦時有小恙不知何恙也便中示之年來世事擾擾憂國一念未能弭忘而浚谷以一僉事當古北口之衝尤爲此友憂之知兄亦同此懷也蔡可泉兄使人之便草草寄此言何能悉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七

與楊椒山

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洪泐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愧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令人歎羨不已然竊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沈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爲欲似干鈞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畱意則不朽之業終當在執事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恆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爲繞指柔焉久矣以此自量乃欲以此量豪傑固知必且爲笑然以敬慕執事之至也固不敢不盡其愚

答楊小竹



僕嘗聞於方洲而得執事之爲人，以爲惇樸勵行篤信，古道恬淡，有守不樂仕進，時則已心慕之，每以無由得一奉教爲恨。適枉千里書札，益感同聲氣之義也，甚幸甚幸。但辱推獎過厚，深非鄙陋所敢當，又甚自愧耳。所示後言已十閱其五六，尤見高志遠識，雖然中夜有得，隨卽劄記，尚不免揣量深索，其與默而識之者意思自別。此二程所以不滿於橫渠也。若使急於立言以明道，則是所謂有迫切發露之象，而妨於沈潛涵蓄之實。此又昔賢之所以致疵於文中也。聖學終日發憤，只是一事。若使精神稍有間，便有洩漏。此後世儒者之學，所以與入聖路頭猶隔一關也。敬軒讀書錄，康齊日記，此兩公行己大節，誠是後學師法。若求真血脈，路恐絲毫不容異同。處更當別論，竊願執事且將向來言語意見一切掃去，轉益收拾精神，向裏直從無聲無臭處自家討箇消息。念念不舍，如此數年，更看意味，何如與今日所劄記更看有同異否？宇宙寥寥，其真志實行可望以寄斯文者，絕爲難得。此僕所以自忘其

不肖而深欲致愛助於執事也，亮之。

與洪方洲卽中

遠涉一徧轉，覺求友之難。每切思平日與兄臭味，真不偶然。邇來懷兄較切，兄之念我亦然否？耶胸中讀書作文，擬少覺輕省否？若精神尚只在此科，曰中盤桓沿洄，則是於本來面目未可謂真有見也。近來講學多是游談，至於爲己工夫，入細處則其說頗長。瞻望金陵奮飛，未能歲云暮矣。何日得與兄一研究之？江湖衷曲亦無可披寫處，又恨不得對兄一披寫也。近來江山之間，偶見一二方外勇人，漆園枯木寒灰之語，不圖眼前得之。又見莆田小卓子字書及聞其言議風旨，意其必爲磊落奇偉超脫不羈之士，而俗人往往以能言禍福奇之淺淺乎知之矣。學士大夫間所謂人才者，兄大略聞之矣。而所謂磊落超脫者，往往多出於黃冠草服之間。豈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耶？一筵

二

古者朋友散在四海九州則汲汲於欲相會之殷者非專爲情好也有疑焉則欲相與決之有得焉則欲相與推而同之而已與兄相別三年知兄之學旣已無疑而有得焉久矣毫髮無所待朋友而決者獨不能與朋友推而同之乎往返兩徧皆可以來而不一來非所望於兄也南都縉紳所聚非山人可來來亦不敢見客僕有積疑待朋友而決者謹俟異日使節便道過此當一請教耳非敢自棄也所示濟南生文字黃口學語未成其見固然本無足論但使吾兄爲人所目攝此亦豐干饒舌之過也且崆峒強魂尚爾依草附木爲崇世間可發一笑耳文章之說其明不明無足關繫於世向固不喜吾兄之多言也孟子之所好辨是天地間何等語言此外豈足多辨哉

答殷生原學

來書推獎鄙人甚非倫比頭陀僭謂佛子法王此大罪過也雖然亦足見吾友向往之殷矣僕不自量竊痛世人汨於利欲迷失真

種絕去天理自墮鬼域是以在羣眾中往往不惜齒頰一與破迷雖至速侮招尤亦不爲悔至於同遊諸子尤更不敢惜齒頰然察其中如聞古樂而思睡者固亦多矣亦不爲悔蓋冀有一二人能深信吾說而共行之以究乎其精則宇宙間氣脈尚有所寄不至盡泯爛此吾人大功德也敢自愛乎今吾友乃不見謂迂濶直欲相從於湖海寂寞之域信之甚真而志之甚篤則交戰勝負之機固已決矣是余之所汲汲而求者也但湖上之行本欲絕去言語文字於萬緣不染時默悟此心今與吾友同行不免更費一番酬酢耳然來意不欲固違也到無錫時當相約所云議論抵牾且勿尤人豪達寇盜亦且勿尤人蓋自家不知有幾多病痛在也今者只悉心洗刮自家病痛盡時更看感應處何如旣已深知吾友之意此後當益盡鄙言耳

與程松溪司成

蘇州之變兄之至痛亦通家之所痛也至今未能以書奉弔旣而

聞令孫生於遺腹此兄之至慶亦通家之所慶也又未能以書奉賀以弟之素屬知愛而慶弔兩爲缺然若此多罪多歉奈何奈何兄近過敝邑又以僻處空谷不能奉一言之教尤爲耿耿伏惟司成之擢知兄一不以爲喜而海內同志之士則莫不訢訢然以爲不失所望夫習俗之所以日薄生於正學之不明也正學之所以不明者生於師儒之非其人也古之所謂師云儒云者固所謂以賢得民與以道得民者也今之人心士習大略可覩矣靡靡然沉酣於富貴聲利之樂則旣以道德仁義爲芻狗而有能爲道德仁義之說者又往往口耳而不中於實用是以淪胥愈下至於廉恥敦樸之道喪而猥利機械之俗成海內之賢人君子未嘗不思力挽而亟反之而況兄之居其位者乎數章教條旣落言筌升堂規矩亦是常格惟兄等具教字轉移之實於躬行心得之間要必有在而弟竊願聞其一二者也

與沈石山僉事

江皋一別奄忽過今歲月如馳不知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處竟何如深欲一合併請教未得也此學之無成病在腳根不實未有水寒火熱處耳惟兄溫雅近道之資實心爲善又弟所素信者雖然沈潛善矣何以又云剛克也狷者有所不爲善矣何以次之於狂也學問不極力振奮則不能大有所擺脫不能擺脫則雖爲寡過而病根習氣或有潛藏而未融化者耳故曰大人虎變愈變則愈得力如兄高志豈肯以今日見在爲至哉故敢進其狂言耳弟駁雜甚多別兄四五年猶舊人也奈何

與劉寒泉通府

荒莊重辱枉駕緣病體就醫不及擁篲耿耿承委送太府先生文字以郡人頌郡公非特分所宜然抑亦情不能已雖然鄙意有不敢不達之左右者僕少不知學而溺志於文詞之習加以非其才之所長徒以耽於所好而苦心矻力窮日夜而強爲之是以精神耗散而不能收筋骨枯槁而不能補種病成衰年及四十疴羸臥

牀已成廢人此皆諸公所共親見所共垂憫者僕平日傷生之事頗能自節獨坐文字之爲累耳反之於心旣非畜德之資求之於身又非所以爲養生之地是以深自愧悔蓋絕筆不敢爲文者四年於茲將以少緩餘生爲天地間一枯木朽株而已方欲盡取前稿燒毀以銷宿愆不意爲人鈔錄而無錫上君殊不相信謬行刊刻再三以書止之而不能不知其何說也然亦賴有此刻可查平生無一篇文字不在其中執事試考其年月皆四年以前胡說也若今日復勉強承命則後來更不可復辭於人人矣二三年間亦有一二府縣諸公索文者僕不敢爲枝辭相誑但據本心以告曰自今以後更有爲府縣及朋友間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今日誠得罪於執事矣今於諸公亦不敢爲枝辭亦但據本心以告曰自今以後更有爲郡縣及朋友間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今日誠得罪於諸公亦誠得罪於大府矣伏惟諸公矜而恕之

答王遵巖

兩得兄書拳拳以病體爲念真意懇惻令人讀之堪爲涕下非兄死生之交不能至此感激感激人傳言吾病過重者蓋有兩說一則以木腎爲患痰火時作不得不閉戶調理人以我經年病不見人則以我病不可支矣不知我貌則槁矣而精神尚可不死蓋近於養生家稍稍得一歸根法也其一說則自以早年有志今四十年矣而猶然醉夢人也蓋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勸力而從事者旣於真性不切及所聞於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爲道者亦竟如隔壁聽話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意見種種抹殺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卻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卻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爲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掛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捨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

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絕歎其難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此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此真工夫也無以尚之則有一物可尚便不是此物矣忘食則於閒事有不暇者矣如愚則於才技有不使者矣孔顏一生工夫所以完養收攝此寶藏也僕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過時雖知其無成然本是自家寶藏不得不有冀於萬一也是以痛爲掃抹閒事收斂精神之計則不得不簡於應接欲簡於應接不得不託於病不可支以謝客是以人知吾之病甚而不知吾之別有意也此意更不敢露於人以兄念我太厚憂我太深故特披露之兄萬無洩我秘密重增曉曉之口也安友爲求序得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爲文章有一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旣不長又不能竭精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徙業者不齊其裁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絕塵而已矣近來自觀舊稿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旣不當文亦未工赧然盡欲焚燒而後爲快緣頗爲人鈔錄無可奈何蓋以

吾今日文字伎倆須并卻三四年精力專專幹此一事自謂可望於古人闔域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以了此也旣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而信今傳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爲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序於兄僕旣而聞之愧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爲言語文字人也居常以刻文字爲無廉恥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屬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椀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尙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卽使以大

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莖草於鄧林芴芴之間哉至於求序於兄僕與兄何等朋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於人爲之媒哉以爲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慙汗吳下自古來文人正不少以爲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接札游之文統旣使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與人爭名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爲僕作序則亦宜道兄與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隳幾成而罷之意句句道卻實事庶使兄爲不誣而吾亦可以不愧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文稍進乃敢爲兄作序今且不欲羔袖於狐裘也刻板事旣已力止兄序遂亦寶藏之未敢示人也

與聶雙江司馬

吾丈講學之書僕於朋友間窺見一二而念菴兄多舉吾丈之說以相教僕獲聞之竊以爲幸乃今辱吾丈盡以相示是悉所以教

諸同志者而教僕也爲愛何如爲幸何如承教愛之殷鄙懷有不敢不盡於左右者僕素迂愚人耳然不敢不謂有志於學也自年近四十則心益苦蓋嘗參之閉門靜坐之中參之應接紛擾之中參來參去如是者且十年而茫乎未之有得也雖茫乎未之有得而隱約之間若或有一罅之見焉則亦不敢自昧也蓋嘗驗得此心天機活潑其寂與感自寂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只自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爲感也所以爲寂也天機卽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立命在人人只是立此天之所命者而已白沙先生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好處若欲求寂便不寂矣若有意於感非真感矣聖人固以寂感對言亦有以寂感分言者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關閉不行是寂也是天地萬物之心也則不消幫補一感字而感在其中矣又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感也是天地萬物之心

也則不消幫補一寂字而寂在其中矣易明言閉關不行而先儒以爲動而見天地之心是以爲寂異於感而幫補一感字也易明言感卽天地萬物之心而先儒以爲感卦六爻皆以有感而多凶是以爲感異於寂而幫補一寂字也是未知聖人對言寂感未始爲完語而各言寂感未始爲剩語也一陽成震何以謂之非動也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其潛萌焉所以爲寂也咸之六爻何以多凶也曰非感之爲害乃害於感焉而凶也故曰未感害也吾丈與念菴又謂心有定體而辨心無定體之說僕亦竊謂孔子嘗言心矣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真心也非安心之謂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鄉本無知欲知其鄉則強猜度矣無時卽此心之時無鄉卽此心之鄉無定體者卽此心之定體也有定體故曰寂不動則有定體也故謂之寂無定體故曰寂無時無鄉則無定體也故謂之寂動則有時有鄉有時有鄉則動也雖然僕於吾丈未嘗得面領秘密之旨也至於念菴所以懇切用工與其

懇切爲人憫時病俗之深意則知之矣知念菴之心則知吾丈之心矣今之學者種種欲障絕未擺脫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悉是欲根而往往託無寂無感無善無惡之說以逞其放逸無所忌憚之私所謂終身役役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亦可哀矣夫此心原無放逸則不必論主寂有放逸則不可不論主寂學者此心原不放逸者能有人哉譬如人元氣原無病則不必論服藥有病則不可不論服藥嘗有人問伊川無病何須服藥伊川云只爲開眼卽是病此語道盡學者膏肓處吾丈所舉程門靜坐與未發之前求中之說皆所謂頂門之針而膏肓之藥也雖至上古聖人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思道三年孔子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至於三月而不知味所以求之枯寂之中如是其堅苦然者蓋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能純是天機流行故不容不如此著力也然學者用卻有寂有感的工夫卻是於此中欲識得無寂無感的本心欲復得無寂無感的本心而非以此妨彼之謂

也譬如有人患積熱蘊結必假芩連諸冷藥以解其毒而復其元氣非以爲冷氣卽元氣亦非以爲冷氣異元氣而不服藥之謂也僕自覺欲障纏縛之深而放逸之久矣方欲入空山枯坐蒲團兀然作一活死人如是者十餘年庶幾識得本來面目然則僕方且竊執事之教以自淑而其言乃若與執事相悟然者蓋以爲不如是則不可以得間於長者而聞其教也

與姜編修廷善

世人始入仕途便思肥家吾友厲志清修非義不取禦人之盜乃不求彼而求此可見義盜之少也一笑一笑雖然囊已罄矣盜之所得止於如是而吾友之清修益彰吾友之盜不乃爲王參元之火矣乎更有一說清修者志也損益者數也以吾友之清修而尚不能逃乎招損之數使更似他人作肥家之計其招損當何如矣此君子所以安於義命而益厲乎其志也適自閩中歸聞吾友將行因疲於道路遂就荆溪山中棲息不及一別耿耿崇安建陽之

間誠是僊靈窟宅昔人蛻骨在在有之不特武夷一奇也吾儂居此中已有次第卽且移家遂往與世長辭陶潛所謂縱浪大化中會盡便須盡者此外更無所望矣京師相知故人偶尚有問我者只以此答之而已

與華郎中補菴

僕不能爲義而竊好人之爲義古者有無相通以成一體二記文中頗盡之嘗見世間富人惜財如惜血苟出其橐中朽腐棄餘尚足以活宗戚閭里無限垂絕之命乃睽睽相視不少動乎其心以爲生財之道宜如此益財生而心死焉久矣以此僕於執事義田及史君荒滄二事心竊慕之凡求余文者多莫之與而此二文者雖兩君不以余委而余固樂爲之役也況其見求之殷乎但筆力凡駑不能發揚盛事以風厲世人是可愧耳雖然聞方洲謂吾文勝錢公輔此或不敢虛讓執事眼中自當得之但裴晉公奉酬皇甫持正文價故事不知執事如何爲處耳生平未嘗敢受潤筆之



資聊書此發吾丈一笑

與陸五臺儀部

草堂在駕山寺把袂兩番劇論辨難往復殊豁心曲即使朋友相聚每若此何患乎道術之不明也五臺亦以爲然乎雖然千言萬語與默然處是同是別若謂之別語從何起默從何止若謂之同何不相與默然而千言萬語當其誼然時若一句不可少者畢竟是同是別五臺試更參之別後會大洲公更有談論否又恨不得時時相與證發也

與季彭山

僕不慧自少亦嘗有志於治經漢宋諸儒先以解經名家者亦頗涉其津焉至於當世諸先輩以治經名家者亦嘗承下風而問之蓋久之而不得其說則又將脫去聞見洗刷此心而獨求之於遺經又久之而竟未之得也偶遊會稽獲聞高論則爽然自失先生之於經關竅開解招擢腸胃若秦越人之隔垣而洞五藏也剖破

傳注專門之學辭鋒所向決古人所未決之疑而開今人所不敢開之口如荆卿慷慨擊筑睥睨於燕市之中而旁無一人也目論古事又如身揖讓乎虞周禮樂之間憑軾以觀晉楚齊秦鬪爭之域也而聽之者且不自知其忽焉躍然以喜忽焉瞿然以愕而卒果然以飽亦雄矣哉世未之有也雖然願先生益深所養使此心虛壹而盡自所獨然不必盡是也眾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卻意見以融真機則古聖賢之精將於是乎在而況其經乎然則六經之道其卒於先生有明也已僕敢以是少效愛助焉

答姪孫一麐

一麐問衛州吁弑其君完倉卒未能悉吾意當時篡弑之人必有自見己之爲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爲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卽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卽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君父秉彝之心是

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  
回心後手腳都輒便自動憚不得益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  
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覆如翻掌大易之  
所謂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針中其竅穴則麻  
痺之人卽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卻亂臣賊子痛癢處卽亂臣  
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然知痛癢者乃其血氣之固然知懼者  
乃其人心之固然也善醫者特與遇之春秋特與提醒之而已舊  
說據春秋所書而言懼吾亦據春秋所書而言懼此無異者但舊  
說以爲亂臣賊子懼於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爲而非  
真心且其所懼能及於好名之人而不及於勃然不顧名義之人  
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  
之所用而非所以語於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  
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爲害不小此其說起自漢  
儒宜不待智者而知其謬然千年無有覺其謬者亦無有致疑者

何也其悉更待面論善說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  
天子之事此數句真得聖人微旨其春秋天子之事一句儒者亦  
說不通久矣一謬可深思之面會言之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爲  
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弑君三十六條也

答徽州汪子問繼祖母之喪

遠道走使詢及繼祖母喪服深知謹禮之意然此在禮經甚分曉  
本非有疑似相聚訟也只爲不解承重兩字而惑於俗人相沿代  
父爲服之說是以其論紛舛而難通耳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  
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爲人  
後者三年解之者曰爲人後者受重於人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  
也禮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解之者曰爲祖後者受重於祖受  
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爲人後者以旁支後其大宗爲祖後者以  
嫡孫後其祖雖其本末疏戚不同而其所以必爲之三年者則皆  
以爲後之故爲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而已禮經固有爲曾

祖後云者為高祖後云者為曾祖後者謂若父與祖或以疾廢與  
 先曾祖而死者也為高祖後者謂若父與祖與曾祖或以疾廢與  
 先高祖而死者也為曾祖後則為曾祖斬為高祖後則為高祖斬  
 若以代父為說則是父之所齊期者吾代為之斬父之所齊五月  
 者吾代為之斬此其本末倒置甚矣又何以為代乎且為曾祖斬  
 則謂之代祖也可為高祖斬則謂之代曾祖也可代父之說又何  
 施乎此其鄙野舛駁絕不可準於經典然世者儒老生亦往往以  
 此為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經十七篇中無此說雖漢宋諸  
 儒生論禮者數千家亦絕無此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為祖  
 後者服斬不言為祖後者服祖之妻何服非略之也蓋發見於為  
 人後者章中矣曰為人後者為所後之妻若子以旁支後其族人  
 猶服其所後之妻若子況以嫡孫後其祖而不以若子之服服其  
 祖之妻者乎由此言之為其祖加服云者自為受重也非為父也  
 為其祖母加服云者自為祖也亦非為父也此祖母也禮曰繼母

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也為祖而服其繼祖母豈繫乎父之及見  
 與不及見乎為祖而服其繼祖母豈論其有出無出乎且謂之繼  
 則是不論其有出與無出而為之服者固非其所出矣繼母之服  
 不問其有出無出而隆殺之也何獨疑於繼祖母焉夫有出而加  
 服無出而降服此古所以制媵妾之等然非所以施之於嫡也禮  
 己之妻嫡子之妻不敢以無出降而況於祖母乎以吾友有好古  
 謹禮之意不敢不悉所聞更與知禮者計之禮後喪有前喪中其  
 服後喪但據後喪始日為斷不據前喪滿日為斷也假而前喪小  
 祥遇後喪則兩喪共服之四年并以白  
 辭宜與諸友為亡妻舉奠

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從族戚朋友各以親疏輕重自製之  
 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  
 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則有之矣在禮  
 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縞散絹於族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

戚朋友爲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爲之散麻散縞散絹是以主人而擅戚族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者其此類之謂乎且近世喪葬日奢日靡富貴人家一日至享數十家之奠自啓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小牲刳割狼藉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鬼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惟使生者靡費抑亦使死者不忍且夫放生以資冥福則儒者所不信殺生以重冥咎則理未必無是以痛爲亡妻謝此業債族戚朋友則旣相信者多矣而一麟自宜興來乃聞諸友復欲醵金爲奠且殺牲靡費於所有用所必受猶尙不可況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其謂之何如諸友以爲情有未盡但至日臨葬此亦足矣即使吾身後諸友亦只須如是行之但能相體不爲無情也

與人論祀鄉賢

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國家彰瘴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

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牢於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紇之名於鄭僑吳季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以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爲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員餽餼之計相共成之絕無足爲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生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旣作荅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與莫子良主事

日夕望吾子良之來得所寄書知會在閏月頗以爲慰富生遠來

愧無以教之此生曩時讀書爲文皆未嘗入苦心但隨其資性之所近爲之故其語意多淺弱而乏精鍊之思今稍稍示以關鍵所在然渠性亦敏終當有悟也至於爲人少年謹愿吾甚愛之亦時時示以立志必爲古人之說不知竟能相信否耶幸爲轉致意於令岳先生千里之託不敢負也古人不讀非聖之書以致精也僕之馳騫於博雜也久矣近稍知向裏自悟溺心滅質之爲病乃欲發憤而刊落之然亦自悔其歲月之晚矣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轉皆爲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爲說固已未矣況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況識其大者乎向見子良舟中所攜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

且束閣而不暇也以與子良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俟面晤時更有請也承嘉葛見惠客中適有一葛亦欲奉寄投李報李得無爲笑乎閏月準望一來勿爽勿爽

荅茅鹿門知縣

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劔閣金陵吳會之論僕猶有疑於吾兄之尙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髮相則謂劔閣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吳會之不如劔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間靈秀清淑瓌傑之氣固有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劔閣劔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亦不能盡而發之遐陋僻絕之鄉至於舉天下之形勝亦不能盡而卒歸之於造化者有之矣故曰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語山川者於秦中劔閣金陵吳會苟未嘗探奇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透迤曲折之詳則猶未有得於肉眼也而況於法眼道眼者乎願兄且試從金陵吳會一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好處無限難處耳雖然懼兄且以我吳人

而吳語也

與茅鹿門主事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掇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法師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脈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疎鹵然絕無煙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爲文

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卽如以詩爲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卻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綑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

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卻毛穎碎卻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

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為徒未艾也異日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

與洪方洲

令弟過此不能相值有負兄命罪罪書中所言舉業三十餘字法則平生無此活套蓋傳者誤也讀兄所寄如祭侯侍郎等諸文及諸詩皆雄深有力勝於舊作足徵多蓄之效至送鹿園文字雖傍理路終似蹈襲與自得處頗無交涉蓋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雖若不用別人一字一句只是別人字句差處只是別人的差是處只是別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則鑪錘在我金鐵盡鎔雖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如四書中引書引詩之類是也願兄且將理要文字權且放下以待完養神明將向來聞見一切掃抹胸中不畱一字以待自己真見露出則橫說豎說更無依傍亦更無走作也何如何如向曾作一書與鹿門論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說兄曾見之否鄙人無意於文數年矣既非才所素長又非性所素

好獨吾兄謬嘗以爲可然僕自知其不可也向來諸人所託不終所事如借債不還錢無所逃之然每一奮筆如策跛驢耕石田轉覺苦澀復爾罷去念債限久滿又無利息何時是了以是蹶然強作數篇雖稍有可意處只是庸淺以非精神所注也然不敢不以呈於吾兄與鹿門也然僕以非素所長之才而又當夜氣之惰兩君以才所素長又當朝氣之銳苟見吾文當相與一噓而後信吾自知之不妄也此後尚有文債二十餘篇若便了此則四十餘年業障一時頓銷昔禪師不受隔宿之約病夫此後更不受文字約矣旣不自耕又不讀書爲文又不教書又以病不能行慶弔應人事自奉侍老親及與家庭子弟談說閒話之外悄然更無一事若不喚作一閒道人便當作一疣贅廢物矣可爲快然倘天與樗年得至五六十外此時于本根稍有一二見處或當寫出數百字以記余之拙若自量一無所見則不敢更煩毛穎公也文章之柄實在兄輩勗之勗之承鈔道書倘得一二語開明此心卽兄之教但

其中多浪漫如緊要語絕少此後不必重煩吏人可且輟之至如邱長春語錄馬丹陽語錄人云別有刻本或于藏經中檢出則願兄爲留意也

又

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爲上乘文字揚子雲閃縮譎怪欲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畫壺小兒所吹泥壺俗謂之畫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試質之兄其有會焉否

與王遵巖參政

不會兄於武夷終是此生不了心事三年之間定當發興耳近來有一僻見以爲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然文莫如南豐則兄知之矣詩莫如康節則雖兄亦且



大笑此非迂頭巾論道之說蓋以爲詩思精妙語奇格高誠未見有如康節者知康節詩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猶是二影子之見康節以鍛鍊入平淡亦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子美而後爲工哉古今詩庶幾康節者獨寒山靜節二老翁耳亦未見如康節之工也兄如以此言爲癡迂則吾近來事事癡迂大率類此耳兄嘗謂非兄不能序吾之文非吾不能序兄之文誠然誠然仙道逼人筆墨久廢然於兄終當果此約勿以久近拘之也

與楊朋石祠祭

向獲奉光儀深知任道之器更欲退處寂寞以深所養尤見高志後世學問所以小成者皆由積之不厚而輕用之也此舉切爲執事願之所示諸文皆清新紆徐有作者之意宜更渾雄以畜之昌博以發之則古調可幾也僕迂陋非知文者文詞之技亦未敢爲君子稱述聊一道之耳曾文奉覽所索鄙人近作因適寄至洪方

洲所容取回寄上請教也

與萬思節主事

承示途中遇險及當局冷眼之說足知新功甚慰甚慰熱處冷得絕勝冷處冷得然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會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爲說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吾友閒居少過卻是不曾抖擻提醒精神吾固預憂吾友涉川之難今吾友自知之矣自此緊著功夫常常從危處操心常如與天吳河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關悉與照破卽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於困險中有至樂於安平中卻是有至憂然哉吾每欲與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絕學非曆數之謂也然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國初搜得一元統僅能於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注腳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爲曆祖吾向來病劇中於此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歎世無可語者近得來書乃知復有透曉如大

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縮遲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緣督氏革象書之類歟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祇知其數而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耶蓋昔者太史造曆旣已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遠近渾淪得一天體在胸膈中而欲傳之形器之間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算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益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曆旣已測候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之時也古曆大衍爲精一行和尚藏卻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圓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爲黃道黃道變爲白道者最爲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圓術頗在焉試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鐘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曆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

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眇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綴術乃是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教夫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卻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旣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圓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不知

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往而然不特曆也大洲其於吾言有合耶否也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通乎天地之曆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敬輩之所以爲蔽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教於大洲者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瑣及此毋乃以我不知務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曆家一二緊要語與大洲印證如步日纏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曆家知據此死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原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恁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著求卦之初參伍錯縱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爲九爲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又

來書謂趙大洲主測候吾主布算此說未之盡也布算未有不始

於測候測候未有不寄之布算而可以造曆者兩者相須如足與目但測候之法元史所載簡仰二儀今疇人子弟亦稍能用之而學士大夫亦有曉者及趙緣督革象書測經度測緯度之法尤更分曉吾是以略而不言且吾前書所引史記曆書中語太初曆旣已測定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自古造曆亦每病布算之難此一行守敬所以獨擅專長司馬公是星曆專家其史記曆書是說自家屋裏說話細讀其敘作太初曆始末其意可識也雖然使人皆輸班自可以目定方圓而不必規矩使人皆羲和自可隨時測候而不必布算以成曆故布算以成曆者令後可繼也此堯典中亦自了了其暘谷四段則測候也其閏月成歲數語則布算虛盈以造曆也但古文簡約不詳今渾天儀象自漢相傳以爲羲和之遺則測候之器尚在而布算之法獨不傳竊意其法若傳比之一行守敬當更簡易密緻蓋古人心學精微圍範天地與後世術家自別今所傳周髀經託之周公雖真贗不可知其亦有羲和布算之

遺乎而後世曉了者亦少矣

與顧箬溪中丞

奉違忽忽三年辱遣使致手教又復兩年而音問久疎於門下時抱耿耿伏惟明公山林高臥之日長而道義之樂益真聲利喧囂之境遠而塵俗之緣盡解邇來胸次可想而知但不知充閭之兆今更何如耳某閒居多暇亦時留意於數藝將向所聞之左右者時爲紬繹其於古人象數之精意雖或有齟齬難通處亦多有欣然意會處其意會處既恨不得卽與明公相印證其齟齬處又恨不得就明公而爲發蒙解縛也竊以六藝之學皆先王所以寓精神心術之妙非特以資實用而已傳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顧得其數而昧於其義則九九之技小道泥於致遠是曲藝之所以藝成而下也卽其數而窮其義則參伍錯綜之用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儒者之所以游於藝也游於藝則藝也者卽所謂德成而上也顧先王六藝之教旣寢而算書之傳於世往往出於曲

藝之士之所爲是以其數存而其義隱矣而藝士之著書者又往往以秘其機爲奇所謂立天元如一云爾積求之云爾者漫百省爲何語其意蓋惟恐緘滕之不密而金針之或洩也是以其數雖存而數之所以爲數者亦隱矣伏惟明公以當世者儒玩心神明之學而出其緒餘於藝數之間明公之於數蓋古所謂進乎技而入於道以神遇而不以器求者也且小子辱不勸之教久矣是以敢更有請焉謹具如別紙

二

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雖是爲性命真機發此兩語其實百氏技術理數諸家之學精微緊要處悉在此矣竊觀明公演出測圓海鏡書自非明公細心絕識洞極神明之奧則不能剖破此混沌也敬服敬服然鄙見竊以爲此書形下之數太詳而形上之義或略使觀之者尚不免有數可稽而義難知及示人以鴛鴦譜而不度與人以金針之疑僕意欲明公於緊要處

提掇一二作法源頭出來使後世爲數學者識其大者得其義識其小者得其數則此書尤更覺精采耳何如何如承以序文見屬僕於數學稍有一二窺測皆是明公指授此委豈敢以不文爲辭但因久病早衰近年稍從事於槁形灰心究意道家之說是以文墨之事久成廢閣雖然明公之託不論遲早終當有以相復也郭太史曆數冠絕古今然其作法孔竅亦只有兩事其步日躔源頭在截矢求弦一法僕旣作爲弧矢論以請於明公而明公亦旣演之爲書矣其步月離源頭則在容弧直濶一法今亦偶然會意而得之并書其說以請蓋三百餘年絕學洞然明白即使郭太史復生亦自無躲閃處可爲古今一快僕豈敢謂有神解惟明公指授之力爲多也幸更覽而教之

與卜益泉知縣

僕支離床席已成廢人久不能一奉晤言殊深耿耿近敝邑一刻字人云執事欲刻鄙言雖或傳言之妄然聞之殊不自安蓋執事

與善之過雖淺陋言語猶不欲遺之此在執事則爲盛心然本非立言之人而徒爲覆瓿之用此在鄙人則甚可愧且今世所謂文集者徧滿世間不爲少矣其實一字無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於不朽之圖而適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誚於觀者徒所謂木災而已僕每爲彼愧之而復自效尤之乎昔人論文章家惟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能得之此未易言也況僕平生本無立言以求不朽之意偶少年時隨一二友人強習世間綺語以才力滯鈍兼復懶病加以疎拙於身心而欲求工於筆札竟不能工而罷閒中偶觀舊稿一二篇支離不經之言滿紙而是盡欲焚燒爲快又自悔向來錯用心力而一無所成也若欲以此傳於人人則旣以自誤又復誤人且昔人云人短於自見僕自知猶然人又將謂之何執事苟以爲可而欲傳之自有累於執事之明苟不擇其可否而欲傳之是有傷於執事隱惡之義也承執事知愛敢布腹心萬望中止其事則執事之愛我更厚矣

答華補菴

鄙人不敢刻文心事具見於所與王南江書及與令壻安子介言之已詳執事諒我此心久矣而益泉大尹忽爲此迂濶之舉昨有書道心事於益泉如石沈水竟不見答鄙人罪謫之餘也傳曰身隱矣焉用文之罪謫之人自合閉門杜口豈宜以文章自名又豈宜大書刻木以標榜於世且所謂罪謫之人者其於當世尤最得罪於勢要有力之輩而益泉爲之刊刻文字是昭其與罪人比而與勢要有力之輩異其好惡也豈惟非僕之福其爲貽累益泉亦甚矣平生本不能爲文此心自知而一二相知偶以爲可虛聲所集眾謗遂歸誠以文者豪士之所競而名者造物之最忌譬如支離侏儒之人本無拳勇不能格鬪偶爾嬉戲捩首搖尾舞腕曳腳而里人不解事者見其槃旋之影從而悅之悅而獎之以爲有拳法而道之於人至使當世拳師打手疑其鬪已叢起而譁之不知彼固支離侏儒人耳且彼固自知支離侏儒人也何嘗自謂有拳

法其亦何心與人鬪勝負哉獎者逐影疑者附聲世俗可笑大率然也僕之得名與得謗何以異此雖其疇昔知厚之人猶或不免睽目相猜怒僕自度本無可致猜怒於其人者祇以不合簸弄筆舌及不合盜虛名之故耳邇來深自悔其少時篆刻之技經年束書閣筆絕口不敢道文字以自附於村野不識字人而後爲快如侏儒矯前日嬉戲惹事之過手腕亦不一出袖口自謂庶幾免矣柳子厚云豈可使呶呶者復入吾耳而益泉乃方爲之刊刻行世以豎拳法之赤幟而滋拳師打手之疑譁旣與僕私心相戾其於益泉亦何益焉僕之私心尤有所不可者平生所與交游書札率如戶外二屨密相規告之言今乃大書刻木以翹人之過而彰己之許直豈惟心所不安其何以醜然與友人相視乎雖友人素多善類不以受盡言爲諱然在僕則不可也內量之己外量之人量之人者此書盡之量之己者與南江書及前與益泉書備矣量己量人無一而可因知益泉之必相諒也

答蔡可泉

別久不勝懷念每於士大夫往來間得聞兄政聲善譽爲慰僕自正月冒病今尚在牀也二月三月之間瀕于死者三四已分與世長別今漸有生意然精神則益耗矣蓋外腎癱瘍痛楚不堪之故也來書所示刻文一節正以此事爲錫尹卜君所苦極費口舌近忽得遵嚴兄書又道及紀山刻文之說方輾轉無可奈何欲託洪方洲百方止之而來使適至是造物者亮我之衷而賜之便也知我莫如兄豈待多言固知此事之必廢罷矣僕不才豈敢以文字市聲名於世者哉山澤迂僻之性每閒靜中得一適意形骸之外則覺此身亦是贅疣而虛名果是羶氣不能早自晦匿使野人姓名尚有聞於世間以爲此身之累不及古之織簾篋箛之流使人不得知其姓名者每自笑前生業障之厚也其又敢以文字市聲名於世也哉即使欲以文字市聲名於世亦其文之最工者而後可自古文人雖其立腳淺淺然各自有一段精神不可磨滅開口

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語話是以能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於言語文字之間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謂之文人僕不能爲文而不能知文每觀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半生簸弄筆舌只是幾句老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說了幾遍有何新得可以闡理道而裨世教者哉此皆肝膈之論非苟爲謙讓以欺兄者愛我如兄如曹君雖欲使吾文不朽吾文其能不朽乎否也兄試觀世間糊牖櫺塞瓶甕塵灰朽腐滿牆壁間何處不是近時人文集有誰閒眼睛與之披閱若此者可謂之不朽否耶本無精光遂爾銷歇理固宜然設使其人早知分量將幾塊木板畱卻柴燒了豈不省事可笑可笑兄書中有發明性真開示來學之說僕又非其人也且所以發性真而示來學固絕不在言語文字間行已多缺而強飾之於言語文字此性真所以益鑿而先輩之所以誤後學而昧其目者也僕自三十時讀程氏書有云自古學文鮮有能至於道者心一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則已愕然有省

欲自割而未能年近四十覺身心之鹵莽而精力之日短則慨然自悔捐書燒筆于靜坐中求之稍稍見古人塗轍可循處庶幾補過桑榆不盡枉過此生居常每自笑不能做卻精力以求文之工然竊幸其文之不工而稍蓄餘力亦尚可以他爲也是以語及文字輒茫如隔世事或不得已應酬一二篇亦信意打抹真所謂老頭巾矣以少年欲求工於文而文猶未工況於今日意興若此則宜益淺陋無怪也不識曹君何取乎今曹君已去此事行止皆在兄手相知如兄而復不能信我此心必欲爲此業障以增牆壁間之一塵而後爲了事則與兄二十年之交便可告絕矣寫錄多訛誠如兄言嘗欲稍改差字畱一正本藏之於家又自以爲本無足關係於世訛不訛不論也且捐書燒筆亦已多年旣無正本又無新稿誠無可以應兄命者奈何至於遵嚴之文則必不可以僕爲比遵嚴以絕世之資又用力專而且深故其文雄渾雅與自北宋而後數百年間特然傑出以名其家所謂能不朽者也惟單刻此

集足爲文章家指南而一洗近世文妖之弊正不必以吾疎庸之文溷之也尊翁老先生表文原有今春之約平生不敢與人不信而況敢不信於吾兄乎但自正月到今圖死不暇是以未能執筆倘病體復得爲完人必于今年寄奉也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八

書  
與呂通判竹嶼書

執事佐郡六年清苦直方之節眾共知之而山人之知之也獨深  
執事亦謂山人臭味之相同也日夕所以拳拳於山人者亦深且  
厚今執事行有日矣山人非仁人也不能贈執事以言山人貧也  
不能贈執事以財而縿縿之情不能自己聊具鹿靴一雙奉將別  
意靴者履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伏望執事率其素履  
獨行所願不以夷險二其心不以終始渝其度用於世則爲羔羊  
素絲之風不用於世則勵蔬食飲水之志履道坦坦爲天地間一  
完人此其所得較之壞名毀節以苟一時之富貴者雖在卿相知  
執事必不以彼易此矣山人敢以致愛助之意

與安子介書

謹具布被一端奉爲令愛送嫁之需布被誠至質且陋矣然以之

而廁於刺繡結繪綾綺緙金綴翠玄朱錯陳之閒則如葦簫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鐘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筵邀客珠履貂冠狐裘豹褰聯翩雜座既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被褐老人逍遙曳杖其閒乃更足以妝點風景而不失其爲質且陋也且夫桓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閨行而出乎習俗之外者豈足多讓古人哉素辱知愛敢以家之所常用者爲獻而侑之以辭不然亦願兄受之而以畀之媵僕之用可也

與白伯倫主事

曩與先公獲承聯佩之交遂蒙解帶之惠顧向也忝趨朝於弱冠人已訝其垂帶悸兮今也甘邱壑於衰年吾誠自知不稱其帶對塵匣而歎仰思故人不衣冠而處俯慙身世若以自珍則祇爲韞匱而藏若以相奉則可謂不失舊物且吾子春卿濟美已是世官而君家通天滿篋豈無遺帶雖然受之於白氏之春卿而還之於白氏之春卿則是良弓之楚失而楚得也以此旣贈人之帶而儷

彼所傳家之帶則是靈劍之雙離而雙合也况吾與子以通家之久契辱道誼之新知則是帶也非特表屢世往還之情亦以著古人韋絃之義竊願吾子視所不下雨如見乎父師束以立朝一矢心於忠孝

與萬思節僉事

萬子思節官江西而余適與之偕至廣信贈小甗瓶四枚爲別萬子職當外巡饒信饒公私甗器所出外巡蒞焉而余乃以此爲贈可謂擔水河頭賣矣雖然古有宰端溪不持一硯者吾將贈硯於端溪宰可也萬子益亦其人哉若蒞饒則有甗器蒞湖則有丹砂雌黃蒞廣則有名香珍藥此士大夫以爲家常茶飯官箴之所不責而勵志之士之所慎也豈惟官箴之所不責世之高明特達者聞此等言語亦以爲瑣屑而迂闊矣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要自至麤至微者而充之萬子素不吾迂也故吾言云耳

與董后峰主事

曩時橫山忍死之託賴吾執事周旋其間僕用是激於公義不敢違命鄙人獲締姻好我執事實然是執事之能惠顧於王氏也今王氏孱然一綫之緒有甚於橫山忍死之時而令姨殷勤之情豈異於橫山忍死之託也僕不自揣竊敢以僕之所自爲者望之執事以執事高誼豈以曩時所以教僕者今日肯以身自讓之乎執事若不忘先大夫人姊妹之好照臨王氏而許之一言是執事之能曲庇王氏也而僕之所不能終事於王氏者其亦可以無憾矣惟執事亮之

與洪方洲主事

申卿過常時吾不及與會偶游蘇州見其以就醫在焉此友病勢已亟多是鬼伯促人矣僕每見吾兄言申卿爲臬郡第一等勵行有廉恥之士令人對之愴然傷懷有人百其身之感且其囊篋將空問之止有銀五兩彼云歸資尚不足謝醫買藥一無所處僕探

囊中得銀五錢送之且勸之往鎮江就醫與方洲相聞彼云歸心急不能北矣余曰南路有鄉里士夫乎彼云素寡交游余曰劉松江非君鄉里乎彼曰亦同年也余曰往依焉何如彼殊有難色曰素亦不甚相知余諭之曰此時尚守區區之孤介乎留得身子在宇宙閒尚有許多好事可爲寧守區區之孤介乎慰諭再三始以余言爲然時門生蔡舉人同在坐僕與蔡生私語曰申卿極顛沛中亦不肯妄干人可見其平生也余是時作一書託富副使轉通之劉松江又不知劉君義氣何如耳特此遣人告吾兄兄可割俸銀一二兩并謀之同鄉士夫在南都有義氣者或得銀五六兩急遣衙門一的當人齎至松江與申卿若救得此人一命使彼得以餘生更努力做好人是宇宙閒公共事倘遂不幸亦可使客途免於溝壑而已或南都無可處則兄更作一書并託之劉松江彼亦無難處者此事須速不然則挽西江以救涸轍也

與雷古和提學

執事仗節秉義當世之至不可干以私者也僕平生頗知守區區之孤介未嘗敢干人以私者也以平生不敢干人以私之人而輒干之於必不可干以私之上官而又未嘗有一面之識也雖愚者亦知其足以觸罪而無所得矣而僕乃不揣冒爲之則其情亦可察矣故河南提學陳后岡東者鄙人死之交也念其生死之交而欲爲之庇其後此鄙人之私也陳君自束髮卽知苦學砥節其爲翰林不肯諂屈於權貴人遂爲奸讒所中而權貴人斥之外藩繼以天歿今其棺槨浮寄客土歷十餘年而不能葬以四十餘歲之病妻撫十六七歲之弱子兩口一家僮僕無倚伶仃牢落行道所悲陳君厯官十四五年未嘗有百金之產止靠死後數百兩賻金僕不得已爲之經營而歲還之息妻子生計如是而已且夫憫其以砥節遭蹇而欲爲之庇其後此亦觀風者之責而天下之公也今其子漸能讀父書或廁之學校之中則庶可以不墜先人之業以僕愚昧豈不知奔競進學浙中風俗之大蠹而執事之所最

禁哉以爲好修砥節陳君旣是善類而士大夫妻子流落又未有如陳君者倘執事能處其子於常格之外祇足以爲志士畸人之勸而不足以爲請屬貪競之援例也此僕所以不敢干之他人而必干之執事以爲執事能直道於炙手炎炎之輩必能垂憐於清寒牢落之家能必不爲世俗人之所爲必能爲世俗之所不爲也知我罪我惟執事教之

答徐存齋相公

得來書三復感歎深知兄之苦心然不待兄書亦深知兄之苦心也河上公之言曰圖難者於易爲大者於細故勢有所不可必行則有極有隨歸於委曲從宜以成天下之務事有所不可不豫則或迂其身歸於彌縫微密以濟天下之幾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而不見其功此非古之所謂誠與才合者不能而後世喜功之士與務爲名高之人皆不足以及此也平生固嘗以誠與才合屬之兄矣願以不計利鈍鞠躬盡力之義苦心其間此同志之望也僕今

年自種數畝薄田始識稼穡滋味至於少日雄心不覺漸自灰冷或記及往事則已忽忽如夢中今讀兄書亦如聞人說夢中事今復饒舌奉答亦如夢中又自說夢也幸笑而置之漁石公豁達開朗一見而知其非今人遂不覺開口論世事然亦甚自笑宿昔老婆心有未盡拋卻處也別兄後多病廢學惟有閉關謝客一事只欲走還舊路此駕遂不可迴亦自念不免負兄拳拳相教之意奈何稽生所云性有所不可強也呂與叔大臨謝顯道良佐程門之選也呂有玉溪文集或版在陝中謝有上蔡文集或版在河南煩兄一爲求之即使今世無版兄求之多藏書家亦或可得能以相寄爲山中讀書之助亦大惠也

二  
吾丈負天下之望久矣僕誠迂愚無識亦竊嘗以誠與才合屬之吾丈者今居相位將爲國家起百年太平之業蓋非吾丈之誠與才不克有濟非得盡吾丈之誠與才亦不克有濟也山澤病夫願

少須臾焉以觀盛績吾丈其將使民無失望哉使吾無失望哉一士人自北來多道吾丈拳拳垂念鄙人雖然吾丈知吾之昔而不知吾之今非昔人矣擣散鬻茸百念盡冷已作一方外人矣追思曩與吾丈及浚谷相聚謬負意氣欲攘臂於經時之略真如說夢可發一笑更有可自笑者閉門縮首幽其影響以避咎而卒不免於每速眾口之咎槁形灰心毀棄廉隅以逃名而卒不免於每冒不情之名乃知大易發無咎無譽一爻所以教戒山林之士意至深遠初看若甚易然仔細求之非混化形迹同而能異異而能同處世人之間不特不使人見有一毫可憎嫉處亦不使人見有一毫可稱述處則誠不足以及此耳東南海寇出沒於國家雖爲疥癬而百姓則不堪荼毒非特蘇松爲然儼郡亦凜凜於鄰之震矣傳聞賊酋復有造船大舉之說不知何以爲善後計也曩者變起倉卒蔡操江以身任之雖無成功亦儘支撐効非其罪有足惜者草草及之諸惟台照

自乙未歲奉別於京師十數年閒吾執事設施磊落聲望益崇蓋嘗深謀極慮爲天子建南平交夷之績而又起而膺北伐獫狁之任是天子以方叔召虎屬公而公能以方叔召虎自任也三晉連被殘破北虜之患一二百年所未有益有非常之患而後求非常之材有非常之材而後立非常之功公固其人也豈特一時掃蕩廓清將來數百年長城保障之計實於公賴之矣僕竊聞之古者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枹鼓則忘其身是闔外效忠之道則然軍功爵賞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是廟堂委任之道則然不然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廟堂機會變於斯須而制勝於九重此自古豪傑之士所以每患於掣肘而功之難成也今闔外效忠之道在公能自信之而天下亦以此信公矣不識廟堂之所以委任其亦必有以異乎前時所謂總制者否也聞前總制在邊以請糧一事不合於某閣老遂不久而去若爾則其所以專行者亦無幾矣

夫自古未有不得非常之人而能立非常之功亦未有不託之以不御之權而能用非常之人者也雖然託之以不御之權而或不立非常之功則其責固有在矣公務盡其爲之在我者而已矣前時爲總制者其委任旣然至其自爲又大率顧忌利害畏縮首尾慌惕譏讒日夜以保功名富貴爲事不肯以身蹈天下之難而爲苟利社稷生死以之之計是以逡巡歲月至於喪其成功而往往被罪以去蓋其所以喪功者生於保功之計太重而其所以被罪者生於畏罪之意太深公豪傑也轟轟烈烈做卻一場可則進不可則退奚顧慮之有哉僕又聞督府之任不在於自用而在於用人且夫西北邊固多沈謀鷙悍之士矣公廣詢而博咨之使文武長材盡在幕下至於負瑕故將守墩老卒苟有一長亦得自效期於羣策畢舉此開府第一義也何如何如宣大與三關地圖敢求見寄爲惠往時邊關圖本大率只是丹青一幅而已試之實用直如畫餅近見劉松石公陝西諸鎮圖稍爲精密古之籌邊者虜

之所從入與吾之所以制虜皆可以按圖而坐籌之是以守固而戰克人皆言虜人來去如風雨此亦未必盡然且虜人非萬騎不能大舉騎不可一日無水草沙磧少水而水草可飲食萬騎者尤爲難得虜人擁騎南下須是覘得水草便利處然後可入其無水草處虜人亦不能以饑渴馬致千里也是以邊城雖綿亘千萬里虜人雖是風雨來去而其所從入大約可以先定其小小隘口零騎可入處雖不可數而其大舉之路大約不過數條而已禦虜者常患備多而力分苟圖畫分明可以必虜之所入與所不入知虜所入與所不入則備可以不多而力可以不分列屯築堡駕梁按伏省卻大半氣力矣公在廣西時僕嘗索藤峽圖於公後聞屠漸山言公嘗寄我藤峽圖矣竟不及領教不知當時寄之誰也近日所徵材官射士遠及南國此於名則美矣但東南柔脆且素未見虜恐費衣糧無益實事不若以其費募土人之豪勇者則一人遠戍之費可得土丁兩三人土丁能入險阻識虜情得一人可當戍

兵兩三人韓退之與柳中丞書曰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此實語也山澤鄙人經年臥病百念灰盡承公舊愛不覺放言至此惶恐恐俟公破虜功成當以向時雕蟲末技作爲饒歌鼓吹曲以繼采芑江漢之餘響以彰我明天子任賢使能之效公其許我乎

二

讀來教并所寄邊圖忽如置身於塞垣鼓鼙之間而聽鳴劍抵掌之雄談也甚慰甚慰曩過恃知愛僭有陳述然以章句腐儒而敢與知金革之事以東南鄙人而敢與知西北之備此如支離疏攘臂於壯士之間竊可自笑而吾丈乃不以爲迂曲賜教答推是心也則安有不能集眾思廣忠益而屈羣策者乎伏惟吾丈之氣旣足以鞭撻四夷而深計遠慮又眞足以繫單于之頸雖推轂不御之權與魏弱翁所以主張營平侯故事今未可以盡望於廟堂但在吾丈則願一切不計成敗利鈍只論爲之在我者當如是耳蓋古之成大事者多出跡跡不羈之才而樸樸謹細多不可與度外

之功是以豪傑之說往往亦出於此若至於活變宛轉則是失卻自己面目且自古未有務爲自容之計而可以成度外之功也營平建屯田之策璽書切責者再三彼終不易其說而迄以成功况肯活變宛轉乎來教云擺邊爲自困之道須是以攻爲守誠然誠然今秋虜人不敢南牧知籌邊之力也自此益爲不可勝之備以待可勝之虜如晁生所謂一大治則終身創矣必勝之旅必攻之謀非吾丈將誰諉哉雲中久蓄癰疽今復有宗室構虜之變卽此事勢誠可寒心其破敗擒獲雖出幕下效力亦會有天幸也善後之道如何如何以吾丈斡旋宇宙手段須能爲彼中人轉換得一番心腹腎腸消其亂源而誘之忠義此非智力駕馭之所能及亦非苟安無事而幸其今時平定以塞責者之可與也機括所在吾丈籌之熟矣山野鄙人每以爲北虜不足慮而國家可慮者乃在於此浚谷論邊事時不知曾及此否

答曾石塘總制

使節蒞東土兩辱惠書至山中深感道誼之愛山人於世故無所知然竊觀近事內則闡中之變外則北虜之患推之天下事其可隱憂者多矣側聞去年北虜入上黨齊魯之民奔走逃匿賴吾兄百方鎮定始安堵如故吾兄弭亂之略始試於遼左而綏輯之效再見於山東者若此使繼此而進以秉鈞持軸則夫不動聲色而坐銷天下之隱憂就使或及可憂而能圖善其後以不至於甚壞者非兄輩之望而誰望乎夫有實志而後有實學有實學而後有實事後世道術不明故其所謂事業者多就其才力知慧之所及而不能盡純乎天理之正多出於一身功名之計而不本於忠誠愛國不能自己之情是以雖其所立甚偉而與三代以上作用夔隔絕矣兄之有志於道也久矣願益求之性情之間以培乎其根時觀古聖賢之所以本乎身而措之事業者以自鏡焉盛德大業豈遠乎哉素辱知愛敢以是致愛助之意弟自還山以來懶病相成惟幸此心不敢自昧而新得殊未之能也有便更望時教督之



不奉光儀八年於茲朔雲邊月時爲馳望自來總帥往往以戰事  
委之麾下而自以擁兵閉城坐談爲得計是以動多敗衄獨吾丈  
擐甲仗鉞身自督戰出入塞垣戎馬閒蹀血斬馘使□□□□百  
年來至是始識大帥風采而介冑之士於是亦不敢謂文儒怯於  
冒矢石遠道聞之猶能使懦夫抵掌生氣而况在指麾之間乎旌  
旗鼓角改聽易觀固可知也射手胡宣回承惠手書及疏稿邊圖  
披圖誦書疏則朔方形勢既歷歷在目而雄略勝算又得竊聞一  
二極以爲慰承諭河套之役自古舉大事者其初每若落落難合  
及其成功往往如取諸寄自吾丈始爲復套之議士大夫多以爲  
時勢之非便蓋不惟北虜未遁之前爲尤難而山澤鄙人之見亦  
不能無慮於此雖然至金城而上方略營平要非苟然指山川而  
畫兵形陳湯固有奇策非常之事固常人之所疑也惟吾丈內料  
國家財力之盈縮兵馬之虛實外料虜人部落之離合敵勢之瑕

堅不徒爲犁庭掃穴一時快意之功而必爲以全取勝百年善後  
之計使戎馬旣不敢渡河而中國財力亦不因之困憊旣弭近患  
又無遠憂則社稷之福也適臥病草草伏惟垂亮  
寄趙浚谷

別兄十餘年何能一時忘兄近舍親萬禮部寄兄書知兄慷慨許  
國之志自顧榆枋之棲不能爲南溟之翼少助一毫風力耳一笑  
一笑聞兄僉憲山東以操練民兵爲事青齊勁卒教之以有勇知  
方以備一切不虞之變自是兄所素長不待贅也古云視卒如愛  
子可與同死生此輩須寬處銀糧豐其犒給或別異其軍中之豪  
傑機警者而優待之不然則不能結其心不能結其心則威不可  
必行而緩急亦不可得力但不知供軍之需可能殼得吾兄使用  
否雖然世閒可虞者不獨在北虜而世閒急務不獨在兵事而已  
然此非兄職守之所及而亦非山人之所敢知也但耿耿之憂則  
彼此同之耳弟三年爲木腎所苦今偶潰膿幾至殞生然向來所

苦亦漸減盡顛趾出否猶爲幸也承兄分俸之惠遠及家君多謝  
多謝弟以家君老年不能遠出不然則當訪兄於山東且得一觀  
軍容矣老嫂亦棄世可歎可歎趙道長過此尚在伏枕草草不盡  
念菴兄家居後甚有進益此兄自是腳踏實地一毫不肯放過的  
人眼前人物少見其比者弟亦稍稍尋得一安身立命處山林終  
老當不盡虛卻此生耳趙道長相知最深兄欲知我別後蹤跡問  
之此兄如面相對也 適作此書欲寄而莫提學所寄兄書適至  
乃知養兵之財甚不足緩急何以使人奈何

舍姪歸道兄起居卽如見兄一番殊慰殊慰兄履危而獲安處疑  
而獲信蓋天爲社稷也僕多病早衰年乘五十齒牙半已搖落每  
誦陶潛世短意恆多斯人樂久生之語輒爲一笑四十歲時此心  
已成灰冷及北虜入京師激於臣子大義不覺熱中一番數年來  
此心又漸銷歇蓋不待世人棄我亦自知分量之所定矣康濟事

業有兄等在僕之不能從兄游者其亦數也兄爲張德遠有餘力  
異日僕亦可以無媿蘇雲卿也乎前年病幾危時耿耿此心獨以  
不得見兄與念菴爲憾去年必欲到江西乃了會念菴心事獨未  
得見兄耳見兄之心無時忘之此非特朋游之私自以此身雖不  
與世事亦欲對兄一寫江湖之憂且欲劇談草野迂疏之見或可  
爲兄濟時少助而已但僕旣爲老親羈絆而念菴出門亦頗滯滯  
若今歲不果訪兄則須待三年五十歲之外作一游方道人見兄  
耳舍姪言兄氣象和平藹然可掬知兄進德非復昔時露英氣矣  
僕嘗迂論古稱伊呂伊尹將則將相則相渾然無跡可言至若老  
呂以鷹揚稱以發揚蹈厲稱未免露出將才氣象此老呂不及老  
伊處也何如何如僕近來參同一路儘有入門俟兄功成身退時  
相聚深山中一談未晚也舍姪曾傳兄兩竅踵息之說僕亦已知  
之此非口論不能悉

與河南李中丞石疊

濠上一晤竊自附於海內相知之後自淮陰奉別忽忽十餘年非惟蹤跡曠不復接而音問亦遂疏濶每一念之令人耿耿卽今時事多艱太原歲歲被虜鳴鏑及於上黨太行以外則撫相懷衛盡當其衝卽使虜騎必不能越太行而兵糧策應犄角相援河南是第一步吾兄以素望起而任磁鎮之計若太原再警勢須鼓行而前不得閉境自守而已也蓄力固境急鄰輯民靖寇諸凡勝算必有在矣不識山人亦可與聞其一二乎僕也樗散本非適用之器且多病蚤衰自屏居以來齒髮漸變非惟不敢復有當世之志至於詩詞末藝吾兄向以爲可教者亦經年不復能措一字真成一支離人矣每獨行樹下誦康節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之語不覺自笑也因梁丞還家之便草率奉起居

與萬兩溪吏部

千里逸足混之阜樾羣伍中雖不待馳騁康莊而精神溢出夙然自別俗眼猶能識之不特孫陽九方也僕甚無似每竊有感於才

難之歎而時物色之學士大夫閒類多樸樾拘譎牽陋守常之習而少廓落跡地可屬重事之氣漢人所謂羽檄輻輳軍書狎至事更有上於此承當幾何人今海寇之警未爲大變而用兵數年人才大略見矣僕向游南都獲見兩溪於諸士大夫中所謂精神溢出發然自別竊自喜俗眼頗能識之而得慰素所欲物色者退而質於大洲大洲云然是以雖相見之日淺而相慕之情深相與之言有盡而相期之意無窮也久欲作一書道此意以爲屏廢之人雖遇相知亦宜閉口乃辱來書先施令人深慰深愧僕少不自知鴛鈍亦不知世閒行路之難而妄有四方之志自四十以前雖屢經廢錮至於爲國爲民一念每飯未之敢忘當世之務一切不敢廢習逮年近五十衰病逼人精氣耗盡料此殘軀理無久生且更事漸深自知迂褊疏僻之性必不可諧於世所謂五十而始知四十九年非也於是遂欲逃之方外以畢餘齒向來習業一切捐盡向來念頭一切掃盡居常兀坐奄奄如墟墓中人每聞人語及世

事輒塞耳卻走以避咎而已又擊壤老人所謂當年志氣欲橫秋  
今日看來甚可羞也形既槁矣心亦灰矣前時偶見執事逸氣及  
與執事談見執事懇懇悻悻憂時感事之意令人壯心頓覺戚戚  
相與援弓握槊聊爲歡笑如磊砢老骨久甘伏櫪鞭之不動一旦  
偶經駿馬之櫪見其鬚鬣蹀躞騰驤汗血自顧雖足躡而不禁心  
癢亦蹴蹄鼓噉仰首一鳴以洩其氣及退歸本櫪頽然如故向來  
激發惛惛都忘之矣相馬者以爲肉與骨與神三相稱也不得其  
肉當得其骨不得其骨當得其神若滅若沒言有神也若僕者縱  
使骨未朽盡而神已銷鑠盡矣此豈可復有所馳驅於世哉執事  
尚有虞於僕也故敢一盡其愚蓋駿馬亦偶見老馬之一鳴以爲  
猶可相與並馳而不知其本櫪頽然鞭不能動之狀也若果欲異  
日相與馳驅必并誤駿馬事矣故不敢不盡其愚也今世事多故  
摧駟駘駟有甚於上太行之阪其須千里逸足甚急而執事之才  
又已爲世所知千金上價誰能先之僕倘未卽老死行將見執事

任重致遠過都歷塊以耀當世僕且嘖嘖心口相語以爲向來所  
期之不謬亦足快矣亦足快矣更願執事於此閒時深其養進其  
學益廣大受之地如千里逸足雖自天生而飭其銜勒節其和鑾  
閑其輿衛日慎日習所以自試畜力畜德所以成驥也願執事益  
加意焉異日執事徙官道經毘陵當相邀過山中靜坐一兩日迂  
鄙之見更有所欲請教者譬如老馬雖已不能與駿馬並馳而道  
路險易山川迂迴曲折嘗所諳習與夫雖無德無力而畜德畜力  
之方嘗稍有聞者尚當一二爲執事言之未必不可爲過都歷塊  
之小助也令姪廷言足稱名駒何萬氏之多才也居喪言不文禮  
也念執事相知故縷覲言之愧悚愧悚

與趙甬江司空

承欲爲鄙人修葺先墓且感且愧有深不自安者不敢不徑情達  
於左右也先墓之葬久矣苟有崩齧圯毀在所必葺子孫非有貧  
乏不能自存也乃不能自葺而至重煩上官葺之其爲忘本而不

孝甚矣子孫非甚貧乏而不爲先人葺墓則是先墓可不必葺也  
可不必葺而至重煩上官葺之其爲瀆尊而妄費亦甚矣夫葬者  
藏也期於人之不見而已上古不封不樹非以爲薄也其用意深  
且遠矣中古封之樹之已寢失此意矣今先人之墓問其封則旣  
穹如矣問其樹則旣拱如矣若欲過爲之制繚以石垣崇以巨屋  
儼然象生人之居明於始終之義者猶以爲踰禮示侈而莫之爲  
也漢劉更生氏言之詳矣彼特爲王侯言之也况匹夫乎然則子  
孫自爲之猶病其踰禮而示侈乃以重煩上官其謂之何且公之  
勞苦兵閒傾公庫竭私財以激賞戰士常苦不給蓋一壺醪足以  
廣恩則一敝袴足以爲惜也今爲先人葺墓其費豈特一壺醪一  
敝袴哉乃至使公輟賞戰士之財爲故人葺私墓在公謂之過厚  
可也鄙人乃以先人私墓之故至饜饕公之所以賞戰士之財其  
又謂之何然則有費於公而有益於僕猶不可爲也今有費於公  
而顧以彰僕不孝妄費示侈之三罪亦安用之然而公之爲此則

有說矣不過以鄙人辱交於公之故必欲捐金以厚之然畀之以  
金則鄙人素不敢受惟以葺先墓爲說則鄙人義不可辭而已此  
公之用意至厚也夫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曰或與人以千金而  
人未必感或與人以一飯而人終身德之此知心與不知心之說  
也公之於僕宜相知也久矣豈待於物外爲厚薄者哉向已託龍  
溪懇切轉辭尚恐公之不信我也故復喋喋萬望卽賜停罷庶使  
僕異日尚可以奉教耳不然是公非以厚之乃絕之也徑情干瀆  
不勝悚仄

與尚仰山巡按

某山澤鄙人雖未獲奉教於左右然於明公清德雅望未嘗不心  
知敬慕至於明公所以拳拳相愛之情亦未嘗不心知感激也兩  
辱手教更荷不遺某迂疏非濟用之才褊狹非適時之器向來從  
仕數遭廢黜罪皆自取况今縲絰纒終哀魂未返兼之年過五十  
老醜盡見寒灰槁木久甘不齒於人羣束帶整冠豈宜再塵於仕

路辱公高誼檄下郡縣過爲推轂且感且愧向領部檄亦知鄙人  
衰病程期頗寬俟來年看病體何如當議行止耳若使赴官敝鄉  
去南都三舍而近道途之費不過數錢之銀則不敢煩驛人矣况  
敢借此鑒明公重賜益增愧感謹此謝辭固知有道君子必能心  
亮也面奉有日不盡欲言

二

處漆園材與不材之閒久甘散地辱古靈薦而又薦之草多愧虛  
名雖明公匪私於其人顧迂朽亦安能爲役過承推轂不敢俟車  
謹於望後赴職尚圖面請不旣  
與趙尋齋巡撫

古之義士有一言相信而千金不辭者矣公古人也亦以古人待  
僕者也百金之賜辭之豈足爲廉而受之豈足爲濫所以屢承命  
而不敢當者豈其與古異義哉鄙人固陋自中進士三十年不曾  
敢受常州府庫一分銀子今老且待盡矣不欲又破此戒此心事

也故敢直言於公不然公未必不以僕爲自疏也僕與公以心相  
信久矣不在今日也又不在此物之受與辭也若公欲致相愛之  
意則一紉一絹遠以相寄僕當裁以爲衣常如見公可也冒瀆悚  
仄悚仄亦知公之必能見亮也餘情容前途更具  
答金前淙郡守

竊惟交際之閒有於義雖無不可而於心有不安然心之所安  
不安卽義之所不可也胙之賜與受於義宜無不可者然而  
心之所不安則亦不敢不達於左右也春閒承明公過厚賜以鹿  
猪羊三首於時謂偶一見賜不爲常格遂不敢固辭今復蒙賜如  
前僕旣遠出不能面拜辭於使者老父之心亦甚不安於此而不  
可以代僕爲辭是以又復如春祭之受之也夫胙者昔人所謂飲  
福受胙者也明公神人之主也明公之盡力於神人者至矣牲體  
貴首牲貴鹿壇廟之祭奉牲首以獻於祭主是神之所福也祭主  
熟而饗之以妥嘉福神人之心安焉顧僕何人乃僭食此非惟人

病其饗餐而神亦且譴之自往時得與科第郡邑諸公以常例賜  
胙僕每赧然對之以爲身非陪祭何功何德可消受此然常例賜  
胙者不過三數斤猪羊肉耳僕之心猶不安焉然而不敢辭者以  
爲與眾同之而於義又無甚不可不欲苟違眾以甚矯激之議也  
賜同於眾者既不可辭矣賜異於眾者復偃然而受之此何說乎  
以此特布鄙懷於左右此後復以常例見賜所謂三數斤猪羊肉  
者則必不敢辭當每歲兩饗飽焉以至沒齒其深戴諸公之惠若  
常例之外更加毫末必不敢當冀安此心而謝神譴云耳

二

世有兩說清修之士好言貧無厭之徒好言貧僕兩不然上無清  
修之行而下不敢爲無厭之徒是以曩時有田僅百畝口中未常  
言貧今則每對人輒曰家有薄田數且盈千田舍翁得此深過望  
矣至見之於詩曰薄田可飽敢稱貧今刻之小集人人見之可考  
也一笑一笑乃承明府憐僕之貧爲之捐俸於齋憑之人夫齋憑

之人宜與之多寡僕自有說非敢吝財若使有千畝之田而不能  
捐數兩之銀以償一齋憑之人至以累明府則其人平生之慳吝  
饗餐無行大率可知矣謹此如數奉償千萬見亮明府固知不肯  
獨爲君子也

與曹子泰評事

聞軍門諸公欲相薦紛紛有金革無避之說聞之令人驚慚無地  
若無此事而先言之則爲躁妄若有此事而後言則又無及故不  
得不以託之子泰也僕固陋之人所以自立於世者守區區之禮  
義而已如老嫠守節蓋亦幾十年苦心若一旦忘哀冒利恬不知  
恥則所謂舉其平生而盡棄之生不如死也若既有成命而吝起  
前卻不肯卽赴則罪且不測是諸公之愛之者乃深禍之也若無  
此疏則已若軍門諸公或撫按或操江但有一疏到京言及鄙人  
姓名煩卽持此字到少湖處一陳愚鄙委曲少湖公在今時最號  
爲維持風教保全人才者雖一介之士苟可以全其名檢而遂其

素履亦必留意况僕素以頗識廉恥受知最深者乎金革無避之說蓋指當時如魯伯禽有社稷重寄者言之此只可爲大臣任兵事者之例非可爲小臣無關輕重者例也只可爲見在金革不當因喪而廢事之例不可爲見在閒散之人乃卻去喪而任事之例也有可有必不可此辨禮家之所死守也見在金革不以廢喪猶爲甚不得已見在閒散去喪從事更何說乎若有此舉相及從之則死有不能不從則罪或不測煩吾友委曲轉言必使得免於此只當救一性命也情切詞迫勿以爲怪異曰服滿之後國家但有驅使臣子之義自不當辭

與董後峰憲副

野人一入仕途百般悔吝禪家所謂糊孫入布袋真可一笑也塞上風塵寒侵病骨遠憶姊夫坐享園池之樂何如何如不久亦當圖解韁脫鎖之計蓋樓築室栽花種樹布滿園中雖不能與東鄰爭勝亦與公各適其適而時相過從也興言及此已覺神馳行至

居庸小价回草草附此不盡  
與李兵備

曩承問及民兵一節僕之原題雖以徵兵解銀而部之覆題則主於照舊徵兵僕別後一路思之解銀兩雖便於薊鎮而徵兵實便於山東蓋山東兵額素定此輩衣食於官久矣一旦欲徵銀以解邊旣於人情不便尤恐緩急無濟且使薊鎮有銀而無兵山東出銀而缺兵則兩鎮亦皆不宜不若只照舊規遇有聲息徵兵入衛之爲便也且部堂江翁司官張君皆山東人也彼必斟酌地方利害故其爲說如此不得以僕之說而廢彼之說也惟高明更參以人情土俗之所宜而熟計之至於腹裏減存民壯則係嘉靖三十年鄆劍泉原題蓋通腹裏地方言之不指山東也便中草草附復佳章承教并謝

與劉南坦尚書

翁之病非眞病也不爲淨名之示疾則爲壺邱之杜德機也神光



獨照真可想見一笑一笑某世網所撓南北奔走北出塞南踰海顧執爨之役分不敢辭軍旅未習奈何奈何回首故山可爲太息不久圖返初服奉侍屨杖當有日也園中祕訣大約略傳示以少潤枯朽否乎

與張龍坪兵備

獲侍同途又獲侍同舟日夕奉教皆出邂逅非素所期然公久垂念於僕而僕未之知僕亦久欲晤公而公未之知則又不可謂非素所期也維揚班荆自此奉晤下邳分轡自此奉別長川舉杯同於歡笑驚風折檣同於險阨數日之閒而聚散驚喜之不可常世事大率如此達人觀之可一解頤也別後承遣使致手書殊感相念茲過臨清使者蔣繼先王清等還附謝伏惟垂照

與羅念菴

當路必欲以兵事相處使人不顧所不能僕亦不得已而效支離疏之攘臂不暇自顧其所不能而強承之徒使山洞高臥之士袖

手旁觀不知如何發笑也海上事稍閒仍欲如今春故事更約兄於饒郡或信郡兩處孰便有便人可先寄數字當特遣人奉約知兄亦不能已於情也非不知兄石洞之安閒而道路跋涉亦苦但弟自入京師病脾骨立扶病往薊門兩月閒登馳絕徼峭壁三數千里之途閱過鐵靴銅面之輩十萬餘人一一欲辨其弱強腥風酸鼻驚沙煖面歸來席未暖也又復將荷戈渡海冒驚波而鬪鬼夷兄寧使我獨苦而不能爲我分一些苦耶并書此以發山中人一笑當路欲用浚谷甚切行將及矣

答王鑑川兵備

伏讀所寄澄江後峰諸君書論及鄙人罪過知公之愛我以德而責我以禮也已而奉所寄鄙人書又知公之愛人無已而不輕於絕人也語云人不幸不聞過僕何幸得此於公哉某迂疏木蠹但知分在草莽固守古人不見諸侯及今時不入公門之戒執泥不通遂至得罪於門下若此然於公之高節行誼未嘗不知慕於公

之盡心保障未嘗不知戴也此僕之於公心非敢相疏也公提兵出入居郡之日少矣某自葬先人後卽屏居荆溪還郡之日少矣此所以每不相值也公枉駕垂弔在先人窀穸旣畢之後公遭喪遠歸適鄙人荆溪臥病之餘此又所以不相值也此僕於公心非敢相疏而跡又非相避也公亦可以相亮矣知我罪我惟公裁之僕年過五十顛毛種種一身百病待盡有期卽且攜家遠去尋一人跡不到之山結裏此身世閒一切是非毀譽不惟不敢計亦不暇計矣樗材頑石斤削何施殊自悼也殊自笑也惟公盛年宏才行當爲時樹勳公位益高僕入山益深衰病益迫雲泥相隔負荆無日故敢一陳鄙懷異日若天假之緣得一面晤出於望外所欲請教者未敢悉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跡若相背而道則相成者矣繆公能容泄柳之閉門不貶繆公之賢文侯不責段干之踰垣益顯文侯之義兩諸侯不嫌人之慢己而布衣不自嫌於慢人此所謂古之道所以相成也漢時大將軍尊重公卿見者皆拜黯獨揖

或以誚黯黯曰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大將軍聞之益賢黯人皆謂黯能重大將軍大將軍能自重以相成也公專制一道凡屬吏鄉宦取憐乞寵奔走伺候摩肩側足於門牆而不得見者旦夕幾何人使如僕一布衣老翁奔走伺候其間譬九牛增一尾豈足加重惟以公之威望無人不趨有一不奔走伺候之老布衣是公之所以爲古人也然則僕之奔走公不足爲敬公重公而固陋自守乃所以敬公重公也公以我爲慢豈惟不亮僕毋乃異乎古之道也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

寄內閣及本兵諸老

擊賊海中以奇功論雖有平倭事例但分別得來船去船欠明且  
水中首級一概以十五兩論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  
也去船殺人劫財已厭其毒殺一賊是止於一賊而已若殺卻來  
賊一人是全了幾箇好人性命其功不可同日語也若得部中題  
覆打來船真倭首級雖不能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亦可量增銀  
五七兩則人人爭奮打來船者益眾而賊之登岸者少矣  
又

東南事體絕與西北諸邊不同西北諸邊雖是兵財殫弱而成法  
具在儲糧畜兵歲有畫一只是廢墜不舉耳若東南事體一則以  
海寇猝起事屬於草創一則以連年被寇力盡於支吾取辦一切  
未慮經久其大者臂指相使之體統未明唇齒應援之機宜莫辨

至如浙直所募之兵則朝南而暮北有今日在浙江應募明日在淮揚應募者如暫時僱倩之人主人不得而有之又安得而用之軍需則移東以補西一年之財只穀半年支用無名之費百出於民而軍人告缺四月五月缺糧者往往而是大率昔人所謂不終歲之計也祖宗時備倭規制沿海屯田水寨諸法漫然無跡可考矣故西北諸邊莫急於振舊廢東南海備莫急於定新規此其大較也然往時浙直軍需多倚各省協濟自例罷協濟之後而窘急甚矣胡總督近有乞留運米借鹽銀之奏蓋以軍需無處甚不得已全仰此一著救急望曲成之以幸東南其經久之策容共酌處奉聞也

與胡梅林總督

山中雲臥遙瞻檠戟不勝馳情海氛清淨東南賴以無虞乘此閒暇恰好汲汲料理彌縫微密使百十年閒海隅內外更無一罅可乘知公此時必有長算不徒所謂救頭救腳之說而已古人經綸

手大率忙時閒做閒時忙做知公亦然也承示鹿門所敘勦倭本末具悉公之運籌所委拙文向已相許不敢復辭謹候大祥後也兩度承公惠茶深見氣味之同多謝多謝

二

伏聞道體稍覺違和恨不能一侍左右蓋一體之義公病亦吾病也東南有福比時計已勿藥懸望懸望灘山澣山有賊係浙直諸總會哨所在而李希賢孤軍獨往餘皆坐觀不相爲援及烏沙門洋山一帶賊定海兵船亦互相觀望待其登岸噬臍何及蓋守港將官全然不以會哨會勦爲意賊迫近島機會可乘輒以風潮不便爲解縱之登岸陸地失事則又罪坐陸戰官兵彼亦不與其責習成套子牢不可破明旨近例所謂邀之於海徒爲空言不得已而陸戰在我爲舍易圖難在賊得護其所短而用其所長兵家之忌我則犯之然則倭賊何時可平公亦何時可息肩也興言及此祇有疚心承公指教不自量力謹往吳淞督戰一番若賊仍在

灘滸洋山之閒諸將官仍守舊套不肯會哨會勦僕止有以身先之而已吳淞事機稍緩卽星馳侍教左右爲快亦有所面請教也聞薊州夷情尙緊南北事勢若此臣子之心臥不安席奈何奈何浙西江南陸戰之兵俱無足恃僕所親見成敗只在海勦一著賊一上岸必然復如往年之事矣故憂之不得不深但公方在調攝中不宜以繁言相瀆念無可與爲言者故不得不爲翁言也

三

崇明沙上實有賊一千三四百人登岸立柵已檄盧總兵不可離崇明一步盧鏜旣不可離崇明張四維又不可不還浙東則江北督將戰將皆弟身自任之而已江北了賊後卽擬浮海了沙上之賊然後轉戰而南擣舟山一帶海賊告成幕府此語誠昔人所謂初若落落難合仗公神算更觀其後何如也但隨身銀子殊恨其少公所給銀謹先發一半往崇明而以一半自隨弟亦搜括家貲并借貸僅得銀五百兩通公所給共是千金而已弟承遺命至地

方半年竝未有一題奏今欲并崇明江北勝負賊情及請發糧賞特題一本公崇明捷奏千萬上緊早發勿緩也

四

書生操未嘗一日拊循之兵領八九枝素非同心之將以攻據巢之賊而監將戰將皆身當之眞可謂不自量而任之太過矣仗公成算初二初四兩日將士賈勇入巢斬獲共得首級四十二顆皆係眞倭無從者衝鋒則烏銃手激浦兵之力也生獲免狼狽爲幸多矣餘賊據巢者尙繁有徒戰後鎮溪兵乃至將復用之勦平餘賊此後容再報也弟以崇明事緊恐有疏虞不得不急歸而銃手皆隨僕還矣區處崇明後卽往杭州候公計相晤只在半月也此中賊勢似已有定恐不久當走公書中云欲題本可且緩之更看消息何如承教步步擡營立於不敗此公老將經略甚愜鄙見弟已造下行營三座決然可以制賊而諸將尚不能用之所謂或執拗不肯相聽或愚闇不能相聽此亦其一節也若不用擡營之說

明日再戰恐又如前之奔耳雖十戰亦復然所謂浪戰也弟所造行營當攜至杭州演之公與弟當一笑耳

五 此時遊魂餘賊浙直閒止有廟灣及三沙兩巢皆係窮寇勝勢在我徽國家鴻福仗督府勝算殲盡此二巢浙直可數年無事弟區處三沙後尚欲直從海路往通狼而上處廟灣殘孽適得公書知閩中緊急若此奈何奈何不知僕區處三沙後將往江北乎將往閩中乎幸示教克齋臨別相約事急則一日一報事緩則兩日一報今將兩月矣而更不得一兩報也豈廟灣賊已走耶督府時有江北報更望傳示三沙之役盧總兵劉顯劉堂高滄等分四營於十八日已登岸立柵賊伏無聲息多只在一兩日閒鏖戰也張空兵亦已到在十九日登岸水陸分布俱各嚴備但賊已多置小船二十二三月黑以後防之爲難督令諸將不敢不仔細草草先復六

竊料此賊若得突走必不東還必上老岸不便流劫必又結巢是移沙上之巢於老岸如柘林川沙故事圖之更難萬一若此奈何何本源及江北之兵若至諸將或更有一番會勦意欲借麾下梁守隅千兵以往若沙賊有可圖之機則見可而進若機不可圖則知難而退不敢必用千兵當全璧以還麾下也何如何如

七 三沙緊急用兵之時而黃潭撫公謝病去矣弟所賴者黃潭公委心相聽儘力相應今去矣奈何蘇松更無一上司巡江替換巡按丁憂獨弟與熊兵備在海洋內地無人料理兵食蘇松府縣有司素蠻皮一時提撥他不動便成誤事如何爲處弟今日認真幹事督將官督有司全賴朝廷委任新勅書尚未見到不知齋人停滯何處也弟積熱又飲鹽海痢病頓作不能食者三日幸而遂愈然精神甚弱也廟灣攻巢一戰得真倭首四十六顆弟心竊少之昨得克齋書半月之內數戰止得首十三顆今三沙一戰止得八顆

乃知攻巢之難也

非身九

八 昨差人具三沙節略奉報適承委曲垂示并齋至賞功銀正應急用廟灣賊累挫之餘據巢不敢出計不走則剿矣公奏稿可速進也然無處不是公之妙略而公乃歸功於僕甚愧甚愧刪之何如太平又有此一捷更爲公賀也盧總兵不復遣往北謹如尊教聞中事體以收人心爲要機非公大經略不能爲此言恐非弟亦不能領略此意也弟處三沙後當細承指授或更爲公南中一行耳蘇松之兵全不堪陸戰誠然誠然高湜張空等兵已隨弟到此王遊擊兵已到太倉未渡海也李忱兵未見消息計此時只好到蘇州耳弟病痢數日幸而速愈更可督戰矣公勞心經畫道體又復小恙聞之深覺懸情幸公自愛勿太勞心可也布袋已領亦甚切時用弟異日還山竟作一布袋和尚可也并一笑卽刻上沙督戰草甚草甚

九

昨因大汛料賊必於潮滿時放小船搶我船急促將官半夜候之港口則賊已放八隻小叭喇烏船將出港沙蒼等船皆昏睡若不先遣候使彼小船得衝上我船則禍不可言弟與兵備船亦謹與賊對港夜閒儘費力防守也進大兵只在數日閒更不可緩矣但與賊畫地對壘非木城不可因造木城及收拾火藥未得便完且各枝兵未齊今諸事皆已有次第可進兵矣

十

僕所用之財皆公之財所賞之人及他用處皆稟公之命弟如牙行只是爲兩邊過財與己原無交涉若論事體只須各有司自解至軍門而軍門另發至弟處弟各項用過後與軍門算一細帳明白便了今布政司吏必欲取僕印信收管批迴附卷則僕原非領用錢糧之官布政司只見一千兩銀子解到僕處不相照會何從句銷也弟非是尙尋舊套子遠避嫌疑蓋事體當如此耳幸公笑

而教之

十一

前有書瀆門下言浙直福祐未艾聖明自有裁斷適得公所示何其暗合也快甚快甚尸祝食肉之說當發千古之一笑矣又過承公慰諭以爲僕欲窮討三沙餘孽智慮深遠弟當時竊量事勢賊心未饜必不肯干休勢必拚命跳上老岸以爲宜必戰而不宜不戰宜速戰而不宜緩戰若使緩攻遠圍決守不住今日猶是江北代江南受災人強馬壯漸就殲夷若使一千倭子跳上老岸蘇松城下今何如矣今將官不免失事僕亦具奏自劾然賊之突走僕雖以此取誚於流俗亦竟以此見諒於豪傑苟心事見諒於豪傑足矣利鈍成毀不計也弟至江北後四五次奉書門下及走報賊情不識俱已達否克齋辭援兵甚力渠已自移咨門下不得不爲止之況今歲餘賊不止一半殘蹙之餘沿海潛蹤已至廟灣勢窮數極不殺必走只在數日閒援兵亦趕不上也公觀潮可預增我

一席此時便得奉教

十二

脾脹之病非旬日所積亦非旬日可遣淹淹牽牽半死半活人也春汛逼矣何以堪之平生每欲督陣血戰今遭阨如此雄心徒在猛氣盡銷真可自笑也遠承書問垂念拳拳深感一體之愛龍溪兄已到此數日議論可以代藥真如來教使還力疾布謝掘港守備王楹專望速遣病中復書殊不盡情

十三

東至狼山北至廟灣沿海巡歷一徧則江北又是一樣局面土著鹽徒隨處儘有驍勇可用者稍聯屬之亦不甚費衣糧但是絕無一好水陸將官至於徵調之兵不特老營邊卒保河長箭可用其毛睢曹沂各兵亦儘驍銳但是無糧賞養之今歲十倍艱於往歲克齋去歲年終丁田銀已僅得一半今無一二百兩解到揚州只望京師撥與銀米打頭一奏至今更無消息不知四五萬軍鞅聚



何處乞米兼之江北風俗素無宿儲一荒便餓一餓便盜至有一縣之倉無五升之米者故僕以爲今歲救荒須費七分精神只留得三分精神禦倭雖以高才處之猶恐甚難况迂庸如僕者乎望公題奏閒稍爲一援手也向所借鳥銃手蓋是欲久假數月者知朱尙禮一枝公所必須願且勿遣俟急更借也儻已卽路則遂遣之耳聞戚繼光有禦鳥銃牌屢索之不得望公爲取一面見付作式然亦不知其果能禦銃而珍閱之若此也此處需水將甚急邵應魁若不甚當緊要公可暫借何如江北亦公地方也海上歸來一身骨立勉強過一番春汛若不苦苦乞歸則王芳湖眞笑人也掘港廟灣諸海險處不論有倭子未有倭子乘時自來無撫巡到其地土人見之以爲駭僕似前生欠卻水陸路程債可一笑也與王芳湖中丞

正與梅林公計若四月內浙直無賊僕當以鎮溪土兵數千自隨至閩中效麾下一隊之用且海上經略必待面請於公而後有所藉手以復命蓋賊之根本實在閩中海上經略此第一義誠如來教况一海相通喘息閩賊亦浙直賊也敢以職守所不及而忘共濟之義哉議旣有定不謂北洋之賊忽然彌海淮揚醜類幾將滿萬浙東亦接艦而至揚府告急之使幾如秦庭之哭矣僕適至崇明嚴督諸將海備江南目下暫爾無虞後來尚未可料也卽與梅林公計北援淮揚南備蘇松上陣下海皆不敢辭僕誠不自量其疏才小官僅如螳臂之當車冀盡其力之所至而已矣是以未能卽走奉教南望不勝耿耿秋來定當躬賀麾下平寇此時間與浙直妖氛掃蕩與公鶴斃華陽杯酒談笑於武夷九曲之間又是一番光景也某自南役以來涉海者凡三乃得形格勢禁之大略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兩塊土大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遇船卽打賊何從入信國廢昌國故縣而內徙之恐是千慮之一失未可謂昔人盡是而今人非也愚意方欲經營而來教適及此豈

古謂所見略同者乎曾參將荷督府國士之知可勉樹奇功以酬素志見時爲道僕意努力努力蜀扇佩劍來惠過厚不敢當但扇以示九夏驅氛劍以示萬里誅妖僕非其人而雅意不敢不承也多謝多謝

與陳黃潭巡撫

僕本山人一宜歸衰殘多病二宜歸才無所用於世三宜歸三宜歸莫如僕者而乃爲公所先愧羨愧羨公東南福星東南正不可無公公不宜歸而竟抗疏求歸况三沙正在緊急用兵之時雖仗公餘威足了此賊然願公少駐以待事寧以終惠東南何如此不過遲公十數日山中之樂而東南利害關係甚大公甘棠深愛諒不忍遽去也至望至望來書見教具悉雅意軍旅所羈不能面候并祈台照

與朱肅菴巡按

奉別後承手教嘉惠久未及面候且謝時抱耿耿適往吳淞南望

旌節殊切馳情卽今海氛頗惡賊復猖獗江南江北海洋一帶盡是賊船軍志云擊蛇者先擊其首東南利害只在海中邀擊一著縱之上岸則毒禍必如往年甚難措手矣某謹馳至吳淞催督諸將官海戰復煩門下督責劉顯儘力把截金山陸路一帶使賊不得登岸可也黃潭公以明公同心共濟之義欲乞明公少助糧賞僭言及之事急矣非此不能鼓舞人盡死力也僕原奉勅書亦有軍門糧賞缺乏聽爾與總督胡某計議措處便宜而行之文謹預告案下事若更急亦當於州縣量有所處也大率今日用得一錢而有功勝如賊上岸後用得百錢而無益總不免費財顧先後著何如耳惟高明自有裁度勿罪瑣瑣吳淞事稍閒卽過松江面領教言也

與翁見海中丞

近得邸報見兵部覆翁疏已得旨不勝欣躍之至蓋聖明遠鑒廟堂主張信公之深而委公之專也東南真可謂有福若使公稍搖

動則奸賊得計東南之禍將來更不可言僕之拳拳而不能忘於懷偶深見地方利害如此非爲公也病體荷公垂念更感同心平生眞自笑一副賤骨頭初到揚州尚奄奄欲死及百勞備嘗乃漸將復舊可笑可笑但兩足之腫如故來歲恐妨於躍馬先登耳箭手劉希孟等久叨廩食感謝感謝僕歲底及春初且往狼山欲度福山約公一會或奉攀旌節一同渡江共登狼山此江南江北巡撫大勝事也公其許我乎俟能戒行卽當馳報

答萬思節參政

近得書知吾友爲衰朽謀者甚厚然書中所言鄙意尚未有然者如書中所言蓋有見於委曲徇人者之爲非而無見於自牖於巷者之爲是也有見於鴻飛冥冥者之爲是而無見於匏繫果哉者之爲非也天下一舟也天下之人一同舟之人也猝然而遇風浪大作縱知其無可奈何其攔頭把舵之人焉得不盡其氣力以呼號同舟之人之有氣力者而爲之助其同舟之人亦焉得不聽攔

頭把舵者之呼號而盡其氣力以冀其必濟乎又况未至於必不可奈何者乎此蹇之所以匪躬而大過之所以過涉也時行時止我一付之無心人用人舍吾友亦何必爲我有意哉苟爲我急急求解脫其與爲我汲汲於求進雖題目不同其有意則一也

二

日夜望思節之歸冀得披寫衷曲適得來書始知到任消息悵然悵然平生心事冷暖自知自古豪傑皆是忘其身以爲世界忘其身者毀譽利害一切盡忘之謂也得吾友書云獨有剖破藩籬一意以爲天下國家此最爲難不謂思節之過信我若此思節謂我數年以前無此識見恐思節數年以前亦不能過信我若此也刻書事其說亦長然思節旣信吾之大者則其細者亦可以不疑也偶答喻吳皋一書稍發此意及諸書皆關心事特鈔寄一覽但切不可示人也諭及麻陽土兵及領兵官之說領兵官嗜利無行本是常事而蠻夷官長爲尤甚雖無功而多罪昔人所謂簡節而疏

目似亦不必窮治之也經略海防煩仔細一看見報所差百戶欲其頻頻往來以通彼此之信特與一火牌回往諸事儘力支持但病覺日深此身一切付之國家壽命亦一切付之數也

與楊朋石祠祭

朋石往京師有許多要面與劇論處僕在海上而朋石待我於蘇州兩不相輾竟成悵望僕往來海上辛苦艱難頗謂備嘗心則不敢不盡而迂儒本相原非經略手段才則竟不能強暑月鹽潮蒸熱積勞久之吐血幾至殞生然則所謂心之不敢不盡者祇足自損壽命之源而才之竟不可強者於地方漫無絲粟之補似此拙人不早求閒真可自笑宜其不免於紛紛之議也然誤爾蒙恩拔擢只得又強所不能且向前擔卻一條擔子待防過一番春汛庶幾陽羨山水之間可仍舊作一閒散人耳人便草率布情惟亮之伯倫想日夕相議論也

與白伯倫儀部

吾才質本迂骨相又薄非惟力不能與人爭榮進之途素心亦甚恥與人爭榮進之途天日可鑒也入官以來特以諸相知之意逡巡半年不敢求歸因求外補求外不得因而求差求輕差不得乃得重差皆非素心所望也近承吾友及可泉見示皆言有欲以兵備相玉成之意此蓋不欲強其力之所不堪不欲乖其志之所不便可謂相體相愛之至也古語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豈必以好官相處而後爲厚哉因思去年冒暑入京內則飲食之違其常外則人事之苦其形吐瀉交作遂發脾疾臍突腹腫惡證盡見眾謂必死微倖得生痛定思痛可爲寒心若使其時奄然客死雖家人亦未必不歸怨吾友之不能保全至親也自入鄉園水土便習病雖暫愈臍突未消飲食尚減如病瘡之人寒熱有歇病根終在若仍復冒暑入京則去年之病安知不復發於今日今廟堂既有玉成外官之意願吾友乘此機會亟爲一處不拘遠近得過暑月勉強赴官使衰病之身得保餘生皆吾友賜之也不然徒欲使之強

力以待好官縱得好官何身受享昔人所謂非甚仇疾則不至此  
情切詞迫惟吾友亮之蚤處而密圖之吾友平生道誼至愛骨肉  
至情在此一舉此外更不敢有他望也元翁處今且不敢通書俟  
得外補後當遣人奉謝也若以差上不可轉官人復作難則巡按  
巡鹽審錄監兌等官差上轉官者多矣只在吾友爲我盡心而已  
更有一說向時僕之跪人深非得已既免入京跪人則雲貴僉事  
亦不敢辭此亦至情苦情也平生迂僻之性不能委曲處人雖有  
一二相知而卒無以免於羣猜眾怒是以深自隱避不特保全病  
軀亦以少避入宮之妒耳此尤不能盡言之苦情也一身之便不  
便既如彼人情之宜不宜又如此吾友亦可以爲吾擇處矣

二  
三沙之賊千二三百人不曾虜得中國一些財帛皆如餓虎若防  
守稍不嚴一登老岸禍豈可言吾自家親到賊老巢邊滿牆倭子  
只隔一箭地吾與兵備兩隻船經月在海洋中嚴督水陸將士日

夜防守僅圈得住千餘倭子在一塊沙上至於楠巢之舉則以賊  
在死地我兵素怯見賊便走苗兵狼兵亦復如是是以雖曾獲有  
首級二十四顆而殺傷奔走之餘士氣益不振當別選勁兵伺隙  
圖之此事不知是難是易向所示江北避難之說吾去江北時江  
北之賊勢已摧敗又已搶有船隻包裹勢不擒則走矣吾之去江  
北而來江南乃去易就難非去難就易也一笑一笑平生不自量  
喫虧處正是欲揀難事做朝廷原用我做視軍情官我是看人幹  
事的假如我只高坐省城或蘇州今日一道文書江北督總兵明  
日一道文書江南督兵備誰論得我者矢石馳驅風波漂蕩豈是  
人情所樂今日惹出許多議論皆吾之好難非起於吾之避難也  
自出山以來看盡世事只少一甯武子之愚聖人此一句議論千  
古少不得也至於三沙之役尤有不得已者撫公告病候代巡公  
丁憂巡江自五月交代至今未至蘇松皆缺正官江南無一上司  
吾若又推脫擔子賊未必不登老岸矣然賊登老岸人卻又責不

得我我非守一處地方官也此等使乖處五十歲外老人豈便智不能及此念平昔素是愚人只幹愚人事耳成敗利鈍不敢計也調兵無益而有損費盡江南幾萬錢糧竟不能得其一戰之用而去至於地方騷擾幾如寇至此深可以爲創而不忍言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今歲江南旱荒數十年所無民命將益不堪奈何幸吾友千萬爲生靈留念此大陰德也

三

三十餘年中第一老翁偶得一淮揚都堂世間便有許多搖撼所幸胸中若有砥柱在搖撼不動所謂可富可貴可生可殺可貧可賤而不可亂也今日在淮揚爲建牙開府只是這光景明日還常州山中衣木葉茹草根亦只是這光景人謂我豪傑只這個人謂我盜跖亦只是這個人何有於我哉真不足以發達者之一笑也獨念蒙恩拔擢縱欲康濟此身亦開口不得若人言必不相容驅逐使去乃是與我一條好路不亦可乎條陳事誠見東南倭患茫

然未有了期百姓骨髓漸漸抽盡不無隱憂故言之縷縷所恨辭不能達意惟吾友議之請兵請糧事亦甚緊急不得已知吾友之爲我委曲也鄙事之累吾友費心多矣道義之愛至親之情且以大家了卻宇宙一番公事故不敢以言爲謝吾友能亮之

與陳蘇山職方

東南視師一年自知絲髮無補連次轉官連次受賞捫心可愧益深荷知己居中調護之力也條陳事自從經歷海上審究病源知東南倭患茫然未有了期而民間膏髓漸抽漸盡恐生出別病故言之縷縷殊愧詞不能達意也吾文素先天下之憂者况身當其事乎幸賜裁酌而節取之江北請兵請糧亦甚緊急不得已至於狼山將領益部中只見其報功而不知其爲衰庸闕懦一籌莫展之人也使當春汛必大誤事雖韓范爲督帥亦當坐累况弟之庸才乎故不得已而極言之望吾丈速爲換一善戰驍將見賊身輕的漢子蓋江北局面與江南浙福不同靠不得水戰止靠陸戰也

近得一重病精氣甚損以蒙恩拔擢未敢言病奈何奈何伏枕草率裁書仰惟台照

與陸東湖錦衣都督

謝中軍至辱手書嘉惠而謝中軍又口傳雅意委曲非道義之知則不及此淮揚重地非綿力所堪督府要官非迂才所及過辱吹噓不虞其將不勝任以至顛蹶也奈何東南倭患茫然未有了期歲歲防倭民間膏髓暗裏抽盡若欲斷絕賊路則亦漫無長策一年推過一年畢竟有推不過日子公先天下之憂而憂浙西又是桑梓之邦仰仗經略使闔臣得有所藉手焉切望切望明歲江北倭患既未可料而流莩滿野深恐嘯聚生盜然師旅饑饉正是古人學問實用處愧僕非其人耳然不敢不努力也適重病之餘伏枕草率裁書并惟台照

二

謹瀆班軍漸漸屯聚饑民漸漸餓死海寇漸漸聲息賑荒供軍之

費一無所出江北軍需正額地方所供計十六萬克齋在此上年年終已催得八九萬今無一二萬解到者某州來討預處軍餉銀三萬某縣來討預處兵餉五萬而三千五千亦無以應之事之窘急未有難於此時某自到維揚後更不得京中一信兩次差人入京兩月閒亦無一人回報者誠不知所爲處也素辱門下知愛敢一道之伏惟台照

與何總兵柏村

晉周子隱爲副帥討氏齊萬年萬年料之曰周府君文武全材若專制而來不可當也若受制於人祇速禍敗耳後子隱果及禍敗如萬年言公之爲將於江南也不專制而受制然保全功名以還西蜀免於子隱之禍敗所得多矣西還之後兩川復有長城公亦角巾私第徘徊浣花之曲自有餘樂可知也因後峰舍親之便草率奉起居伏惟垂照不宣

與俞總兵虛江

僕迂愚人也屏廢以來機緣盡息惟寤寐海內才賢一念猶未盡  
泯及東南遭倭變以來備見生靈塗炭之苦日夜痛心奔告無所  
欲亟圖見敵愾亂之人既乃聞執事忠足以盡瘁智足以決勝  
則其人也心竊慕之曾作四詩以寄嚮往之懷然嫌於無交而相  
瀆非山林之士所以自處之義遂不敢奉呈而心又不能已也乃  
託之孫兵憲先生轉達去年冬以先人行狀之故會王南江於武  
夷備述執事平生忠義機略之詳且知執事素垂意於鄙人亦不  
減於鄙人之慕執事也於是而通一書則不爲無交而瀆矣梅林  
公今世豪傑又得執事戮力其閒不徒以一時戰勝爲功而相與  
圖百年善後之策東南更得安枕知可望也僕滿先人服後且復  
移家武夷作終老之計彼時或當過寧波圖一奉晤以遂夙心伏  
惟亮之

二  
每欲見虛江寤寐爲期前月已發家人往麾下而又中止竟爲來

書所先真謂先施之未能也今前書并往聊見積誠而已適誦來  
書推獎過厚非所敢當但聲氣之同則不敢辭耳僕雖未獲奉教  
於虛江自謂頗足以知虛江者竊窺虛江之立心制行與用兵方  
略蓋深有得于橫渠既見范公以後之中庸而非所謂橫渠未見  
范公以前之談兵者僕向詩中所稱儒術深明計轉工也數月前  
得讀續武經總要知虛江兵家授受本之河洛夫中庸無聲無臭  
之宗旨實圖書五居中之遺也則中庸之旨虛江已深得之而措  
之用矣而猶歉然以爲未足蓋其篤於求道之心若是異日相晤  
當盡鄙儒迂濶之說求一商榷也僕少不自量嘗妄意於古之所  
謂不朽者思欲爲國家効毛錐之用奈何樸樸拘譎之才既不足  
以濟時褊狹野拙之性又不堪於處俗况多病蚤衰今年過五十  
短髮種種牙齒半脫槁木形骸老醜盡見武夷結廬將畢此生若  
夫爲國家出氣力擔當大任有虛江輩在山人可以安枕矣適病  
餘草草奉伏惟亮之



與李石麓少宰

向居京師辱明公念舊僚之誼委曲垂愛臨行又辱寵餞自南役以來奔走海上日無寧居久疏候問於門下然鳴鏑宵歇時倚海艦望玉衡泰階諸星想玉堂於天上則未嘗不如挹清光也東南倭患一歲一來如燕鴻之不失其信茫然未有了期而民間膏髓暗裏抽盡明公憂先天下又是桑梓之鄉不知何以爲計也幸教之淮揚軍旅重寄非迂儒所堪恐不勝任以至顛蹶辱在知愛并惟垂教適重病之餘草率裁書并惟台照

與吳筠泉宗伯

某居京師一年雖不能時候起居數奉教語至於明公拳拳道義之愛則心獨知之南役以來跋涉海上奔走行閒又不能數通候問於門下惟有瞻望台階時切馳慕耳東南年年禦倭茫然未有了期即使戰而常勝主客兵糧首級之費江北江南浙江三鎮一年丟卻二百萬餘銀子民間膏髓暗抽盡深恐生出別病若欲

斷盡倭賊來路則又漫無長策或以爲十年一貢自是祖宗故事貢路若通國王或有禁戢屬夷之理今三十八年恰是日本十年貢期去年山口豐後不宜貢而求貢旣已阻回而日本國王該依期入貢者卻又不見來貢此其故皆不可曉故冒昧開此一款以備明公之裁奪幸恕其迂愚而教之

與楊虞坡司馬

己丑同榜中多爲國家宣力者其尤著者若公北門鎖鑰方溪公樞府調度弟至迂疏亦忝戎行海壖經畫每懼貽二公之羞心則不敢以不盡而才竟有所不逮也奈何奈何風便幸公出其緒餘遠賜教之薊州士兵怯弱不減江南拒險扼虜殊無足倚况傷殘之餘振起爲難所賴李光弼一至軍中而旌旗變色卽時轉弱爲強公自有妙手耳弟嘗從事薊門虜情軍情亦頗知之身雖在南敢忘北門根本之慮哉三衛虜情正古所謂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御失其道狙詐作敵公自有權也風濤兵戈倥偬中因差人入京

謝恩謹託陳職方轉候門下伏惟台照

伏惟門下簡在帝心勳階峻秩遠道聞之深爲國家慶也江北將領絕無可靠兩番苦詞僭瀆門下計已蒙垂察矣短中之長僅有一楊縉如一寶物又奪之往浙西而掘港泗州二守備一沿海一腹裏皆繫極緊要之官至今尚未有補者狼山之總鹽城之參皆全不可託不得已止論狼山之總亦殊未見處分消息也春汛將動近獲一二真正奸細則海賊內侵之期計亦不遠財與將無一可恃者弟不敢自惜若江南百萬生靈何哉昔人所謂情隘詞迫塘突門下多罪多罪伏惟矜而恕之

答喻吳臯中丞

海內相知未有神交二十餘年而未能一奉面教如公者每於朋友閒得公清臞道貌寤寐如見之公之於僕其亦然乎惟公華實兼茂資望並深當軸注心寄以北門鎖鑰僕亦何言足重輕於公

過承相推見公謙德之至而僕甚不敢安也承示出處一節深荷同心相知但世閒眼孔甚小其卑者則既戀戀以保惜富貴爲生涯其高者則又以兢兢守護名節爲大事而古人饑溺由己溝中之推由己此一段學問漫然不復知矣平生此心不敢求信於流俗而敢求信於豪傑縱不敢求信於人而天日炯然在也草衣木食已過一生果哉末難亦何哉公知我最深聊一發其狂愚耳不敢爲他人道也正欲遣人候門下并請教歲例調兵事辱書惠乃先之感謝感謝卽專人趨候不盡欲言惟台照

與王稚川少卿

某辱公道義之愛最深昨歲南來擬得一奉教於棲霞牛首之間以新耳目之見聞而海上南北奔走更無寧日殊乖始望乃辱書惠遠及獎進過厚非所克堪愧謝愧謝縉紳及同志皆言翰苑中惟公宏才大略素抱經濟之長內外重寄無所不宜乃使之迴翔於佩玉雍容閒袖手以觀當世之動勦於吏治戎務閒而力不逮

者然使公之深局邃蓄正以大發於密勿絲綸之地也某才本疏  
澗至於軍旅一未有聞強所不能如支離疏之攘臂竟非本相可  
自笑也吾丈過爲獎進而不教督以所不及非所望於吾丈也  
與李克齋侍郎

從人回數承手教深感兄丈子文忠告之至意及爲淮揚留去後  
之澤也今歲淮揚災傷特異幸賴兄丈早請發得折兌十五萬石  
民命稍得蘇醒但該部責巡撫以賑濟使發倉粟及多方設法今  
倉粟所在空虛又不知如何設法至於軍需一節尤更難處淮揚  
軍需自來止靠下田銀子更無別途承兄丈留下揚州庫銀萬兩  
歲終已不穀止靠今歲新催丁田銀如懸鼓待催之不可緩然百  
姓方望我賑濟而我方催并軍需國家方照分免荒而軍需必欲  
全徵無欠勢如錐鑿奈何奈何不知十數萬餓人三五萬戍卒如  
何打發往時淮揚救荒動發內帑二三十萬截留運米二三十萬  
今僕所請銀甚少亦不知得賜准行否也惟兄丈爲朋友計爲地

方計百凡方略不吝詳悉示教感愛多矣  
與章陽華中丞

姜判回領公答教不覺感涕公去矣吾又將安歸乎山中二三十  
年心事公所素悉吾豈戀戀一官者哉亦知時世多虞後來且日  
艱一日庶幾竭股肱之力以圖少有所濟而已此迂愚不自量之  
志也然公去矣吾又將安歸恐竟當從公於三茅五湖之間耳留  
兌事正欲請教而手札先之僕題稿原定淮揚地方而部覆奉欽  
依亦專言江北惟江北爲便江南他處則有許多不便者折兌自  
腳價輕齎解部之外尚有些餘米可算所以盪出銀七錢亦以爲  
利今若以江南運米充數則餘米一粒亦無部中欲解七錢銀子  
反是吃虧不若不折之爲便耳且賑饑軍餉兩事皆在燃眉而江  
南運米何日可到諺語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也必得四萬石盡在  
揚州截留則窮民與窮軍皆受公之惠不淺矣若不然只可分得  
一萬石在淮安其揚州必得三萬石可也千萬台照卽如煮粥一

節有司百方破調不肯奉行此常事耳况欲爲出格之事乎奈何奈何

與萬兩溪少卿

適以追潰兵從瓜洲至儀真與公相望一水不能渡江至龍潭樓霞之間相與一談笑爲快潰兵始末具之咨稿中此事若以智士處之則塞其西突之路縱其趨海之路趨海則蹤跡易泯西突則流毒著聞僕之愚計竊不然之以爲下海則罪人徜徉遠出西奔則縱使流毒一處而罪人必不得脫是以盜自被罪而不敢使國家失罪人也至於不血刃而事濟則誠出徼幸耳大率此輩不知紀律久矣往年用銃打死兵部丁家川兵十許人者卽此輩也僕雖被卻一番苦楚自此紀律有可施之地所謂顛趾出否耳承公知愛敢一道之

謝歐陽石江巡撫

伏惟明公負康濟之碩材當東南之重寄振恤瘡痍如春風所扇

不閒於陰谷寒門搜拔幽滯如藥籠所儲無閒於牛溲馬渤如順之者早不自立少嘗薄遊已甘屏跡於山林豈敢更求於聞達且誦習徒知泥古儕輩多謂之鄙儒而局器難與適時明公誤以爲國士收於眾棄揚彼王庭况自來無門館賓客之交豈所取在牝牡驪黃之外夫不采而佩雖幽蘭亦捐苟有因而前則朽株爲用遂得再塵金馬之署更聯羽翼之班自揣旣爲不堪眾謂何以至此惟天下信明公之端直而知其嘖笑不以假人惟當信明公之激揚而知其顧盼必能得士偶因拔茹及此彙征雖薦人常恐其知在明公絕不以言於口而受知思所以報在鄙人則竊有愧於心惟當勉策愚蒙益精學問其或馳驅於世則庶以罄葵藿之心縱使委棄於時則永以堅溝壑之素期少礪頑鈍之器庶不貽冰鑑之羞而已敢因來惠敬布心腹

又

僕樗散無似黽勉赴官將圖所以效明公國士之知者而未能也

竊有所懼者山林之士閒居而靜處其寡過則易或出而馳驅於世當毀譽得失之衝誠欲有所樹立則難故古之人修之於家而多不免壞之於庭者况僕之所以修之於家者固未至耶昔韓持國薦處士常夷甫後夷甫改其平生而韓公亦深以是爲薦士之悔不知若何可以使鄙人不爲夷甫明公不爲持國之悔也幸左右終教之辭免牌坊一事向已面請此非敢矯情近名蓋以此生苟不至於饑餓則毫髮不敢有所取於世庶幾伐檀詩人之所謂耳承明公欲爲置買學田此盛舉也更望明公始終其事中間委曲區畫使異日不爲人所侵漁則受賜於明公多矣然此舉必須出自明公使鄙人若無所與焉者乃爲善也不然則鄙人雖不以是爲利而更欲以是爲名亦非鄙志之所安也敢併以奉瀆與郭似菴巡按

僕經春常病移家住村塢中居閒自念不奉餘光者久矣近聞使檄下府過旌鄙人命有司建牌坊示優崇之意且期之永久此執事盛心豈不感激旣而自惟有甚不敢當者恐冒昧以累左右知人之明故敢畢陳其愚左右試垂聽焉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近世牌坊之製蓋倣此意古者不以法私人所彰必善而人迺勸所癉必惡而人迺懲不然則懸曲木求直影也僕少不知學中歲蹉跎卽鄉黨自好者正恐不如也執事乃欲以之風鄉人而矯漓俗僕豈不自知此如以迷人指迷不亦疏乎罪莫大於盜名詬莫大於詆調僕非敢辭此也將以讓詬而辟臯也僕嘗廁侍從之列會才志紕繆又夙罹疾不能效官荷天子明聖不戮瘵曠僅奪官罷歸田里此覆載厚恩詎可勝量僕聞之仕隱二道仕者則蜚聲竹帛或立旌燾表閭閻且不爲侈隱者則深林窈谷杜門棧徑羣木石鹿豕且不爲陋况僕含瑕積垢以此終世惟應躬耕灌園矢溝壑之志保桑榆之路補東隅之失庶幾不貽田夫野人訕笑此僕私心萬一者也介子推曰身隱矣焉用文之陶生亦云迷途未遠今是昨非苟又冒執事此賜爲華觀則是違溝壑之素叨焜

耀之飾忘廢黜之後責襲官寵之前榮戾大易補過之訓犯中庸素位之戒無一可者也僕幸交於執事久矣且積愛生妍積憎生醜古來共然別嫌明微先輩所慎雖以李絳之賢亦有議其私於同年者矣自執事持憲江左於人無所假於法無所貸縉紳聞咸稱誦據經秉直無與左右比者夫激揚清濁與眾爲公執事豈以公法私一交游僕豈得以交游故干執事公法雖執事諉曰吾以旌賢誰能信之一牌坊之費四五十金計工二十人有奇一工計役三四旬則是二十餘人計役七八十旬有奇崇虛跡捐寔費無裨絲髮有損尋丈此僕爲暴殄已過矣己丑與第時曾隨例給牌坊直百金且僕既有牌坊直矣又爲僕建牌坊是兩費也有司既給僕牌坊直矣又爲僕建坊是兩費也奈何使一人兩費有司凡此數事寔所不敢當非敢匿心矯跡多爲枝辭以徼避讓之名重獲罪有道之門伏惟執事鑒亮命有司停止前事則幸甚理宜走謝面布悃衷坐病不能謹以書致

答舒雲川巡按

使節之蒞於南土也且訖事而還朝矣鄙人之所以伺候於左右者一未能展而左右之所以垂愛於不肖者顧數數有加焉旣不敢以草莽蹤跡溷擾公府念無可爲謝者其於盛德但知中心藏之而已茲辱賜牌坊價五十金再拜感激益不自堪曩時郭徐諸公按於茲土亦嘗以此惠見及僕時尚蒙恩在致仕之後然於諸公之惠亦未之敢當也今爲編氓則又異矣郭徐於鄙人同年也而左右乃以此施之於山野疏逖素未嘗交際之人此其爲厚施益過於諸公然使僕不敢當於致仕之先而顧敢當於編氓之後其爲瀆尊者之賜益大矣此僕之所甚不敢也謹告返於使人辱左右知愛之深當不以不恭爲罪耳請謝未期臨書不勝馳望伏惟亮之

執事之使於江南也輜車所至風裁凜然順之心竊慕焉久矣然

不敢一拜下風者蓋守編氓之分不敢自齒於縉紳往來之禮也  
側聞薦章猥及鄙陋顧某迂贛無能人也硜硜自守雖僅不失繩  
墨豈敢謂有聖賢之志至於樗散抱病雖康濟一身猶且不足豈  
敢謂有經時之策而執事過采不虞之論未暇察其不肖遂以列  
於薦剡縱僕不自知愧其若左右知人何哉是以深用祇懼雖然  
左右之薦賢以爲國也而先於平生未嘗識面之人卽此舉動已  
足以勵恬退之節而激貪競之士其所以繫世風者不少矣顧僕  
非其人焉是無以成左右之盛美耳雖然不敢不勉也所謂經時  
之策非山人所敢出位以思然聖賢之學則嘗聞之於載籍而講  
之於師友之間矣尚當以山中餘日竭此駑鈍反躬克己以淑諸  
其身而免於大不韙焉則所以報答知己者亦將於是乎在敢布  
鄙衷吳越密邇更容翹首再覩激揚之政如何如何  
與陳遜齋巡按  
某迂拙無似然至於慕德嚮賢之心未嘗不與人同而交際務施

報尙往來之誼亦未嘗不與人同也自使節惠臨江南躬清苦之  
行以率先屬吏嚴激揚之政以整齊習俗某雖在山澤亦竊聞風  
而慕焉久矣且使節蒞敝邑兩辱垂問野人之廬而士夫間亦每  
傳言執事以道義相愛因復自念僕未嘗一日得奉教於左右而  
乃辱降意先施若此則又竊感且愧焉久矣然則僕於執事不爲  
無所嚮往而執事於僕不爲無所下交矣其於所謂慕義之心報  
施之禮皆宜奔走自效於左右而乃缺然至今焉者非甚疏狂當  
不若是故敢以鄙懷布於左右某被罪爲民人也諸公高誼雖過  
以士禮相遇而固陋之私則不敢不以民禮自居編氓之役旣不  
可以僭於縉紳之交稼穡之論亦不可以參於政事之間是以八  
九年來其於公門未嘗敢一窺焉蓋非敢自爲偃蹇誠不敢以瀆  
尊者也草莽之不敢見孟子之所謂不敢也且某多病早衰去冬  
復感陰寒遂成末疾兩足痿痺臥不能起颯然摧朽已成廢人惟  
屏跡村莊少藉藥物支持是以執事之門旣未及躬候而執事枉

荆集九  
顧又不及擁篲以迎蓋坐此也然則僕於執事交際之禮既拘於分之不敢自盡嚮往之殷又牽於病之不能自致惟有捫心懷慙而已念無以自達於左右故敢以書上并以爲謝幸垂亮焉  
與賈太守書

史生還獲聞起居與德政之詳甚慰素仰弟迂疏無似自屏居以來四方知舊絕不敢通書或有書見及則答之而已以爲山林屏廢杜門省過之人其禮自宜如是且亦平生自守其固陋而不敢失者也今春偶有素不相識鄉人名孫伸者持兄書惠見及當時姑奉答一書後或言此人先造贗書以誤左右之聽聞之不勝惶悚弟自己丑偕兄登第至今十餘年雖至親未嘗敢爲之請屬雖在儆郡縣諸公亦素不敢有一字相屬乃爲素不識面之人請屬於千里之外亦可笑矣且弟縱不才亦素知兄之剛正豈宜以私干之既以自愧又以自訟豈平生心事不能見信於此一鄉人所以至此也若果有此煩兄發其事治其人以爲作僞之戒并將原

所造贗書發下一覽感感



德勝以决其文果否之六

并集方

三

